

朝霞



1975



朝霞

目 录

· 散 文 ·

记一位县委书记.....余秋雨 (3)

兴业路抒怀.....罗达成 (15)

砂粒.....诸燮昌 钱世梁 (69)

爆竹声声.....俞天白 王锦园 (72)

· 小 说 ·

这不是偶然的.....段瑞夏 (19)

山寨钟声.....雨 煤 (30)

叶正青.....田 谷 (39)

填湾记.....侯陶珠 (45)

带班的人.....陈伯玉 (53)



· 诗 ·

- 胜利的渡口·····赵丽宏 (14)
- 红井·····柯原 (13)
- 钢城曲 (五首)·····上钢一厂诗选 (28)
- 铁人队伍·····王鲁夫 (29)
- 雨中誓师会·····路鸿 (18)
- 塔里木青年城 (三首)·····高炯浩 (58)

· 评 论 ·

学习马列文艺论著札记

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范中柳 (60)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一八五九年致拉萨尔的信有感

杂
文

“还有我”和“不是我”·····张辛豹 (64)

赞“傻”·····陈大康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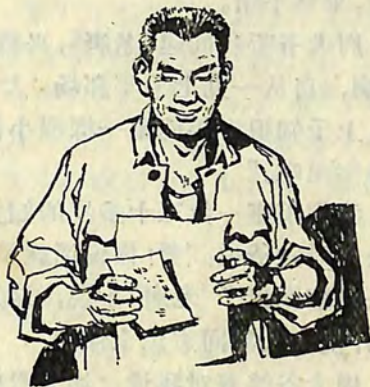
说“人情”·····陆丽芬 (67)

“高吟肺腑走风雷”·····石望江 (75)

——谈谈龚自珍的诗

记一位县委书记

余秋雨



新南县知识青年工作为啥做得好？第一条是县委重视。万事一个理，领导是关键嘛！……

——一位地委负责同志的谈话

一 在奔驰的汽车里，周大爷讲的故事

不止一次听人说过，坐长途汽车最劳累、最枯燥。这次我到赣南山区跑了一大圈，老坐长途汽车，感觉却完全相反。

这天，我又坐上班车到新南县去。这个县山林面积多，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盘来绕去、飞上飞下。可不久，一阵山风把无边的松涛搅动了一番，竟劈劈啪啪地下起雨来。冰凉的雨点子泼在车窗玻璃上，外面是一道道小水流，里面又蒙上了一层白蒙蒙的蒸气，窗外的景色看不清了。大家的注意力一移到车内，话也就稠了。

“我捉摸，你大半是来看望知识青年的。”我的邻座，一位本地衣着的周大爷与我攀谈起来。

“凭什么？”我笑着反问。

“一路看你最留神的是路边知识青年点的新房子，车开过去了还伸着头往后张望半天！”

你看他观察得有多仔细！我笑着点了点头，承认了。

这几句随意的交谈，没想到引得车上的乘客都转过脸来看我，他们的神情，就象在对一个来看望他们子女弟妹的客人打招呼。

周大爷更是亲切地替我安排起来：“同志要有时间，多跑几个地方，要是时间紧啊，我说就到我们西山公社大苍山大队青年创业队去一次得了。不是我老头胡吹，今

天老唐就在我们那里，是他手掌心里捏着的点嘛！”

他一提“老唐”，使我想起了前不久一位地委负责同志多次给我们讲起的新南县委副书记唐进。“老唐”兴许就是他？问了一下，果然不错。

周大爷听我问起“老唐”，兴致更高了：“他啊，自从一九七〇年那场‘大开仗’以后，上千知识青年就象一棵棵小苗苗栽到他心窝里啦。”

我们前座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同志回过头来对大爷说：“爹！你说话就是楞，刚才没头没脑蹦出个‘老唐’不说，这又冒出个‘大开仗’，人家同志怎么懂？”

周大爷笑着对我说：“你来看望知识青年，这事倒是该听听。反正坐在车上不能耕耙，说腻听烦也不算浪费时间。”

前推五年，一九七〇年春天，咱新南县来了第一批上海知识青年。

临来那天，我代表全大队贫下中农去接。我们大队离城远，我腿又有病，紧赶慢赶，到头还是迟到了。

我打小跑跑到县委招待所门口，咳，正巧碰到了老唐。我不好意思地说：“老唐，我迟到了。”老唐说：“我也迟到了。与医生蘑菇了半天，就是不让我出来！”哦，我这才想起来，前一阵是听说他病了。

我们打听到知识青年在礼堂休息，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在会议室开会，省里的什么部门来了一个姓柳的干部，在介绍知识青年情况。

老唐说，开会反正迟到了，我们先去看看知识青年。跑进礼堂，我一个挨一个地看着这么多活灵灵的小青年，总嫌看不够。后来一抬头，咦，老唐不见了。四周一找，才见他挤在一堆人群里。我也挤过去一看，奇怪，大伙都在乐，这儿倒有一

个细妹子低着头在抹眼泪哩！旁边的几个青年七嘴八舌地在给老唐说着什么。原来，这个女青年不在下乡的名额里，自己申请了好几次，好不容易学校同意了，可省里去带队的那个姓柳的干部执意不收。这次是硬挤到车上才来的。刚才送决心书，那姓柳的干部硬是从县委副书记手里夺下了她的那一张，说是“她的名额未定，不能收。”

老唐从她身边拿起一卷红纸，展开看了一遍，又卷好。我人老眼花，只在老唐卷的时候，瞥到下端的署名是：“井冈山的新儿女张小青”。

老唐把卷好的决心书朝张小青前面扬了扬，说：“井冈山的儿女在白军的刺刀面前都没有流过一滴泪啊！”

真灵，张小青象被啥东西刺了一下，马上抬起头来了，擦掉眼泪，红着脸，两只大眼睛直盯着老唐看。

“父母亲也同意了？”老唐问她。

张小青没回答，从旧军装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打开，递给老唐。

“喏，敢情还发放了通行证？”老唐边接过纸条边说，逗得大家笑了起来。

我又纳闷了：这小小一张纸条，老唐怎么看了好长时间？而且，看着看着，另一只手把那卷红纸越捏越紧，害得张小青这个小姑娘叫了起来：“你这位大伯，把我的决心书都捏坏了！”说着还要抢回去。

老唐“喏喏”地笑了起来，轻轻地捋平了捏皱的地方，说：“你这决心书就交给我吧！”

张小青急了：“人家县委都没收，交给你有什么用？”

老唐顿了顿，严肃地说：“我向县委请求！”

“你是……”张小青高兴地问。

我正想介绍，老唐却抢着说：“和你父母

一样，一名共产党员。”说罢，他把那纸条叠好，放进口袋，招呼我一起朝会议室走去。

我们一走进会议室，就在门边悄悄地坐下。这个姓柳的干部讲话，我没听几句就别扭。听的人都闷里闷气的，他自己却讲一句嘿嘿哈哈笑一通。别人不感到有趣，你自己感到有趣有什么用？真怪。

他讲什么呢？那声腔我要学也学不大象：

“总而言之，我实在抱歉，给你们带来了一批不速之客……今后头痛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你们大多数没去过上海吧！我总算去了几次，喝，过了那里的生活，谁还愿意跑到这里来受苦？何况是有文化的人。到时候看吧，他们过不惯了，就会来找你们，缠你们。所以，我们考虑，为了保护你们这个先进县，照顾一下，少分配二百名，这下你们总不会骂我了吧，哈哈……”

我只听见身边“嘭”的一声站起一个人来，头顶上传来闷雷一样的声音：“请问，我们能不能不要这种照顾？”我心里一喜：是该咱老唐讲几句了。

姓柳的干部朝我们这儿瞟了一眼（看来他并不认识老唐），又笑了起来：“嘿嘿，风格很高，不愧是先进县的干部！可你们是没有尝过那股子味道。刚才那个抹眼泪哭鼻子的小姑娘大家看到了吧，横竖说不通道理！”他偏过头去对坐在旁边的县委副书记老梁说：“老梁啊，刚才要不是我眼快手快从你手里夺下她那张决心书，你可要多背一个包袱咧！”

又是那个闷雷一样的声音：“请问，你看过那张决心书吗？”

“那用不着看，我猜得出来，写得既动听又激烈。一股子学生腔，也难怪，没有生活经验的小青年嘛！”

“好，那就请你听听这封信吧！”老唐掏出口袋里的那张纸条，平了平气，念起来

了。你看，我都还能背得出来：

中共新南县委：

交给你们这封信的张小青是工人的女儿，烈士的妹妹。在她出生的那一年，为了打败帝国主义侵略者，我们把她的大哥送到了朝鲜战场上；二十年后的今天，为了缩小三大差别，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又来欢送自己的小女儿了。我们为此而自豪。请收下她吧。

此致
革命的敬礼！

两名共产党员、老工人

同志，这样的信，后来每年知识青年来的时候差不多都能收到几封，但我当时一听啊，直觉得血在往上涌。

这时，只听得老唐又动情地说起来了：“难道这也是‘学生腔’、‘没有生活经验’？难道真是谁也不愿意到这里来‘受苦’？”他说着把脸转向大伙：“同志们，我建议大家回去讨论一个问题：烈士的父母在想什么？上海工人阶级在想什么？我自己也要好好想一想。”

老唐话音未落，我看见大伙都“啪啦”、“啪啦”打开了笔记本。这下那个姓柳的干部可不高兴了，他朝老梁偏过头去，阴阳怪气的对老梁说：“难道县委也同意收？”

这一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没等老梁答话，我就霍地站起来，粗着嗓门说：“到我们大队去，我们收，收定了！”

我这一喊，没料到就象点响了一串连珠炮，会议室里的干部都喊了起来：“到我们公社去！”“分配给我们！”“谁说是包袱？扔给我们好了，我们当宝贝！”……就象一锅开了的水。

姓柳的干部眼睛死死地盯着老梁，可

老梁反而噼噼啪啪地对大家鼓起掌来。他一鼓，大家也鼓，这场面可真热闹。

姓柳的干部气得站了起来，他喊道：“哪能这样随随便便？省里还没批准呢，还要不要一点组织观念？”

这下老唐倒笑了，他一字一顿地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不是毛主席说的吗？”

“哗——”又是一阵掌声。

姓柳的干部楞楞地看着老唐。半晌，他在老梁耳边轻轻地问了一句。老梁看了他一眼，笑了笑，大声地回答：“他就是我们新南县委第一书记唐进！”

姓柳的干部身子哆嗦了一下，但马上尴尬地笑了起来：“哦，原来这位就是唐书记！……既然第一把手决定了，收下也好，省去我们一件麻烦事。”顿了顿，他眼珠一转，又嘿嘿干笑了几声，说：“既然如此，我们手上还有没分配到各县的三百个名额，新南县能不能索性一齐吃下来，俺？”

同志你想，他把那么好的一批知识青年当成什么了！我刚要站起来轰他一炮，却听得老唐又“嘻嘻”地笑了：“你也省去我们一件麻烦事。运输队大老李在吗？你们车子先别分散，跟他走；小秦，你们的锣鼓队也别散了，准备再欢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咱抢也抢不到！”

老唐正说得有劲，那姓柳的干部却站起来，拎着乌黑锃亮的皮包走了，那脸，就象被浆糊刷子刷过一样，僵板僵板的。

算了，车快到站了，不说下去了，我也要卖卖关子，——同志你还想听下去啊，明儿就到咱公社来。

下了车，我对周大爷说：“一段也没说完嘛，张小青留下了？”

“这还用说！幸好我在会上争得早，果真分到咱们大苍山大队了。是棵好苗苗啊！”

“三百个名额呢？”

“我们高兴得太早了。结果其他县也争着要，闹来闹去，抢来五十。为这事啊，后来咱县委也没少受压力，直到林彪反党集团挖出来，大伙才明白，那场斗争与林彪反动路线还有关系呢，我说是嘛，那姓柳的家伙嘻嘻哈哈、转弯抹角，还不是在搞‘下乡劳改论’这一套？”

“天都那么晚了，又下着大雨，你们不在县里住一宿？”我问周大爷和他的女儿。

“不行，今晚咱队里有急事。”周大爷伸手试了试雨的大小，把拎着的包袱挎到肩上，披上蓑衣，上了路。

走了一段他还回过头来，在风雨中大声对我说：“你可真要来啊，别光听开场锣鼓！”

二 在雨后的山路上，张小青的回忆



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同志听说我想到西山公社去，就说县团委会议刚结束，明晨西山公社的一位县团委委员要回去，正好可以带路，要我八时在招待所门口等。

第二天早晨我准时到了那里，见有两个农村姑娘在嘻嘻哈哈地高声谈笑，说的都是本地方言，我一句也听不懂。见我过去，一个个子高一点的朝我走来，用上海话问：“你是从上海来的哦？”

我重新打量了她一下，黑黝黝、红腾腾的脸，粗壮的手，一身农村姑娘的衣着。不禁赞叹说：“嗨，已经看不出你是上海知识青年了！”

“可五年前还有人不准我来当社会主义的新农民，说我非哭回去不可呢！”

“你是——张小青？”我没想到这么早就遇到了要采访的对象。

她睁大了眼睛，惊奇了。我告诉她，昨天一位姓周的大爷给我讲了一段往事。

她听了急忙问：“周大爷回来了？他一定连夜赶回去了，是吗？那我们也快走，快！”

我联想到昨天周大爷他们上路时也说“队里有急事”，就问：“啥事急成这个样子？”

“你不知道，最近大家学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我们公社要办一个农副结合的青年综合场，周大爷是先遣队顾问，他一回来，准是立即进山，去晚了先遣队就挨不到我了！”边说边加快了脚步。

下了一夜雨，今天可是个大晴天，我们一出城就走上了山路。山间雨后的早晨，空气特别新鲜。路边的山溪汇集了一夜的雨水，放开嗓子欢唱着，被雨打落的各种不知名的野花，几乎铺满了整条山路。不管我怎么赶，张小青总是比我走前两步，她的脚印一个一个清晰地留在花瓣点缀着的泥路上。

她心急火燎地赶了一程，突然又自我安慰似地笑了一下，说：“不要紧，老唐也在那里，他会把我放进去的。四年前创办小果园时我犯了错误，这次他总该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

“犯了错误？”我奇怪地问。

大概感到先遣队的问题已经“不要紧”，她放慢了一点脚步，给我讲开了。你看我这次碰得有多巧，还刚到新南县，已经在听第二个故事了——

四年前，也就是我们下来的第二年，我到县里听了县委副书记老梁的一个报告，内容是号召落实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指示。回来和大家一商量，决定我们青年队腾出一小部分力量搞一个小果园。我想，这个计划要到筹备工作全部停当后再宣布，保险让公社和大队吃一惊。我们队里的小杨问：“对青年队里的带队贫下中农也保密？”我说：“暂时保一下吧。”“连周大爷也保密？”我狠了狠心说：“也保。”小杨又问：“那碰到困难怎么办？”我说：“自己闯嘛！搞个小果园也不会太难，你没见山上那么多野果树？没人照管还长得那样好！”

事情决定后，我叫爸爸妈妈寄来一些《果树栽培学》之类的书，每天晚上悄悄地看。又和几个青年去看定了一块土地，有时还假装随便地问问周大爷关于种果树方面的知识。周大爷说自己这一行也讲不透。他老是笑眯眯地看着我，问：“嘴馋想吃苹果了？”我怕露马脚，总是打岔开去。

忙着“筹备”了一阵子，但买果树苗的经费哪里来呢？后来打听到，果园是商业局挂钩的。趁一个雨天没有活干，我跑到商业局想去问问能不能预支点经费，结果一进去，一位干部认出了我：“是张小青嘛！去年有人不让你来，我们可欢迎，请坐，请坐！”我觉得他很亲切，问：“叔叔，如果有人要办一个果园，你们支持不支持？”他笑着说：“你别打着弯子说‘如果有人’了，是不是你们自己要办？当然支持！种出果子来尽力收购。”我说：“事先还有没有支持的办法？”他马上就懂了我的意思：“是想贷款？这你可要找财政局。”

我突然想起：对呀，听人说财政局负责人是我们县里的一位唐书记的爱人陈大姐，找财政局可能有用。但财政局的一位

干部告诉我：象我们这样的情况不能贷款。

碰了壁，想来想去想不出办法，我在给爸爸妈妈写信时顺便把这个困难提了一笔。真没想到，爸爸妈妈很快就回了一封信，说他们两人不几天前刚好同时退休，准备半个月后到这里来看我一次，还准备从银行里取出一部分存款带来，给我们青年队买果树苗。收到这封信，我真高兴得跳了起来。我想，小果园的筹备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去告诉周大爷了，可不巧，周大爷在前一天已出门去看他的女儿了。更不巧的是，就在这当口上，县团委来通知，要我去参加一个星期的学习班。有啥办法呢，队员们说，等我回来再开张。

那天我打着背包，就是沿着这条路到县城来，正在爬着前面这座九莽山，听得山顶凉亭上有一个人在叫我：“张小青！到这里来歇歇！”我上去一看，奇了，正是一年前刚下来的一天帮我把决心书送给县委的那位大伯。你大概已经知道这是谁了，但我当时真傻，一点也没想到，我问：“大伯，是你啊，我都找了您一年了，每次进县城都在街上找你，你躲到哪里去了？”

他说：“被医生关‘禁闭’啦，前两个月才‘释放’。”

他先问明了我去干啥，然后说：“我到你们那儿去调查一件秘密事情。”

我看他那神情，知道不会真是什么秘密，就调皮地问：“能不能给我泄点密？”

他故作神秘地在我耳朵边轻声说：“你们那儿有人想偷偷地办一个果园。你听说过吗？”

我心里一愣，但又装作坦然地说：“没听说。”他说：“这不要紧，我到那儿一打听就明白了。”

哟，去打听不糟了？反正这位大伯信得过，我就把事情都告诉了他。还问：“你大概从商业局，或者财政局听说的吧？”

他大声笑了一通，说：“你把前几天到这两个局里去的情况告诉我，尽量说详细点。”

我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通，连细节也没漏掉，甚至把彼此说话的声调都学了出来。他听得很仔细，神情挺严肃。我说完了，他还皱着眉头在想着，象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

过了一会，他问我：“你说他们的态度对吗？”

“好象不大对。但也难说，他们告诉我，去年欢迎我们时他们也都在场，都跟着唐书记和那个姓柳的斗了。”

“欢迎进来就完事了？”大伯说。

我脑子里总想着一年前的斗争，不忍心听到有人讲我们新南县的干部不好，就含糊地说：“我也搞不清。反正现在用不着其他支持了，小果园准能办起来了！”说着我还把父母亲的信掏出来给他看。我这已是第二次给这位大伯看父母亲的信了。

他边看信边点头，可一看完，他却说：“光这样还是办不起来。办起来了也要失败。”

“为什么？”我疑惑地问。

“因为你没有和——没有和更多的父母商量过。如果你的父母把你看作仅仅是他们的女儿，为啥把你送到这里来？”

“更多的父母？”我想了想，心猛的一跳，懂得了他的意思，但嘴上还辩解：“对我们青年队的顾问周大爷，我透露过一点，他还笑我嘴馋想吃苹果呢！这次正想和他认真商量一次，可惜他又去看女儿了。”

大伯的眼睛忽然亮了：“周大爷去看女儿了？是不是去看国营果园的那个女儿？”

给大伯这么一提醒，我心里也闪亮了一下，是啊，周大爷的女儿在国营果园，他这次去是不是和我们的事有点关系？但马上又否定了，我说：“这几天我们大队的老

支书也在不断叨念呢：‘周大爷真是关心儿女！’我心想，要他真有什么任务去，老支书会不知道？

“老支书说得好！”大伯大声重复着，“周大爷真是关心儿女！”

他是那样的兴奋，使我觉得他的话里好象藏着什么深奥的意思。

他看着我说：“周大爷的心情，你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顿了顿，又说：“更严重的是，我们的不少干部也没有理解，包括你遇到的那些商业局、财政局的同志。”

我还是不懂，也没再去想它，只是说：“秘密我都告诉你了，不用去了吧？”

“都告诉我了？等你办完学习班回来，该轮到告诉我了。”他说完就和我分了手，下山了。

走了好一程，我才懊恼地想起，这位大伯姓甚名谁，什么单位工作，还是忘了问。真是楞头楞脑的小冒失鬼！

这一个星期，我人在学习班，心在小果园，不知学了些什么。好不容易等到结束这一天，正在讨论小结，有人来叫：“张小青，你爸爸妈妈来了！”

我将信将疑地跑出去一看，可不，两位老人正提着行李站在门口呢。我问他们怎么提前来了，他们说：“大前天收到你们县委书记唐进同志的一封信，说他在路上碰到了你，还看了我们给你的信。他欢迎我们提前到今天来，可赶上参加一个现场会。”

“县委书记唐进？”我几乎惊叫起来。好一个会开玩笑的“大伯”啊！

这天黄昏时分，我领着爸爸妈妈翻过最后一道山梁，到了队里。

我在村口一看，傻掉了：几乎全大队的男女老少都在修一条通向大苍山的道路，用锹的，用镐的，还有推小车的，排成了一条长龙。这干吗？我正在寻思，只见老唐和老支书快步朝我们赶来。

我大声喊道：“唐书记！”

他笑着说：“你还是照旧叫大伯吧，听着更顺耳。”说着他就去招呼我爸爸妈妈。

青年队的伙伴围住了我。我问：“筑路干什么？”他们说：“通我们小果园的啊！”我奇怪了：“咦，我们看定的小果园不在这个方向嘛！”他们说：“要照我们看定的地方啊，十年也吃不上苹果！”于是就叽叽喳喳地讲开了。

原来，那天老唐来了以后，就找了青年队开会，还把我们的办果园的计划交全大队社员讨论。其实啊，贫下中农也在核计着要办果园，我们还搞神秘化呢。一讨论，我们的想法有好多实在可笑，贫下中农一条条帮着修改。现在只是周大伯还没回来，今天早上老唐打电话到国营果园去催了，要他回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现场会。

“开什么现场会？”我问。转念一想：“对了，可能是要用实际例子来批判我们脱离贫下中农搞神秘化。”

大伙说：“这倒好，我们是得好好地检讨一下，不开会还想把这几天的体会倒一倒呢！”

小杨忽闪着眼睛说：“不大象，要开这种会老唐早通知我们了，他不会用神秘化批神秘化。再说，你没见今天他把财政局、商业局、林业局、农业局的负责人都叫来了？”

“老唐把他爱人陈大姐和女儿唐解放也叫来了，现在在那里参加修路呢。”小杨说。

正说着，只见周大爷和一个妇女各人挑着一副担子从山岬口走来了。

我们欢蹦乱跳着跑过去，老唐也迎了出来，周大爷他们放下担子，我们一看，嚯，两担齐臻臻的果树苗！

周大爷指着那担子对老唐说：“我是去买的，可他们国营果园的王主任问，你要买这么多果树苗干啥？腌着吃？我说，是支

援知识青年办小果园的。老王说，你支援还不如我们支援！就横选竖挑的给装了这么两担。还给我女儿发了令：帮着送回来，帮着知识青年种上。临走我向他们道谢，他们还骂我老不开通，说知识青年是我们大家的！”

听了这些话，谁能不感动？我忙问周大爷：“您怎么知道我们要办果园？”

周大爷点着我的鼻子说：“你每天看果树书，老是问果树长果树短，干啥？活了这么多年，一个小丫头的心思还能瞧不透！”

老唐对周大爷说：“我在猜，你一去这么多天，这门玩艺也学出一个门道了。”

周大爷也大声地笑了：“老唐，真是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我要不去学学，这顾问的差使只得交还给你了！”

这时，我猛然想起了老唐和老支书都说过的一句话：“周大爷真关心儿女！”现在我终于懂了……但我却想瞒着周大爷他们干事！想到这里，鼻子一酸——我自从下乡那天哭了以后发誓不再哭了，但这时，眼泪却止不住扑簌簌地滚了下来……

小杨猜得对，那天现场会根本不是批评我们的，老唐先请我爸爸和周大爷发言，他自己也讲了一些。他们讲什么？这说起来就长了，反正我看到，那两个商业局和财政局的干部越听越难为情，脸红了，但后来，他们都慢慢地抬起头来。最后，他们和

其他各个局的同志都一个个站起来发言，找了自己在知识青年工作上的差距，决心回去重新研究工作方案。这一来，我们怎么坐得住？我也站起来，检讨了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的错误。讲着讲着又想掉泪了，大家直笑我。

从那天以后，我们总觉得全县有很多人，很多部门在时时刻刻关心着我们，督促着我们。现场会后没几天，县委又宣布，为了加强知识青年工作，陈大姐也从财政局调到上山下乡办公室当副主任，在我们这儿蹲点，这次办农副综合场，她也出了不少力。

张小青说话还带着上海姑娘的特点：越说越快，唧唧呱呱一大串。她的声音盖过了山溪的喧闹，我已被她激动的情绪所感染。她话一快，脚步也快，我几乎又有点跟不上了。走着走着，我不禁想起：今天我脚下的这条普通山路，不曾盖满了周大爷去“看女儿”的深深脚印？不曾留下了张小青的父母亲远道而来的辛劳足迹？不曾洒遍了唐进同志、陈大姐和那一大批农村干部来回奔波的点点汗珠？好一条山路啊！它在我眼前似乎也变成了一条淙淙铮铮的山溪，汇集了老一代革命者的心血，储满了无穷的关怀和希望，向前流着、流着，去灌溉、滋润那扎根在高山深处的棵棵嫩苗……

三 在红军标语墙前，陈大姐的补充



我们到大苍山大队时，已快到晌午时分。临近村口，在路边稻田里干活的人群

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叫了一声：“小青！这位就是上海来的余同志吗？”说着跨上田埂，朝我们走来。

张小青应了一声，对我说：“这就是陈大姐。”

陈大姐一眼看去就是一个朴素、爽直的妇女干部，她对我说：“上山下乡办公室昨晚来了电话，我今天就专门拣这块路口

的田里干活，好接风。”

还没等我答话，张小青就抢着说：“陈大姐，老唐和周大爷他们呢？”

“进山了！”陈大姐大声地逗着小青。

“啊呀，就撂下了我！你快说，先遣队有没有我的名字？”

“看你急的，不让你上我们就甭想过安稳日子了！老唐也怕你哩，特地把你按上了。”

张小青这才笑了，给我道了声再见，拔脚要走。

“哪里去？”陈大姐问。

“上山呗！”

“别走，帮我一起给余同志介绍一下情况！”

“我已给他讲了一个上午了！”小青还是走了。

陈大姐又喊道：“要走也吃了饭再走嘛！”

张小青头也不回地说：“上山饿不着我！”不一会，我看到她的身影已一蹦一颠地印在大苍山那条黄带子一般的山道上了。

我问陈大姐：“听说你搞这个工作已经四年了？”

“这下你算撞到了我的一个旧疮疤。四年前老唐、老梁他们逼我上阵，我才上了再教育的第一课，比张小青他们还晚了一年！”

我估计能听到第三个故事了，却不料陈大姐突然话锋一转，向我发问：“余同志你说说，为啥林彪一伙那么死命地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啥张小青他们提申请、抹眼泪，硬要下来？为啥张小青的父母、上海那么多工人同志把自己的子女一批批地送来？为啥周大爷他们泼上了全副精力来培养他们？——说到底，为啥毛主席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一连串的问题劈头盖脑向我扑来，幸好，陈大姐提问并不是要听我的答案，她自

己说了下去：

“对这些问题啊，我以前没有好好想过。五年前欢迎张小青他们时的那场交锋后，老唐把小青父母的那封信交给我，叫我压在家里写字台的玻璃板底下。我压是压了，可往后也没大再去看过。

“不想一年后就出事了。一天回家我随便给老唐聊起两件事，一是几个县办厂要扩大招工，今天到财政局来拨了款去；二是张小青今天到商业局、财政局跑了一次，好象要办果园想贷款，两个局都没同意。哪能这样随便？说完我又问他，我们的女儿唐解放今年中学毕业，能不能安排到哪个县办厂去？没想到他听了虎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了两圈，又推开门连夜去找县委副书记老梁。

“过两天，县委发下来一个文件，精神是县办工厂招工必须按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办事。

“这以后，他天天晚上拖着我去谈话、辩论，最后，他把这些谈话归纳成两点写在笔记本上：一，贷款不贷款不是主要的，问题是不管哪个局，哪个部门，都应关心知识青年工作，而且完全有办法、有途径可以关心；二，关心不关心，关键在思想。如果干部自己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不认识，不让自己和子女也投身于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就做不好这项工作。

“那次谈话后的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清早就到张小青他们队里去了。过了一星期，他来电话，要各局负责人到那里去参加一天义务劳动，开个现场会，叫我把唐解放也带去。”

我插话说，那天现场会的情况，张小青已说了一点。陈大姐笑着说：“你大概怕讲重复了听着噜嗦吧？我真是，走了半天山路，你肚子也该饿了，先吃饭，吃了饭我还得说一点。至少可以算个补充嘛！”

吃罢午饭，她把我领到青年创业队的学习室里。这个学习室很特别，是庇依着另一座较大的旧房子新造的，在那面旧墙上，有一条已经斑斑驳驳、用繁体字写的旧标语：

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陈大姐见我凝视着这条奇异的标语，就说：“这还是那次现场会上的一项重要教材呢！”

“那次会上先是张小青爸爸发言。看着这位头发花白、把自己的子女一个两个都献给革命的老人家，我脸红了。我在把自己和他作对比，我为了什么？他们为了什么？巧，我正在这么想啊，突然见小青爸爸举起手朝这条标语一指，说：‘我们就为了这个！’就此结束了他的发言。”

“老唐就要周大爷顺便讲讲这条标语的来历。大爷告诉我们，这还是红军去长征时刷下的，后来自匪用泥巴涂掉过，但贫下中农都知道这里藏着革命的理想，斗争艰苦时就来看看这堵墙，心里就亮堂了。到解放那天，大伙立即把泥巴刮去，作为革命传统教材保存了下来。把它造进知识青年学习室里，还是大队党支部专门开会决定的。”

“周大爷接着说：‘我看这个决定有分量！今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不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实现红军当年的理想？照我说，小青爹妈，还有上海这么多工人同志把子女送到农村来，就是顺着这条标语来的。去年那个姓柳的人实在不理解：上海青年为啥不怕这里苦？我们又为啥不怕找麻烦？就为了写在墙上的这句话！多少人为了它都牺牲了，我们还怕苦、怕麻烦？’”

“听了这话，我心砰砰乱跳，自己骂自己：你啊，白参加革命那么多年月，还算是

党的干部呢！”

“现场会后，我根本不想睡觉。老唐又找我来谈话了。”

“他感叹了一声说：‘是啊，我是县委书记，谁叫我县太爷我就生气，你是财政局的负责人，人家要叫你钱粮师爷，你保管也要跳脚，为啥？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的干部嘛！可哪有共产党的干部不支持不关心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甚至还拖它后腿的？’”

“我马上说：‘我想给县委打个报告，到知识青年队里来劳动一段时间，也接受点再教育，要不，真不象个党员了。’”

“老唐笑了，说：‘这下就和我想到一起了。知识青年中女青年很多，上山下乡办公室中得补充点女干部进去。怎么样，你索性调一下工作，一举两得嘛！’”

“我就是这样才做上了这个工作。现在帮手可多了，各部门都在关心。工作就怕做，你看这几年下来，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一起，对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和集体经济，做的贡献有多大！”

我看陈大姐讲得有点累了，就给她倒了一竹杯水，她一饮而尽，舒了口气，畅快地笑了。

我问：“后来你们的女儿唐解放到哪里去了？”

陈大姐脸上露出一个母亲的欣喜，说：“她啊，那天参加现场会后，一声不响，过两天却带着全班同学到县委送决心书去了。后来一直在这个公社的隔壁一个大队插队。这次公社开办综合场，她也在先遣队里，上午和老唐、周大爷他们一起上山了。”

我们又闲谈了一会，陈大姐说：“这样吧，我给你找个房子休息一下，我也得上山看看去。”

我说：“不用，我跟你去。”

陈大姐看了我一眼：“吃得消？也好，走吧！”

红 井

柯 原

——红井，在瑞金沙洲坝的毛主席旧居附近。旁立石碑，碑文是：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沙洲坝，一口井，
清亮亮井水甜又甜，
日映彩霞千朵，
夜落繁星万点。

一座石碑井边立，
两行大字金闪闪，
毛主席亲手引清泉呵，
军民挑水，欢笑声不断。

红军长征白军来，
气势汹汹把井填。
乡亲们夜夜来护井，
日出时，满井红霞映蓝天。

呵，水源就在群众心口上，
毛主席拨开咱心头一眼泉，
不尽活水滔滔来，
土埋沙掩遮不断。

毛主席走遍全中国，
八方苦水尽变甜，
一口甘泉一串歌，
清水浇出百花鲜。

红井水，装一壶，
迈开大步走山川。
万水汇流中南海呵，
毛主席永远和咱心相连！

不一会，我们已在攀登雄伟壮丽的大苍山了。陈大姐一路上不断给我讲着这座山的光荣历史，讲着它有待开发的无穷自然资源……

越往上走，山势越险峻，树木越茂密，风景越壮美，我的心胸也越开阔。我边走边想：大苍山，就和祖国的其他千山万岭一样，在它这林深岩叠、莽莽苍苍的身躯里，埋藏着多少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故事？而今天，额角被革命风涛刻满了皱纹的唐进同志、周大爷他们，带领着自己的儿女，不，带领着一支宏大的青年革命队伍，在

这里又开始一次新的长征！快走，在他们里边，我又将会听到多少动人的新故事啊！

我们攀上了一座山峰，白云就在我们头上。极目望去，只见前面一座更高的山峰上有几面火红的旗帜在绿树中飘扬，旗下人影绰绰。一阵山风吹过，带来了一个女青年清亮婉转的歌声：

大苍山哟——高又高哟，
红军的足迹哟遍山香哟；
今天来了咱新一代哟，
山巅红旗哟哟嗨——万年飘哟！
……………

胜利的渡口



赵丽宏

蓝天，白帆，青山，碧流，
浪花中矗起雄伟的烟雨楼；
多少回睡梦中把你向往呵，
此刻，我身在南湖渡口！

脚踏渡口石级，眼望湖中红舟，
激动的心儿呵，要蹦出喉！
呵，金色的波涛在脚下翻腾，
历史的长河在胸中奔流……

为什么千年阴霾一朝散？
为什么南湖变得格外清秀？
呵，毛主席来到南湖渡口！
浊流清，乌云走，山山喜招手……

毛主席走上那渡口石级，
毛主席解开那渡船索头，
毛主席制定一条金色航线——
呵，革命征帆乘风破浪五十四个春秋！

五十四个春秋呵，壮景不胜收，
征帆搏风击浪，一路凯歌传留，
几番顶逆流呵几度掀翻贼舟，
长歌万里，连接天下渡口——

秋收起义，红旗插遍湘江渡口，
长征路上，战火弥漫泸定桥头，
挥师南下，百万大军飞渡长江，
旭日跃空呵染红金水桥下碧流。

波阳湖畔*，叛徒们撞得头破血流，
文化革命呵洪流刷新八亿神州！
一个新的渡口，一个新的起点——
呵，力量源自南湖渡口！

南湖渡口，胜利的渡口，
党的光辉把大地照得如锦似绣；
南湖渡口，战斗的渡口，
毛主席正率领我们进行新的战斗——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摧毁资产阶级的土围山丘，
一代人不够，两代人，三代人……
鲜红的太阳呵，一定要照遍全球！

呵，蓝天，白帆，青山，碧流，
阳光多么灿烂，前程一片锦绣！
呵，我身在南湖渡口，
胸中的激情似大江奔流……

* 波阳湖在江西省境内。庐山，就在波阳湖畔。

兴业路抒怀

罗达成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门前的兴业路，不算长也不算宽。可是，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这条路为起点，前仆后继地走了半个多世纪。

当我们的党旗，第一次在那沉沉的长夜里升起时，全国还只有几十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今，几千万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正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的革命方向阔步前进！红旗，映红了蓝天；革命路，向远方伸延……

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每当我们走上兴业路，都可以看到：来自社会主义祖国各地的各族人民，在瞻仰了“一大”会址后，在这条路上走呵，走呵，带着无限的深情，慢慢地，慢慢地走着。那是人们在寻找毛主席当年留下的脚印吧？……

兴业路上脚印呵，你牵动起人们多少思念：战马嘶嘶的昨日，先辈们从这里启程，在奴隶创造历史的舞台上，曾演出过多少幕威武雄壮的活剧！红旗纷飞的今天，后辈人从这里起程，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又留下了多少个令人不可忘怀的镜头！

让我们跳开时间的顺序，从一个正走向延安宝塔山的复员军人、老红军的女儿小鹰说起吧！

这个才二十挂零的年轻人，脸上还带着稚气。军帽一脱，两支短辫还调皮地往上翘起来呐。然而，她却在人生的道路上作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抉择。读一读她在复员前夕，给她母亲写的那封热情洋溢的信吧。你就会感受到：这决然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信，这是向资产阶级传统观念挑战的檄文，也是年青一代大有希望的佐证！

妈妈，你和爸爸都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在解放战争的烽火中，你们为了夺取胜利，顾不上孩子，曾把哥哥寄养在根据地的一个老贫农家里……那么，亲爱的妈妈，今天，你的女儿复员后不回城市，到农村去干革命，你们也会热烈赞成的。在城市长大，从城市参军，复员后到农村去，这本身就是向资产阶级法权宣战！为了一铲一锹地开拓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一点一滴

地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我决心当一辈子农民，甘做一颗缩小“三大差别”的铺路石子！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跟爸爸去参观“一大”会址纪念馆，当我们走在兴业路上的时候，爸爸鼓励我说：‘记住，抬起头，朝远看，共产主义在前面。低着头，想自己，永远跳不出小天地！’妈妈，让我们两代人在前进的大路上来个赛跑吧……

呵，老红军的后代，勇敢的青年人，党是始终支持你的，你那战斗的夙愿，一定能够实现。不是吗？当你回到家里，爸爸的第一句话给你多大的鼓励呀：“我们的小鹰，是到了该练硬翅膀的时候啦。你下给我们的战书，看啦，我和你妈妈都支持你，你就飞吧，飞到老革命根据地去吧。”

临行之前，当我们的“小鹰”，跟着爸爸又一次踏上兴业路的时候，她闪亮的大眼里，神采熠熠，她呀，又是在寻找那革命前辈的足迹吧？那一个接着一个、勇往直前的脚印，仿佛化成一行又一行大字，一个又一个的惊叹号，激励着她，迈开坚实的步伐，向前！向前！永远向前！

如果说，风华正茂的年轻一代，是在迈出可贵的第一步，那末，豪情焕发的老一辈人，同样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跨出新的一步？就在我们的小鹰，扛起行装，风尘仆仆地向延安飞奔的时候，我们的老八路、喝着延河水长大的红小鬼，也正打起背包，向东海之滨的海岛农场进发！

此刻，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战士，穿着那双珍藏多年的草鞋，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带着一队年轻人，那样自信豪气地走在兴业路上。你看他尽管鬓发凝霜，眉宇间却还透出当年的英武。从他那朴实无华的装扮，谁能看出他是一位负责干部呢？

我们的老同志呵，此刻，你为什么一下子把脚步放慢了？你是不是回想起了解放上海的那一个夜晚？是不是回想到了进城以后思想上经历的那一番变化？是的，在那个炮火刚刚停歇、硝烟尚未散尽的夜晚，他率领着部队，在兴业路一带休息，战士们经过激烈的战斗，正露宿在大楼的屋檐下，枕着黄浦江的涛声睡熟了，他和一位老首长进行了一次意义深长的谈话：

他抚着臂上的伤口说：“我们终于胜利了，看来，这是敌人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块弹片了！”

老首长严肃地说：“这话不对。拿枪的敌人射来有形的弹片，这可能是最后一片，但是，不拿枪的资产阶级还会不断给我们送来新的‘弹片’！同志，咱们该好好学习一下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是呵，在我们这些穿草鞋的战士，接管了这个大城市之后，不是有少数人很快就被这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猖狂而又阴险的资产阶级，先是用甜言蜜语把他们吹捧得飘飘然，然后以宴会、金钱和美人计，甚至干部“思想改造所”来腐蚀他们的灵魂，把他们拉进资产阶级的“染缸”么！

今天，我们的老同志，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风雨，走在这些年部队宿营过的地方，带着这一批虎生生的青年，决心住到海滨新搭起的草棚里，象开垦南泥湾一样地抡起锄头向海滩要粮时，怎么能不使他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呢！

我们的老战士啊，党是信任你的，带着你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在兴业路延伸出来的革命征途上，继续战斗下去吧。

呵，望着这位老干部远去的矫健背影，我的心不由得怦然一动：当年，我们的党在兴业路上点起的那团星星之火，而今燃烧在多少人的心头？哪一颗红心不与兴业

路相连，哪一条战线不和兴业路相通！呵，哪一个工厂的冲天烟囱下，没有我们流大汗夺高产的优秀党员？哪一个人民公社的政治夜校里，没有我们勇于攀登理论山的新型农民？哪一个商场的三尺柜台上，没有我们坚决抵制“资产风”的忠贞战士？

是的，自从那疾风暴雨似的炮火，化成绚丽多采的节日灯火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人民群众，就又以兴业路为起点，开始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兴业路在向前延伸，我们的战斗，有了新的涵意，有了新的特点！谁说只有端起钢枪、进入战壕，才算是走上了前沿，投入了战斗？不！应当说，我们每一个革命者的脚下，都是阵地，都是向资产阶级出击的前沿阵地！

你放眼看看吧，在那炼钢厂的炉台上，那个曾经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兴业路上立下入党誓愿的小将、如今的新炉长，眼睛里闪着红丹丹的火光。他一开口，就象出钢的钟声，咣咣作响。他用力地挥动着胳膊，高声朗气地讲：“党叫大干快上，咱们就是流十斤汗水夺一吨钢，也不能缺斤少两！”……还有，在那生产队的田埂上，那个泥腿子县委书记，头戴一顶草帽，赤着双脚，两只裤管一直高高地挽到膝盖上，土布衣服上溅满了星星的泥点。为了切实制订农业规划，他硬是和同志们跑遍了全县，和社员们一起泡在大田里，泥腿子挨着泥腿子，边干活边谈远景……

啊，我们的党，在各条战线上有着多少这样优秀的同志啊！他们为党的事业奋战终身，党叫干啥就干啥，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地位变了，本色不变！我们的党，有路过苹果园不摘一个苹果的老战士，有不让一勺盐侵袭肌体的新同志，我们的事业呵，真是自有后来人！这样的人，他们的红心不也和兴业路相连，他们的岗位，不也和兴业路相通？！

现在，让我们告别炉台，越过田野，再一次来到“一大”会址纪念馆门前，迈步在这光华璀璨的兴业路上吧！

兴业路呵，你是这样的长，这样的宽！你连着我们今天英勇战斗的前沿阵地，你不也连着我们昨天铁马金戈的峥嵘岁月？！

昨天，无论是我们的战士，还是我们的人民，无论在什么地方战斗，哪一天，哪一刻，不带着无比真挚的感情在思念你？在翻雪山，过草地，磨穿了草鞋底，走向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人们思念着你；在把自己的骨肉儿女送进青纱帐里参加游击战的时候，人们也思念着你；在戴着铁镣，大义凛然地走向敌人刑场的时候，人们思念着你；在闻着还没有来得及散去的炮火尘烟，第一次走在解放了的长安街大道上的时候，人们更是思念着你！为了让光明替代黑暗，为了从昨天奔向今天，多少人甘愿白了鬓发，多少人不惜血染大地！

今天，我们走在兴业路上的每一个人，不论是党员，是干部，还是工人，尽管他们的职务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都不能不引起严峻的思索：“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我有没有勇气，有没有决心走到底？”是的，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每一个革命者都应当问一问自己！革命，不是在公园里踱步，海滩上闲聊，而是在风雨中行军，雷电中战斗。因此，并不是每个人在跨出第一步以后，都能继续跨出第二步、第三步，走向终点的。有些人一看到桃红柳绿，便沉醉欲倒，闪在一边，经营起自己的“安乐窝”；有些人，一碰到顽石挡道，就失声惊叫，被困难锁住了双脚；有些人，一旦到转折关口，甚至会变节、逃跑，拍卖灵魂……就说从兴业路上走出的第一批党员中，不就有人落荒，有人叛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反面教员！

征途上，真正的革命者有着电一般的

雨中誓师会

路 鸿

呵，这就是今天船台沸腾的誓师会！

擂鼓的是霹雳奔雷，
喝彩的是惊涛潮水，
鼓劲的是狂风骤雨，
誓师的是咱们船厂的英雄辈！

胸中燃着大干的烈火，
“江南”的东风鼓进每个人的心扉；
巨轮下水能不能提前再提前？
咱们造船工人哟跃上船台答对！

看！上来的是咱们英雄的尖刀班，
重重困难在他们的刀尖下崩溃！
“困难面前有咱们，咱们面前无困难！”
壮语呵象在砧上锻，水中淬……

听！讲话的是咱们呼啸的火车头，
扩音机里传来时代的风雷：
“学理论，要在‘各尽所能’上下功夫，
做主人，不在‘按劳分配’上多磨嘴！”

台上誓语铿锵，台下欲显神威：
装配班提起了二十四磅大锤，
娘子军抹去了焊钳上的雨水，
突击队正了正头顶上的藤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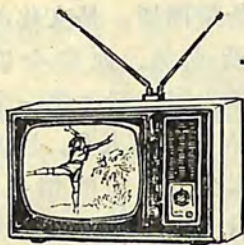
战船台，支支队伍汇起激战的洪流，
斗风雨，豪情与浪尖上的海燕齐飞。
党绘制的蓝图高挂在造船台上，
海上铁路铺设在每个人的心内。

呵，这就是今天船台沸腾的誓师会！

目光，钢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豪情。他们不会迷恋诱人的花香鸟语，也不会回避挡路的险峰恶礁，更不会托着“功劳簿”向党伸手。他们在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奔向终点，而不在半道歇脚。他们始终如一的记住：我是从兴业路上出发的战

士，我是沿着毛主席的闪光足迹前进的战士！

呵！革命的同志，让我们在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新的战斗中，在走向共产主义明天的新的长征途中，把这条灿烂辉煌的兴业路，深深地、深深地镌刻在心头……



这不是偶然的

段 瑞 夏

初春的夜，局机关大楼所有窗口的灯都熄了。三楼会议室里，却传出热烈欢快的音乐声，被寒风吹送着，在宁静的夜空盘旋，飞扬。

会议室里暖烘烘的。五台晶体管电视机象五个同胞兄弟一样并排坐在靠窗的长桌上。一副副镀铬的羊角天线向窗外翘出去，在夜色中闪出星星点点的白光。五张屏幕上放送着同样的舞蹈节目，整齐而有致。只是靠边上的那台电视机，象一个害了感冒的人老是要身不由己地打喷嚏一样，隔一会儿，图像就会无规则地上下乱晃几下，然后恢复正常；可突然，又是一个“喷嚏”。

黑暗中，有人在议论：

“新声厂怎么搞的？”

“听说今年要投下去三万台呢。”

“谁设计的？”

“是‘三结合’吧。”

“唉……”听着这些议论，在坐的新声无线电厂的技术组长陆群只是叹气。

“好了，开灯吧。”有人响亮地说了一句。

“喀哒”一声，两盏莲花形的吊灯亮了，银白的灯光洒满了屋子，不少人马上不习惯地用手揉着眼睛。室内共有二、三十个人，围坐在盖着紫红台布的会议桌旁。

主持会议的局党委副书记谭俊丝毫没有倦意，他五十多岁了，目光矍铄，腰板挺硬朗。他亲切地扫视了一下大家，心里知道这些天来，同志们都比自己辛苦。为了今年全局拿下十五万台电视机的任务，这五个厂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真是发扬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样一种拚命精神，有的人真的瘦掉了几斤肉呢。辛苦归辛苦，老谭并不因此有丝毫徇情，对新声无线电厂拿来参加质量评比的这台患了“重感冒”的产品，他还得好好抓一抓。

谭俊把披在肩上的粗呢大衣朝后一推，大衣反披在椅子背上了。他伸出两只指头，轻轻敲着面前的一本深蓝色的设计

文件夹：“新声厂的设计人员来了吗？”

会议室里安静极了。

“来了。”坐在谭俊背后的一个青年人猛地吐出两个字，马上又闭紧了嘴唇。他没有穿棉袄，显然是不喜欢穿棉袄而情愿多穿了件绒线衫，一件粗蓝布罩衫紧紧包住他那宽厚的胸脯，显得很壮实。他叫梁国树，今年三十一岁。当人们关切的、询问的、焦虑的、甚至嘲讽的眼光在他脸上集中时，他似乎并不觉察，一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偶尔轻快地眨几眨，马上又凝神不动了。

老谭和这个青年人是熟识的，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这个革命造反派战士给他的帮助是他永远不会忘怀的。使他不解的是新声厂的电视机已试制了半年多了，而小梁刚从局办七·二一电子工业大学毕业不久，机器怎么会是他设计的呢？老谭戴上老光眼镜，打开了蓝色的技术文件夹，只见新声厂电视机的电原理图上的签名是——设计：马家骅；审核：梁国树；批准：陆群。在图纸后面还附了一份新产品试制报告，原来这台机器去年试制出来后，在车间小批试样中发现了质量问题。今年一开春，设计人员下车间和工人、车间领导组成“三结合”攻关小组，逐步攻克了难关。报告总结了“三结合”的经验。看来小梁从七·二一大学毕业回厂，正好赶上攻关了。看着报告，老谭心里产生了新的疑团：手中的报告和眼前的机器多么矛盾啊，怎么回事呢？他合上文件夹，眯着眼想了想说：

“今天这个质量交流总的说还是令人高兴的，大多数厂的产品性能都很稳定。至于新声厂出现的问题——”说到这里，老谭看了看梁国树和坐在梁国树身边的陆群，目光又亲切、又严厉，“相信你们会在短时期里拿出办法来。国家去年给你们的投资是二百万元，而国家对你们寄予的希望，是不能用钱计算的。”

“三结合”攻关组长梁国树，是文化革命后第一批被纳新的新党员。他完全明白，对于一个工人大学生回厂后的第一个回合，领导和群众，工人和技术人员，是怎样地期待着他的。今天会上出现的情况，使他感到意外，这个看上去粗眉粗眼的青年人，此刻，脑子正象一台高速电子计算机一样，在进行复杂的细密的运算。明明攻关时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为什么今天又暴露了呢？攻关以来反复进行的一次次试验，一张张对症下药的新图纸，机器里千头万绪的接线，密密麻麻的零件……一切就象一本读得滚瓜烂熟的书本，在他的脑海里飞快地翻过来，再翻过去。问号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又一个一个地被抹掉。那么，难道是偶然的？不，不能这样想。正因为是新产品，总会常常碰到一些新的，意想不到的波折，过去，在厂里已碰到过不少，解决了不少，现在，新的问题出现在面前，再去战胜它就是了。

“机器搞得不好，听说总结倒搞得不错。可是，技术不象写总结那么容易啊。”有人颇有感触似地说。说完，打了个哈欠。

陆群的脸红了，两只脚在地板上挪来挪去，总觉得搁的不是地方。他和梁国树年纪差不多，穿着一身淡灰的中装棉袄，脖子上围了一条咖啡色的围巾，显得比梁国树老成持重些。他并不怨恨个别说风凉话的人，甚至连看都不去看他们一眼。他只怨自己，为什么当初组织攻关小组时不多配备些技术尖子，而轻率地相信了刚从七·二一大学毕业的梁国树；轻率地同意他们到车间里去搞“群众运动”。设计，不是表演大合唱，而是小提琴独奏。现在，产品质量不过关，光总结写得漂亮，谁听？

“老谭，你把那份总结给我，我们回去再讨论讨论……”陆群微微皱着眉毛，向

谭俊伸出了手。

“不，老谭，你把设计图纸给我，我们在技术上还要向兄弟厂学习，继续攻关。但是，那份总结，还是放在你那里吧，这点信心我们是有的。”梁国树也伸出了手。他神色坦然，没有羞愧，没有烦躁，眉宇是那樣的开朗，目光是那樣的镇定。

“你们这两个人啊——”老谭和善地看了看小陆和小梁，又摇头又摆手：“不给，不给。我暂时也不想当裁判，让事实来当裁判吧。明天，我带了这台害‘感冒’的机器到你们厂来看门诊，今天先挂个号——总不会是不治之症吧！好，会就开到这里吧，大家早点休息。”他习惯地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忙连连收拾桌上散乱的文件：“喏，已经不早了，散会，散会。”

人们纷纷站起来，会议室里响起杂乱的椅子撞击声和脚步声。一个戴着琇瑯架眼镜的中年人走到陆群身边，连连摇着头说：“唉，我早就担心要出毛病，算得是挖空心思想办法了，想不到还是……”他就是马家骅，是机器的原设计人员。他刚才就坐在谭俊对面，谭俊却不认识他。当老谭问及设计人员时，马家骅的心慌得厉害，但他转念又想：反正现在是搞“三结合”，关我什么事？所以，梁国树站出来了，陆群后来也站出来了，他终于没有站出来。

二

新声无线电厂新盖的电视大楼巍然地迎门矗立着。别出心裁的建筑工人巧妙地把大楼宽敞的玻璃窗和淡绿的砖墙配成电视方格的图案，看上去醒目而大方，挺拔而俊秀。六层楼屋顶上，各种式样的电视天线宁静地伸向蓝得透明的天空，和远处晨曦中的电视塔遥相呼应。

这些天来，工厂的大门总是最先迎接

攻关小组的成员。由于急于要知道昨天局里质量评比会的情况，今天大家来得更早了。其实，人们并不是想知道对机器质量的具体评判，对于机器的质量，谁还能比这些处在攻关第一线的人更了解呢？他们亲手装配，亲手调试，亲手做各种试验，依靠集体的智慧，送走失败，迎来成功。他们是乐观的，同时，他们也有点焦急。革命的责任感在每个人心头燃烧，他们渴望早些听到预期的好消息。

因此，当梁国树把昨晚会议的结果说出来时，竟没人肯相信了。

“别去睬他，他是故意吓吓我们的。”中年女工石小娥整理着桌上杂乱的电子元件，看也不看梁国树。

“你骗谁！不可能。”一个青年艺徒坐在桌子上大声嚷道。

“谁骗你们，不信问……”这时，梁国树发现马家骅还没有来。“马家骅呢？”

攻关小组成员中就是马家骅没有来。细心的石小娥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脸，目不转睛地看着梁国树，开始有点相信他刚才的话了。马家骅是文化革命前夕进厂的一个无线电系大学生，文化革命中，正当广大工人群众奋起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热火朝天地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他却百事不问，一心背外文单词，翻国外技术资料，有人说他有事业心，可石小娥觉得他象个守财奴在为个人积累钱财。这次他设计的产品出毛病了，梁国树带领大家一起攻关，做试验时，他总是站在最外围漫不经心地看看，一下班就回家。后来，当攻关小组扎扎实实地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后，他劲头来了，甚至每天很早就来泡开水，扫地。因此，在石小娥眼里，马家骅是个神经过敏的“晴雨计”。

“在家里每台都经过试验的嘛？这个马家骅！”石小娥忽然责怪起马家骅来了，

“小梁说随便拿一台去参加评比，他后来还是横挑竖拣，偏偏拣了台最不争气的去了。”

“他还说，这就象过去考大学，情愿平时出十趟、百趟毛病，考试的时候，要保证万无一失。”青年艺徒说。

“他拣机器时，你们看见没有？”梁国树心里一动。

“谁也没细看，天晓得他是怎么拣的！”石小娥说。

“那待会儿机器来了再仔细查查。拣了台有毛病的去也好，正好暴露问题。昨天会上，兄弟厂确实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梁国树说着，拿出自己的工作手册。

石小娥走到梁国树身边，又担心地说：“机器‘感冒’倒不要紧，就怕陆群也‘感冒’。他本来抵抗力就不大强。”

“那么，我们‘三结合’攻关小组就连他的毛病一起攻。小娥师傅，我们反正相信实践，有错就改。机器终究是越搞越好的，人的思想也是这样。”梁国树说。

“对，我们要有信心，又要细心。”石小娥关照大家。

人们凑在一起讨论起来。

“吱扭”一声，淡黄色的车间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了陆群略带愁容的面庞，他手捏着门把手，却不进来。

“小陆，来得正好，我们一起商量商量。”梁国树说。

“啊哟，大家看，小陆吓得连我们攻关小组的门都不敢进了！”石小娥故意大声嚷着，手里却帮陆群搬了张椅子。

这一来，陆群只得走了进去。在平时，他也许会说：“小娥师傅的嘴比镊子钳还尖。”可今天没有兴致了。刚才，他在楼上技术组碰到马家骅，他对马家骅说：

“出了问题，我负主要责任。可技术上你得拿出办法来。”

“我……小陆，你想想看，这样攻关怎么行？七嘴八舌，七手八脚，七改八改，有几个读过无线电理论的！技术可是硬碰硬的。小梁也不过才读了两年七·二一大学。”马家骅一开口，就朝“三结合”小组身上喷口水，“我可不愿再这样搞下去了，得增加技术力量。不然，说起来是我设计的，我可……”他已经忘了，攻关后的新图纸出来后，他曾经嘴里说着：“这次主要靠小梁，靠大家……”手里龙飞凤舞地签下了设计师的大名。

“好的，你今天开始别下去了，我把小梁也叫上来。”陆群就这样下了决心。他觉得，已经到了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了。

陆群走到梁国树身旁，眼睛看着石小娥说：“大家不要紧张。出了问题，怪谁也没用。我平时对攻关小组关心得也不够。现在的关键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地把设计真正地定型。大家知道，下个季度计划排了五千台。昨晚评比会上倒数第一的消息象长了翅膀满天飞，生产组已经知道了。搞得不好，生产组要跟我们打官司的。”

青年艺徒吐了吐舌头。

“我早上碰到生产组的老王了，我对他说：‘你要是见了风就是雨地安排生产，当心做对立面噢。’”梁国树笑着说。

这时，上班铃响了。厂广播台也开始播音了。

“马家骅怎么还不来？”梁国树说。

“他在楼上，我叫他别来了。”陆群说。

“为什么？”梁国树问。

“小梁，”陆群一只手搭在梁国树宽宽的肩上，轻声说：“形势这么急迫，我看不能再在车间里泡下去了。”

尽管陆群的口气很婉转，梁国树的肩膀却猛地震动了一下。突然吗？好象也不很突然，在攻关小组成立之初，陆群就不大赞成下楼到车间搞“三结合”。他说，如今

技术组的成员大多数是年轻的大学生、复员军人、工人技术员，何必一定追求形式呢。梁国树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正由于马家骅没有充分听取工人群众意见，只相信洋本本，以致一放到车间小批试样就出了不少问题。攻关首先要攻克这种旧的设计路线的关。而且，对这批机器最有发言权的，也正是参加小批试样生产的车间工人。当时陆群是同意了。后来，在工作顺利时，他也说“三结合”小组好。可是，对着生机勃勃的春笋，赞美它的生命力的人，在一块石头压断了笋尖的时候，是不是还相信春笋会顶翻石块，长成参天的秀竹呢？不一定。也许，他还会在石头上踏上一脚呢，眼前的陆群就是这样。

梁国树站了起来，走到车间门口，拉上了车间电源的闸刀，刹时，各种仪器的红绿指示灯纷纷亮了。梁国树对石小娥招了招手说：“先把家里的机器搬上试验架，按着刚才讨论的内容做。”

石小娥和其他同志马上干了起来。

“小梁，你……不能一误再误啊！”陆群不安地说。

“让马家骅关门设计，是一误；如果再叫我们去关门攻关，那就是再误。小陆，你要好好想一想。”梁国树手里捧着一台电视机，停住脚步说。

“小梁，你不要意气用事，技术，可是硬碰硬的。”

“难道我们的机器是烧香拜菩萨搞出来的！”石小娥气恼地说。

陆群一愣。大家都沉默了，只听见墙上的广播喇叭在响：

“……采取‘三结合’攻关，是我们这次较好地取得攻关胜利的主要经验，工厂设计一定要坚持这个方向。”这是梁国树坚定有力的声音。原来，广播里正在放上星期全厂学理论、促大干经验交流会的发言录音。

青年艺徒朝陆群瞪了一眼。陆群有点火了，自语道：“也不看看是什么日子，还唱这种高调！”他眼睛在屋子里上下转了转，找到了广播开关，就走上去“喀哒”一声关掉了广播。

他的手还没来得及放掉开关的拉线，梁国树早伸手上去，又是“喀哒”一声，广播又响了。他的手紧紧拉着开关的拉线不放，两眼直盯着陆群。陆群觉得，他那微微



扬起的浓眉下的一双大眼中，似乎有照人心腑的火光在闪耀，那里燃烧着对事业的信心，和对陆群的愤慨。陆群没有说什么，把脸别过去了。

“吱扭——”车间门开了，生产组的老王走了进来，边走，边把手里的一张图纸挥得“哗哗”响：“小陆，怎么搞的？这张图纸马家骅不肯签字，到底要不要发下去加工？”

老王拿着的是一张新增加的零件图，金工车间已经在为下个季度的五千台电视机加工结构零件了。

陆群不看图纸，只是说：“再这样搞下去，谁敢签字！我也不敢对机器的质量摆肩膀了。”

老王呆住了：“喂，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梁国树脱下工作手套，接过图纸看了看，图纸上画的是只结构零件，跟机器的电性能根本没啥关系。梁国树对石小娥说：“小娥师傅，这只零件不是根据你的设想画的吗？你来签。”

“我？”石小娥一怔，“马家骅他……”

“车子还没翻，这匹‘马’就先滑脚了。”青年艺徒说。

“车是翻不了的。我们要象王国福那样，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梁国树说。

“我不怕，我签。就是我的两个字呀，难看煞了。”石小娥撩起工作服擦了擦手，郑重地拿起钢笔，在图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梁国树接过图纸，仔细看了看，又高高地举起来，象举起一面旗帜：“设计师：石小娥。好极了！”他兴奋地转身对陆群说：“小陆，一个在流水线上操作了二十多年的普通女工的名字，签上了设计图纸。这在我们厂，是桩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啊。”说着，他也郑重地在图纸的审核一栏里签上了名。

然后把笔递给陆群：“怎么，敢不敢签？”

陆群不自觉地接过笔，一支笔真有千斤重啊。看，靠了石小娥这样的人搞设计，怎么会不出问题？怎么能发挥技术员的作用？他又一次下了决心：“小梁，不要磨了，有话以后再说，你上楼，我签字。”

梁国树惊愕地睁大了眼睛：陆群啊陆群，你是革委会成立后代表工人群众进驻技术组的新干部，可你现在想的，说的，做的，都活象有文化大革命前旧技术科的阴魂附在身上呢。这正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活生生的反映啊！他想了想说：“小陆，没有想到，一点点质量问题会使你这样慌了阵脚。我的想法很简单：不完成攻关任务，我是不回技术组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觉得，我必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好岗。这里是我的哨位。”

“哗……”掌声如雨。这是广播里在为梁国树的发言热烈鼓掌。

广播继续在放：“……下面，由技术组长陆群同志发言。”

陆群的脸色变了。他把笔一放，拔腿就跑。

三

一辆草绿色的小吉普车开进了新声无线电厂，局党委副书记谭俊跨出车门，抬头看着挺拔的电视大楼，双手朝后一背，站住了。大楼的露天晒台上，左右翘出两只高音喇叭。喇叭里正在广播的文章吸引了谭俊。到了基层，别忙找人，先看看大字报，听听厂里的广播，这是文化大革命带给老谭的新的习惯。他称这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广播员充满了热情的声音在工厂上空回荡：“……昨天，在局质量评比会上，我们厂送去的一台机器扛了倒数第一的牌子。

原因还未查清。我们觉得这不是偶然的。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不断碰到各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挫折。我们‘三结合’小组完全有信心战胜前进路上的一切困难。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三结合’只应扩大，不能缩小，更不能走过去依靠少数人关门搞设计的道路。我们欢迎全厂同志给我们支持和帮助，我们决不辜负同志们的期望……”

……突然，喇叭里发出两个人争吵的声音：

“我不同意！”

“让全厂同志讨论嘛。”

老谭听出前者是陆群，后者是梁国树。广播被打断了。谭俊没有想到，昨晚的评比会如此迅速地在厂里酿成一场风波。这是多么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习惯地眯起眼睛，脸上露出一丝赞许的笑容，轻声自语道：“我同意。”然后转过身来，从吉普车里搬出一台电视机，走进了大楼。

装配车间里，石小娥象个细心的护士，在一排电视机前巡视。明明光线很好，却开了三支日光灯；明明是春寒时节，却有两只电风扇对着墙角吹；那个青年艺徒坐在一旁，象玩玩具似地扳着手枪电钻，故意发出“沙——沙——”的马达声。这一切都是在考验电视机是否会因外来电气干扰而“感冒”。

“看急诊。”老谭抱着一台电视机进了车间。

石小娥连忙迎上去接过机器，一面说：“可来了！你看，家里的机器台台都稳定，偏偏送出去的这台出了毛病。”石小娥说着，马上着手打开机器，准备检查。

“那么，是偶然的了？”老谭拍拍衣裳，坐下来，一面端详着机器。

“有些人本来就不相信‘三结合’，即使是偶然的，人家看来，也是必然的了。楼上

有个别人，‘小广播’可刮得厉害呢。”说到这里，石小娥指了指挂在墙上的广播喇叭：“刚才，我们写了篇文章，小梁送去广播了。小梁说，要用大广播去管住小广播。”

“啧啧，我听到了，很有意思。”老谭连连点着头。

原来，陆群刚才听到广播里要放他的发言录音，转身就一脚直奔广播室，心急慌忙地“笃笃笃”直敲广播室的小窗口。

“咯笃——”小窗开了。没等广播员开腔，陆群就连连喊：“关掉！听见没有？把广播关掉。”

“为什么？”广播员头一偏，明亮的眼睛直朝陆群翻。

“广播也不翻翻黄历，‘三结合’攻关小组出毛病了，你再这样广播不是存心触霉头么？快，快关掉！”真急坏了陆群！偏偏这时候，广播里陆群的声音在说：“从这次攻关，我也看到了‘三结合’的好处……”

广播员一时摸不着头脑，但她看到这位技术组长急得额上汗都出来了，这才敏捷地扳了一下转换开关，关掉录音机，再放上一张唱片。然后开门让陆群进去，想听他说明具体情况后再决定是否继续播放录音。陆群于是定心地向广播员说起昨晚评比的事。

正说着，又有人“咚咚”地敲门。进来的是梁国树。梁国树把一张报告纸送到广播员面前：“广播员同志，我们想广播一篇文章。”

广播员看了，把辫子朝后一甩笑着对梁国树说：“嗨，有劲！针锋相对。我支持。”

陆群摇头苦笑：“小梁啊，你……”

梁国树友好地扳着陆群的肩膀：“小陆，请你相信我们……”

广播员清了清嗓子，等唱片放完，关掉唱机，扳上话筒开关。以后，便是老谭听到

的了。

在老谭听广播的同时，楼上技术组办公室的窗口，马家骅也竖起了耳朵在听。这个平素胆小怕事的大学生，一听到攻关组长和技术组长为了他设计的产品吵起来，而且吵到路线上去了，心“别别”直跳。昨天晚上以来，他一直在设法安慰自己：过去的设计有问题，算我的责任，我闭门造车。可现在是‘三结合’攻关，梁国树是攻关组长，图纸经他审核，陆群批准的。再有问题，能怪我吗？现在，听到攻关小组把这个问题上纲上线，多少有点发慌了。因此，他没有多想，就急急忙忙下了楼。走到装配车间门口，正好碰上梁国树和陆群并肩走来。

“小陆，我跟路线斗争不搭界，我只是个技术员。”马家骅有点急，眼镜的玻璃闪着白光。

“你只要技术上拿出办法来，没你的事。”陆群没好气地说。

“马家骅，你今天怎么不来了？作为一个‘三结合’小组成员，心可要和大家结合在一起，要把心思放在集体的事业上。不要患得患失，被一个私字蒙住了眼睛啊。”梁国树真诚地说。

马家骅楞了楞说：“我，我难道没有用心思吗？……老实说一声，要不是我，昨天晚上还不知要出什么洋相呢。”

“怎么？”梁国树眉梢一动。

“实话告诉你，为了评比，我把厂里一台进口样机上的几个零、部件都拆上去了！要不然……”马家骅愤愤不平地说着。他说的是实话。他在攻关后的新图纸上签了字后，听说要评比，那几个字就象虫一样咬他的心。攻关中他个人没有付出扎实的劳动，对攻关的成果，他又怀疑了：万一出了毛病呢？于是他灵机一动，想了个调包的办法。

“哎，你怎么早不说？”陆群跺着脚说。

“你呀你！那是国外好几年前的产品啊！你换了哪些东西？”梁国树紧紧追问了一句。

“我……换了……”马家骅说着，内心感到惶恐起来。他看见梁国树嘴唇闭得铁紧，宽厚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两道锐利的目光直瞪着自己，好象马家骅的脸不是脸，而是一只出了毛病的电视机的屏幕。

梁国树是够冒火的了。不错，他是在仔细思索马家骅的毛病。人不象机器，可以随便拆换零件，可是，在马家骅的头脑里有着不少资产阶级思想，需要彻底地脱胎换骨。不然，他本身就会成为影响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坏零件。梁国树意味深长地瞪了陆群一眼，意思是：象马家骅这样的人，多么需要到工人群众中去脱胎换骨啊，而你却拼命把人往楼上拉。上楼当然是可以的，可是，世界上哪一座坚固的楼房不是建立在厚实的土地上？最厚实的土地就是广大工人群众啊！

“马家骅，”梁国树的声音并不严厉，可是马家骅却感到是如此地震动：“有些人说，技术是硬碰硬的。我看，一个人的思想更是硬碰硬的，如果我们的思想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机器的线路也会接错头，硬碰硬的技术问题也会看不清楚。”

“难道……不会的，不会的。”马家骅无力地申辩着。

就在这时，车间里响起一片吵嚷声：

“真该死！是谁换上去的？”

“一定是马家骅！”

“这家伙！老毛病又发了！”

原来，石小娥他们在检查老谭送来的那台机器时，发现了马家骅的那个可气又可笑的调包。

“走，到车间去看看去。”梁国树一阵风似地奔进车间。

陆群和马家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话来。

四

当天晚上，装配车间的机架上，整整齐齐地放满了电视机。一幅幅测试图像象贴在荧光屏上一样稳定。

除了攻关小组的成员，技术组的同志都下来了。下午，谭俊又打电话通知昨晚参加评比的各兄弟厂代表，前来参加这一次现场评比。

陆群站在机架旁，质量问题的包袱算是放下来了，思想上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生活真会捉弄人，虽然是一场虚惊，可是这场虚惊，却象镜子一样，照出自己思想上的污垢。

马家骅坐在最后一排。他又羞又恨，整整一个下午，他的脸都在发烧。名利熏心的人啊，你永远是这样惶惶不安。

“巧事。”“原来是偶然的……”人们也在议论。

事情是带有偶然性。对马家骅来说，这却是他的世界观的必然表现；对陆群来说，他错把这偶然的生事故，看成是“三结合”小组的必然结果；而梁国树，则始终

觉得，新生事物遭受到任何偶然的挫折，都有它出现的必然性，而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则是不可阻挡，无法抗拒的。

是啊，生活中常有偶然的事发生，不过，但愿我们的同志不要等闲视之。千里铁道线上，烈马惊车，总是偶然的吧，可是欧阳海舍生向前，挽千钧于一发却是必然的；繁华的南京路边，捡到一分钱，也该是偶然的吧，可是，好八连的战士把它严肃地交给指导员却是必然的；……偶然性常常把问号推到我们面前，却要我们革命战士用世界观作出毫不含糊的，必然的回答！

电视节目开始了。屏幕上红旗飞卷，播音员洪亮有力的声音正在播送毛主席的一段教导：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梁国树坐在流水线上。他一双大眼睛得圆圆的，凝神注视着电视屏幕，心情非常激动。他仔细体会着毛主席的教导，从二十四小时里发生的偶然事件中，想到了许多带有必然性的大事。

他深深地、深深地思索着。

（插图：邓泰和）



钢城曲

献给领袖毛主席

一簇钢花千首诗，
一股红浪万支曲，
篇篇颂歌抒衷情，
献给领袖毛主席！

(钟 颂)

毛主席健步登炉台

十里钢城钢花开，
十里人流旗如海，
十里红光迎朝阳，
毛主席健步登炉台。

毛主席健步登炉台，
咱们工人笑颜开，
十里钢城金灿灿，
无限幸福暖胸怀。

无限幸福暖胸怀，
夺钢战场炉前摆，
《鞍钢宪法》指航向，
踩烟踏浪战炉台。

踩烟踏浪战炉台，
祖国要钢咱们来，
四海风云胸中装，
咱要炼出一个新世界！
(韩怡同)

十里钢城齐沸腾

熊熊炉火舞战旗，
排排钢包挂红灯，
党中央发出战斗令，
十里钢城齐沸腾。

班前会上学理论，
钢人铁马齐上阵，
料机托起千吨矿，
高产指标直线升。



你追我赶闹竞赛，
豪情推着钢浪滚，
出钢钟声传喜讯，
吊车举着捷报奔。

钢铁工人要大干，
穿烟踏火冲天劲，
钢花迎着大庆花，
喜报飞向天安门。

(王晨湖 陈镇洲)

映红祖国好山水

取出钢样细分析，
满心喜悦眉上飞，
又是一炉优质钢，
映红祖国好山水。

(仲昌佐)

炉前工赞

铁流奔呵钢流涌，
乐煞欢腾炉前工。
昨天班班破纪录，
今日组组立新功。
党呵，把担子再加重，
咱们越战心越红。

多轧一吨钢板，
造出巨轮乘东风；
多产一批钢材，
社社铁牛呼隆隆；
多炼一炉钢水，
铸成铁打江山谁敢动！



上钢一厂诗选

金花跳跃映千里，
笑声震得地摇动。
《鞍钢宪法》亮胸中，
个个勇当主人翁。



战斗在火海铁峰，
怎能不对铁产生感情。
在咱们的队伍里；
有多少姓“铁”的名称——

“铁梁柱”是党委书记的大号，
“铁肩膀”是青年炉长的爱称，
女铸工高举“铁姑娘”战旗，
老锻工永葆“红铁锤”的青春。

开天车的徒工刚满师，
夺钢大战中干劲倍增，
吊起高产指标飞九霄呵，
大家封她为穿云的“铁鹰”。

大千快上争贡献啊，
咱们再加千倍勇。

(谷亨利)

铁 人 队 伍

王 鲁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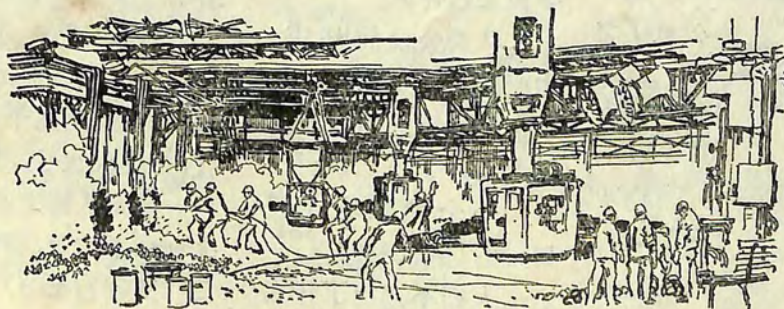
呵！大庆红旗在这里飞卷，
十里钢城铁人成群。
红太阳照亮革命熔炉，
多少闪光称号在烈火中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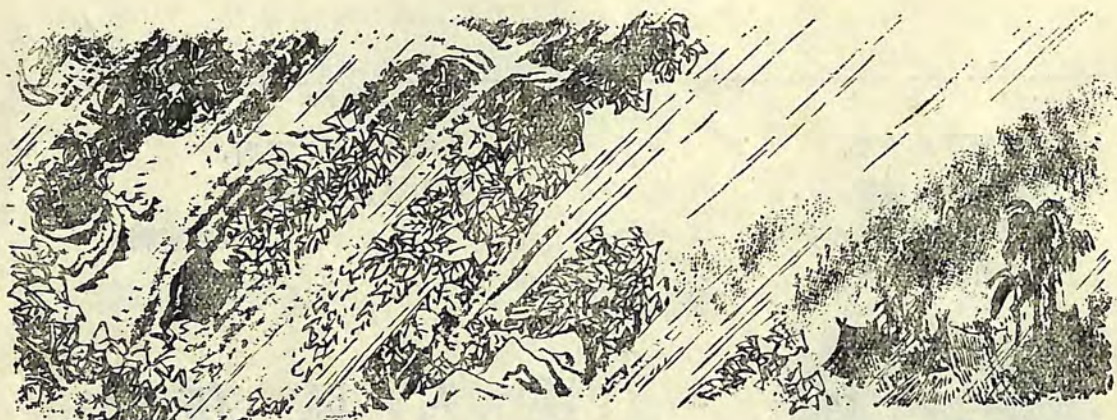
我们的队伍是出鞘的钢刀，
狠斩私有制千年葛藤。
我们的队伍是一把巨锤，
定要把新世界锻成。

铁！工人阶级特有的个性，
百折不弯，万吨能顶。
无产者双臂就是铁轨，
让时代列车向共产主义飞奔！

夺
钢

高
云





山寨钟声

雨 煤

在山里，差不多每个寨子都挂着一个钟。有用半截铁轨吊着的，有拿马车轮圈拴着的。这种钟，敲起来铮铮响，一传好几里。社员们开会学习，出工收工，离不了它。

有人说，山里的钟象一支号，召唤人向前。

今晚，小罗寨生产队的队委会，为了钟的事，发生了一场小风波。事情是这样的：

队委会议将结束，生产队长蒙龙正要宣布散会，竹楼的门“哐”地被人闯开了。

一个姑娘堵在门口，问：“队长呢？”

人们不知出了什么事，不约而同地盯着她

看。灯光下，姑娘一双大眼扑闪扑闪地在人面前搜寻，圆脸庞涨得通红，胸脯一起一伏。显然是小跑来的。

“出啥事了？”蒙龙队长问。

“队里的钟，挂不挂？”姑娘说。

“就这事？”

姑娘点点头。

蒙龙队长松了口气，拿手整一整头帕，说道：“吓我一大跳，我当是火烧寨子哩。钟，上回不是说啦，眼下队里没有。”

“要是有了呢？”姑娘继续问道。

蒙龙队长迟疑片刻，慢吞吞地说：“啊呀，经过文化大革命，群众自觉性都高啦，用不着象以往那样，催出工了。”

“这话不对，难道敲钟是为催人出工？”姑娘说：“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有社会主义的朝气。队里几十户人家，山上山下住的都有，打钟象吹号，听着能增强集体观念哩。”

蒙龙队长无言可驳，很勉强地说：“那么大家不忙走，将就说一说吧。”

队委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钟还是挂的好，听着钟声有劲；有的说，

队里一时找不着铁家伙，不挂也能凑合过去。

意见不统一。

坐在一旁的“贫协”组长龙嘎大爷，沉不住气了，他把烟杆往腰里一别，喻声喻气地说道：“我看，这钟早就该挂了！”

一句话，说得众人不再吭声。蒙龙队长也知道，只要是龙嘎大爷表了态的事，众人不会再有意见。当时，他嘴上不说，心里却很不安逸。暗想，一个黄毛丫头，当了几天的妇女队长，就管东管西地叽叽喳喳起来。为一个钟，几次三番在屁股后头唠叨，哼……他手一摊，冲着姑娘说：“你又不是不知道，队上钟早丢了，拿啥挂？”

姑娘胸有成竹地回答：“马车轮圈……”话没说完，蒙龙队长打断她的话，说：“哼，想得脱辙，圈呢？莫非现拆新轱辘？”

姑娘顶了他一句，说：“我说要拆新的了？原先的圈还在嘛。”

一听这话，队委们急问：“在哪里？”

姑娘说：“乌七家。”

“啊？！”众人象吃了一颗炮仗，心里炸开了，“这狗地主，怎么会落到他家去了？”

蒙龙队长将信将疑，问道：“你咋知道在乌七家？”

姑娘听了十分生气，说：“你不信，去挖，在火塘底下。”

蒙龙队长还想说什么，龙嘎大爷忍不住了。他冲着蒙龙吼道：“你呀，亏你还是个队长哩，这阵子你替谁在当家？哼，我看哪，得把钟挂在你脑壳里，敲打敲打才行。”

蒙龙队长一个劲地抽烟。

姑娘说：“我提议，明天开社员大会，挂钟，斗乌七。”

“同意，”队委们说，“钟找到了，小罗寨的号，又响啦！”

队委会一散，姑娘领着众人，朝地主乌七家走去……

姑娘名叫玲娣，二十三岁，是上海知识青年，来小罗寨插队落户五年了。

小罗寨是个苗族山寨，这对从小在黄浦江边长大的玲娣来说，感到陌生而又新奇。初来山寨，玲娣十分高兴，她遇事就问，见到啥就打听。刚来那天，寨上贫下中农抢着帮她扛行李，走到山寨口，玲娣见枫香树下吊着一个铁圈圈，便问：“树上吊着的是啥东西呀？”

当时，龙嘎大爷笑着对她说：“你去敲一下就晓得啦。”

玲娣真的跑了过去，拿起拴在上面的小钉锤，使劲敲了几下。顿时，山谷里回响着一阵“噹，噹，噹”的洪钟声。钟声传到寨子里，不一会儿，家家竹楼里，木屋中，走出了男男女女一大群。有打锣的，敲鼓的，吹笛吹笙的，热闹异常。玲娣从未见过这场面，又惊又喜，她望望钟，望望龙嘎大爷，有点不知所措。

龙嘎大爷笑着对她说：“这是贫下中农热烈欢迎你们来山里扎根哩。”

玲娣和她的伙伴们，被苗族社员诚挚、朴实的热情感动了。玲娣激动地代表着伙伴说：“我们一定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蒙龙队长一听，乐了，他说：“上海娃到我们山里来落户，开天劈地头一遭。山里暂时吃苦点，那没啥，过几年你们看吧，小罗寨的日子啊……”

赶车的麻老六接上话说：“芝麻开花，节节高。”

蒙龙队长一阵哈哈大笑。

玲娣问龙嘎大爷：“树上挂的这铁圈圈，敲起来声音真响，是啥东西呀？”

“钟嘛，”龙嘎大爷说，“是个马车轮圈。”

“哪来的？”

“从地主手里夺的。”

玲娣听了更觉得新奇了，她不太理解。又问道：“夺的！这个也要夺啊？”

龙嘎大爹告诉说：“土改分浮财时，地主乌七使坏心，抗拒运动。半夜三更，他把家里一辆马车砸了。他想不让穷人分这车，哼，砸坏了也要分，这是穷哥们的财产嘛。我们‘农会’斗他时，把乌七破坏的车圈挂在这棵树上展览，让大伙儿看看地主阶级的黑心肠。”

“啊呀，都是过去的事了，提它做啥。”蒙龙队长在一旁说。

“要讲。”龙嘎大爹说，“后来，每次斗地主，我们边斗边敲这圈，乌七听到圈响心就抖。地主越怕，我们越敲，久了，就拿它当钟敲了。”

玲娣听了很受教育。当下，她对龙嘎大爹表示：“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钟，敲它一辈子，响到共产主义。”

龙嘎大爹十分满意，笑着说：“你来小罗寨头一天，就敲它了，往后啊，得由你们年轻人接着敲，永远响在心头。”

小罗寨的钟，敲得小罗寨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钟声里闹土改，分田地；钟声里组织起来，掀合作化高潮；五八年，钟声又伴随大跃进的号角，小罗寨社员群众，欢欣鼓舞地建立了人民公社。钟，越敲越响，路，越走越宽，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使小罗寨人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可是，这一年多来，小罗寨的钟，没有以前响了。钟，还是那口钟，敲钟的还是蒙龙队长。社员们渐渐地看到，敲钟人劲下得小了，有时胡乱打几下，有时还忘了打。一股跑城市、做买卖的风，在寨子里刮了起来。

这年，山里旱情相当严重，但挑着自留地的蔬菜，到市上卖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抗旱的劳力没有很好组织起来，粮食产量跌下一大截。

年底分配时，蒙龙队长笑咪咪地对众人说道：“今年的收入又增啦。明年哪，嘿嘿，还要往上增点。”

龙嘎大爹把烟袋磕得响响的，不满地说：“今年的粮食减啦，照这样下去啊，明年还要往下减。”

“那是有旱灾，”蒙龙队长说，“就算有灾吧，社员生活比去年好，花钱更不用说，哪一家的存折不是几百……”

“国家呢？”龙嘎大爹打断他的话，生气的说，“你为国家创造多少贡献了？家家有存款不假，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儿。可有人哪，这年把富得快成老财啦。”

这话刚落地，麻老六脸上发起烧来。社员们也指指划划地议论起来。

玲娣这时问蒙龙：“队长，整党建党那年，小罗寨的旱象有没有今年严重？”

“那还用说，百年未遇的大灾情，当然比今年严重。”

“对啦，那年你领着大伙儿挑水抗旱，社员肩膀挑肿了，扁担挑断了十几根。你眼也熬红了，嗓子也沙哑了，结果呢，百年未遇的大旱，抗来一个大丰收。今年呢？旱象没那年重，为啥粮食产量比那年低？”

这一问，把蒙龙队长问哑了。

麻老六见他那副尴尬相，忙说：“啊呀，一个生产队两、三百口子，不容易领导啊，要不是蒙龙队长两条腿走路，一手抓副业，一手抓农业……”

他话没讲完，一个社员嘲弄地打断麻老六发言：“又是两条腿，又是两只手，你是在说你的那匹马吧。”

社员们听了哄堂大笑。蒙龙队长盯了一眼麻老六，把手一挥，走掉了。

寨上的山花又开了，春耕工作开始忙起来。这天早上，玲娣帮队里“五保”户龙

老奶挑水，在寨口碰着了麻老六。他牵着一头大水牯往场坝方向走去。

麻老六是个富裕中农，地主乌七的外甥。他从不好好参加劳动，仗着城里人熟关系多，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油嘴，把蒙龙队长虜得螺螺转。听说，麻老六向蒙龙队长打了保票，要把队长的大娃子，搞进县农机厂当工人哩。

为麻老六赶车的事，社员中不少人反映，玲娣也曾跟蒙龙队长闹过矛盾，不同意把车交给麻老六。蒙龙队长却说：“搞副业，麻老六有一套，换别人，谁有他挣的多？”

“名为集体，私下搞个人单干，这算哪一套？”玲娣针尖对麦芒地说。

“啊呀，好猫还有嘴馋的时候哩。看主流嘛，人家一年为队上挣几千块副业款，这对大伙都有利嘛。”

玲娣不同意这看法，说：“这是炮弹上裹一层钱，危险。几张票子，就会把集体引向资本主义。”

蒙龙队长若无其事地说：“未必这么严重。大权在我们手里，谅他麻老六也没这个本事。一个跳蚤顶不起一床被。”

“麻老六手头是没权，可掌权人照麻老六的主意办事，那还不一样！”

蒙龙队长一听玲娣这个话，可发了火。

此刻，玲娣见麻老六牵着牛朝场坝方向走，心里纳闷地问：

“老六，山上嫩草多的是，咋往场坝去？牛，不该你喂嘛。”

麻老六见是玲娣，便笑着说：“嘿嘿，算这水牯时运好，要离开寨子啦。”

“咋了？”

“到时候你就晓得啰。”

玲娣越发奇怪，便半开玩笑地说：“你不告诉我，不让你走。”

麻老六炫耀地说：“一头牛换两匹马，

这盘小九九才值得哩，太划得着了。”

玲娣听了吃了一惊，紧问：

“拿这条水牯去换马？！”

麻老六点点头，说，“一换二，赚哩。”

玲娣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道：

“真的？”

“我还能骗你，真的。”

“谁决定的？”

“队长。”

玲娣心想，队里现在已有六匹马了，而牛只有五头，眼看就要春耕大忙，虽说大队有一台拖拉机，那只能犁大坝子里的田，小块的梯田坡土，还得靠牛。少一头牛，等于少一仓粮食啊。玲娣话中带刺地问麻老六：“要那么多马干啥呀，拿它耕地还是犁田？”

麻老六摇着脑壳，笑着说：“你哪里晓得哟，妹子，老牛累断骨，抵不上马儿一里路。只要大车轮子一转，社员荷包头就硬扎啦。”

玲娣生气地说：“农村以农为主，不能副业为主。减少耕牛，扩充马车，方向有问题。”

“啊呀，啥问题哟，吃粮靠集体，花钱也是靠集体嘛，赶马车是集体副业。”

“那是一块招牌，”玲娣顶了他一句，“牛是队里的财产，不能私自处理。”

“谁私自处理了？队长同意的嘛，”麻老六见玲娣态度很坚决，想把她支走，说，“不信，你去问。”

“队长同意也不行，这要经过全体贫下中农讨论。”

麻老六怕缠久了误事，便堆着笑，装出很神秘的样子，说，“玲娣呀，你咋这样愁，一头牯牛换两匹马，好比拿糠换米，是我们队沾便宜。我保证，要不了好久，重新买条牛回来，净赚两匹马。我老六办事，还能叫集体吃亏！放心，妹子。”

麻老六的油嘴没把玲娣哄住，她把水桶往路当中一放，严肃地说：“哼，拿糠换米，说得好听，这是拿社会主义去换资本主义！”

“哟，妹子，这顶帽子可戴不上我脑壳。我老六一不在党，二不在朝，一个小小百姓，上面指东，我不敢往西，只不过为队里赶个车，跑个腿，哪有这么大的力量哟。”说着，他吆牛就要走。

玲娣往牯牛前面一站，说：“今天你休想把水牯赶走。”

麻老六一看，急了，说：“你算队里的老几？管这闲事！”

“我是队里的社员，要管。”

“是队长管你，还是你管队长？”

玲娣毫不示弱，说：“是社会主义管资本主义！”

麻老六气坏了，吼道：“你，你，你一个知识青年，别忘了是接受再教育来的，照这个表现，一辈子也别想抽调出寨。”

“哼，你算说对了一半，”玲娣轻蔑地说，“我来到小罗寨，从没想过要离开，根子扎定啦。要说接受再教育，也绝不是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是学习贫下中农的好品质，自觉抵制资本主义！”

“你……”麻老六气急败坏，甩起一鞭，吆着水牯就走。

玲娣坚决不让，两手抓住牛角。

麻老六拚命打牛，赶着要走；玲娣死劲抵住，不许牛走。一个赶，一个抵，把大水牯惹得“哞哞”地吼叫起来。

出工的社员群众闻声赶来，见玲娣与麻老六在“顶牛”，忙问：

“咋回事啊，玲娣？”

“老六，不许打牛，伤着人！”

玲娣一边抵，一边大声对众人说：“麻老六要牵牛去换马，搞资本主义经营！”

“这怎行，牛是队里的宝，不能换！”

“谁叫他换的？发疯啦。”

“……”

大伙儿议论纷纷，都帮着玲娣说话。麻老六见人多嘴杂，自知扳不赢玲娣。便扔下牛鞭，说了声，“我找队领导去。”背起手走了。

玲娣不理麻老六，自顾把大水牯吆进栏，又割了一背兜嫩草，撒了一把盐在上面，倒进栏圈喂了牛，她才掸掸身上的土，便去找蒙龙队长。

玲娣推开门，队长不在家。又到田间地头找他，也没见。有人说：“被麻老六喊走了，人家嘴油，碗里也油啊。”

玲娣想赶到麻老六家，半路上，碰上了龙嘎大爷。

“哪去呀，玲娣。”

“找蒙龙队长，你见他了吗？”

“我也正找他哩。换牛的事我听说啦，真不真？”

“真的哩，大爷，我就为这事找他。”

龙嘎大爷生气地说：“太不成话啦，梁不正，楼必歪。他是被麻老六的票子糊住眼啦。”

“听说他在麻老六家……”

“唉，跟黄鼠狼打成堆堆了，痛心哪，玲娣。麻老六是什么人，他会为集体着想？”

玲娣说：“大爷，听你摆过，土改时蒙龙队长可积极哩，咋现在……”

“变了！”龙嘎大爷打断她的话，“那阵他跳上斗争台，两眼直冒火。地主乌七见着他两腿象筛糠。可这阵，他，变了。”

“大爷，你说麻老六背后会不会有人？”

“你说谁？”

“乌七。”玲娣说。

“啊呀，和我想到一块啦，”龙嘎大爷眼睛一亮，说，“我早看出这里面有板眼。”

“有人见麻老六常往乌七家跑。”

龙嘎大爷生气的说：“别看这老狗表面

上湮下去了，暗地里使坏主意哩。”

玲娣说：“他们想把蒙龙队长往资本主义道上推，哼，我们就要拉蒙龙队长朝社会主义路上走。”

“说得好，玲娣，要打躲在暗处的狗。”

这一老一少，在田埂上边走边摆，社员们见了，高兴地说：“这爷俩，活象枫树上的钟和锤，一个敲，一个响。好刀遇上好磨石，锐哩。”

晚上，玲娣正在灯下选学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准备明天政治夜校上课时学习。有人推门，说：“妹子，睡啦？”

玲娣开门，进来一个中年妇女，手上的银镯子和耳上的银环，叮铃啷啷地响。她是麻老六的女人。玲娣奇怪地问：“你有什么事？”

麻老六女人一扭屁股进屋了，快要拖到地的褶裙，象金鱼的长尾，摆了一阵，坐下了。她装着很生气的样子，对玲娣数叨说：“唉，我那鬼老崽，成年八辈子没给我买件东西，前几天，不晓得那股筋胀了，替我买了件褂褂，你看，”她边说边打开一个小包袱，取出一件水红色的衬衣，“我这么一把年纪了，咋穿得出去？这鬼老崽做事哟，唉……”

玲娣听了，十分纳闷，没等她过意来，“金鱼尾巴”又摆到玲娣床前，说：“我没法穿，放着朽烂了可惜。想到你是上海妹子，穿它挺合体。成色好哩，玲娣，是你们家乡货。看，领子背后印着大洋楼的布条，甲等品。”

麻老六女人抖开衬衣，要给玲娣比试。

玲娣心里象吃了只苍蝇，十分恶心。暗想，你是看错人头吃错药了，这定是麻老六的鬼把戏。她本想发一通火，把麻老六女人轰走。忽然灵机一动，故意说：“多少钱哪，怕有十几块吧？”

“啊呀，说到这里去了，一件褂褂值几

个大钱！快莫说了，来，试试。”

玲娣拿手一挡，问：“是老六叫你送的吧？”

女人眯起眼，心里一乐，说，“是哩。”

“他腰包头不少钱哪，十几块钱送人，都不当回事，真阔！”

麻老六女人的脑壳象木头做的，她一点也没察觉玲娣的神色，竟情不自禁地把麻老六教她的话对玲娣说：“妹子，我家老六说啦，往后男人们的事，少管。户有户主，队有队长，何苦操那份心。这，有你的好处啊……”

听到这里，玲娣把脸拉下来了。说：“衣服留在这儿，捎句话给老六，叫他准备准备……”话未说完，麻老六女人急问：

“准备啥呀？”

“准备检讨，准备交代。”玲娣一字一句地说。

“哟——”麻老六女人尖叫一声，抱起衣服，调转脑壳跑了。……

自从蒙龙队长对敲钟心懒劲无之后，玲娣接过了打钟的差事。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钟敲得铮铮响。社员群众听了，心头说不出的振奋！

乌七听到钟声，心里象猫儿抓，不安逸。他找到麻老六问：“老六啊，这两天谁敲钟？不象是蒙龙，敲得震心疼。”

“还有谁哟，玲娣那小崽，积极哩。”

乌七把干瘪的手杆朝后一背，心烦地说：“听这响声我这心里……恨，牙巴骨就痒，那圈，还是我大车上的哩。”

“好汉不提当年勇，翻那陈芝麻烂谷子干啥呀。说句良心话，舅，这年把你也该知足了，换上旁人当队长，我看你呀……”

“嘿嘿，”乌七奸笑一声，说，“靠的就是那块招牌嘛。老六啊，乘蒙龙没心敲钟的当儿，何不……”

乌七对着麻老六的耳朵，嘀咕了几句。

麻老六说了声“要得”。

第二天早上，玲娣跑去敲钟，走到树底下，她愣住了：挂在树上的钟不见啦！

寨子里象滚开了锅。

有的说是淘气的娃崽玩耍，把钟卸走了；有的说是那个懒汉怕出工，把钟藏起了。一时间议论纷纷，说法不一。

蒙龙队长听了把手一摆，说：“算啦，算啦，丢了也省事，没钟就不敲，发挥自觉性。”

龙嘎大爹白了他一眼。玲娣心里直犯疑。晚上，她对龙嘎大爹说：“我看这里面有文章。”

龙嘎大爹同意玲娣的看法。

玲娣又说：“丢了树上的钟，可不能丢头脑里面的钟！”

龙嘎大爹连连点头。

钟虽然不见了，玲娣的警觉性却比以前更高。这天晚上，政治夜校上课前，玲娣对大伙说：“今晚学习内容是，理论结合实际，联系队上失钟、换马的事儿议论议论。”

一提钟和马的事，社员们热烈谈论开了。

“春耕大忙正要用牛，偏偏拖牛去换马，这不存心要破坏集体经济呀！”

“哼，这是从火塘里往外扒煤，想熄火。”

“……”

坐在一边的麻老六，一见这架势，知道不妙，这个“实际”联到自己脑壳上来了。他借故上茅厕，梭回家去了。

蒙龙队长坐在草墩墩上，一个劲地抽烟。他心中很不高兴，寻思道：让你玲娣当夜校辅导员，是叫你教社员学点文化，唱个歌子学段戏什么的，怎么倒开起社员大会来了？心里窝了气，嘴就往外冒，直捅捅地说：“别联系这联系那的，换马是我同意的，当着这个社员大会，就联系我吧！”

有个后生见蒙龙队长这个态度，很不服气，说道：“你同意的又咋个，这么大的事，不跟社员打照面，为啥主观决定？”

“这就是路线问题。什么牛换马，一换两，明明是往资本主义道上走嘛。这么大的事，你私自作主，到底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了？”

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对着蒙龙队长提意见。蒙龙气得站了起来，说：“我是啥阶级呀，是富农还是地主？说嘛。”

“你莫吼，”玲娣也站起来说，“不错，你是贫农，可你被人牵着鼻子往资本主义道上走！”

“你……”蒙龙把烟袋一磕，说，“好，我成资本主义了，这个队长我也不当了，谁能谁去当！”说着，他转身就走。

“回来！”龙嘎大爹吼了一声，“你这是啥作风？亏你还是党员哩。凭你这态度，就该开开门，整整你的风。挑子一撂，不干了？我问你，是革命到头了，还是不想革命了？当着社员的面，你说清楚。”

蒙龙队长站在门口，背朝大家，不再吭声。

“说嘛，哑巴了？”龙嘎大爹说。

蒙龙队长往地下一蹲，委屈地说：“我还不是为大家，队里多辆马车，副业多挣点钱，各家生活也……”

“鬼扯！”龙嘎大爹打断他的话，“社员生活提高靠啥？靠党，靠人民公社。你是被麻老六鱼钩上的票子，晃花了眼。”

玲娣说：“队里有人跟着麻老六跑，丢下集体活路不做，说啥‘钱多好办事’，这是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那一套。钱再多，也买不到社会主义。”

社员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发言，狠批了队上的资本主义倾向。不少人还作了自我批评，表示彻底与资产阶级划清界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夜校散出来的时候，龙嘎大爷提议接着开个队委会，讨论讨论。

玲娣跟乌七的小女儿金花一路走。玲娣问她：“金花，在夜校里，你为啥老不发言呢？”

“我跟旁人不同，讲错了不好。”

“就因为你爹是地主？”

金花不言语。

玲娣说：“金花，出身不由自己选，道路要自己走嘛。党和毛主席给我们青年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我们可要努力向前。你何必必要背你爹的包袱呢，他是他，你是你。只要你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跟他划清界线，就好。”

金花听了很感动。这两年，在玲娣的帮助下，她进步很显著，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在政治夜校里，她没缺过一天勤。

“玲姐，你看我多落后啊……这事说了，你不怪我吧？”金花很激动地说。

“看你说的，你不是比以前有进步了吗。到底是什么事啊？说吧。”

金花就悄悄对玲娣说：“队上的钟在我家，是麻老六那晚上扛来的。”

“真的？”

“嗯。”金花一个劲地点头。

“放在哪儿？”

“埋在火塘底下。”

玲娣鼓励她说：“你做得对，金花，你先回去，一会儿我们来。”

玲娣飞跑着赶到队委会上……

……

玲娣和队委们脚步轻轻的穿过寨子。山里静悄悄地，只有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狗叫。

此时，乌七正和麻老六谈着。

“要不是那鬼姑娘，事情早成了。”麻老六愤恨地说。

“头回大学招人，队上就该把她‘推’出

去。”乌七抱怨地说。

“推荐啦，她不去，说是一辈子在山里扎根，不走了。唉，是颗钉子啊。”

“得想法拔掉！”

麻老六哭丧着脸说：“舅，那马的事……唉！我跟那边谈妥了的，这下，全砸锅了。”

“还来得赢，”乌七奸诈地说，“逼他们买……”话没说完，忽然传来“咚咚咚”的拍门声。麻老六听声音不对头，跳窗户跑了。

乌七惊悸地走出房门，不知出了什么事。

金花把门打开，玲娣一伙人进了堂屋。

玲娣从门后随手捞起一把锄头，往乌七面前一丢，说了声，“挖！”

乌七起初还装痴，一见玲娣的举动，脸象腊一样卡白。但他佯装不知，说：“啥呀，妹子。”

玲娣指指火塘，大声武气地说：“别装了，扒开！”

一听这话，乌七两腿直弹琵琶，声音颤抖地说：“这，这……”

“啵啵”一声，玲娣砸开了火塘。三锄下地，塘底露出了那个马车钢圈。

乌七顿时瘫痪在地下……

第二天的斗争会上，愤怒的群众象当年闹土改时一样，攥紧拳头，狠批了老地主的新罪行，也批评了麻老六。

开罢斗争会，众社员说：“龙嘎大爷，钟找到了，明天敲起来吧。”

龙嘎大爷笑笑，说，“钟，由玲娣敲。”

两天后，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小罗寨人都睡熟了。玲娣躺在床上睡不着，她在想：雨这么大，龙老奶的屋会不会漏雨？想着想着，她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拿上手电，就到龙老奶家去了。

那知她刚到马房，一个黑影牵着两匹



马往寨口走。她喝了一声：“谁？”

那人不理会，朝马屁股拍了一下，小跑起来。玲娣感到不会是好人的，紧紧追赶。她刚要用手电射那人的脸，冷不防一块石头朝她砸过来。幸好没伤着头，但右腿猛地挨了一家伙，顿时疼得路都难走。眼看那人牵着马跑了，她焦急万分。咬着牙刚跑两步，又支不住了。

雨，下得挺大，离寨子还有一截路，就是把嗓子喊哑了也无济于事。咋办？突然，她心头一亮，想到了钟。

“敲钟！”她对自己下着命令。接着，便忍住痛，从坡上连滚带爬地到了枫香树下，

拿起小铁锤，象落雨点一样，对着钟猛猛地敲起来……

钟声划破夜空，穿过风雨，飞扬在山里。寨上人被钟声唤醒了。人们划上火一看，桌上的马蹄钟指着一点。有人感到奇怪，心想，莫非是玲娣看错时间了？离天亮还早哩。急促、有力的钟声，震人心，人们飞跑着赶到寨口。不一会功夫，连人带马一齐拿住了。偷马人是麻老六。

事情终于查清楚了，原来，拿牛换马的事被挡下后，卸钟的事又受了批评，麻老六心不甘，一咬牙偷着牵了队里的马，卖到城里一个贩卖牲口的投机倒把分子，逼着蒙龙队长拿牛换新马。

蒙龙队长气得两眼通红，叹了一口气，蹲在地上，两手只敲脑壳。

晚上，玲娣和龙嘎大爷一起到了蒙龙队长家，和他谈了半夜……

龙嘎大爷说：“我早说了，得把钟挂在你脑壳里，敲打敲打。”

蒙龙队长深有感触地说：“我要永远记住这次深刻的教训，继续革命。”

“对，在我们脑子里，要时时刻刻敲响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警钟，一直敲到共产主义。”玲娣充满感情地说。

小罗寨的钟，比以前敲得更响了，社员们望着玲娣这个敲钟人，会心的笑了……

(题图、插图：徐有武)



叶 正 青

田 谷

夏陵中学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面貌焕然一新：一排排整齐的校舍，一丛丛葱绿的树荫。七月的早晨，薄雾徐徐拉开，朝霞洒满大地，给这所农村中学抹上了一层金辉。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阳光穿过枝叶茂盛的泡桐树，把数不清的金色的光柱投在甬道上，构成一幅美丽的图案，校门正面的围墙上，用红漆写的“教育革命好”几个大字，照得光采夺目。

中三(2)班的教室里，年轻的程老师正在给同学们上农业基础知识课，他讲的内容是水稻育秧。

为了上好这一课，程老师熬过了好几个深夜，翻阅了一大堆资料。要知道，这是一门新课，是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产物，不能上好这第一堂农业课，是非同小可的事啊。所以他讲得特别认真。

讲完了课，程老师满意地拍了拍沾满粉笔灰的手，脱下眼镜，掏出手帕擦了擦镜

片，问道：“同学们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提出来研究。”

教室里顿时一阵窃窃议论。

“程老师，有几个问题我们还不清楚，请你解答一下。”后边靠墙的一排座位上站出了一个女同学，白底蓝格的两用衫，袖管卷在臂弯上，两条乌黑细长的辫子一前一后往下垂着，讲话的声音象甩鞭子一样清脆。她提出的问题是这样几个：第一，进行泥水浸种的时候，如果生产队里没有浓度表，该怎样掌握泥水的浓度？第二，早秧的成熟期为什么比水秧短？第三，她说她们队里有几块低产田，你就是施上双倍的肥料，产量也提不高，人们称它是“冷水田”。可是这几年，贫下中农搞科学种田，在这几块田里加施了磷肥，又加强了水浆管理，终于提高了产量，去年一季早稻就打了九百斤一亩。这磷肥为什么能改造“冷水田”？

尽管程老师备课备得很仔细，可这几个问题怎么回答呢？他心砰砰跳了两下。要在别的场合，也许他不会心慌的，可现在

是在课堂上,那是不能讲模棱两可的话的。他有点后悔刚才不该向大家征求问题。然而,程老师毕竟是程老师,他略加思索,习惯地扶了一下眼镜说:“叶正青同学提的第一个问题,我看很简单,没有浓度表应该购置,这是农业上必备的仪器;第二个问题嘛,这是生物的本性不同,就象校园里的泡桐总比冬青长得快一样,要问为什么,就是这么回事;第三个问题是个科学问题,我一时还说不清,等待查过资料后再说。”

叶正青听了,还想说什么,动了动嘴唇却没有说出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叶正青因为办事大胆泼辣,斗争精神足,在同学们当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学校建立“红卫兵战斗队”的时候,大家推她当头头。那时,程老师也参加了他们的战斗队,并且成了他们的“顾问”。从此,他们师生并肩战斗,一起造了学校走资派的反,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成立了革委会,他们又一起被选为校革委会委员。他们既是师生,又是战友。叶正青很尊重自己的老师,遇事总要征求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作为同志,她又对他很不客气,常常为了一件什么事和他争得脸红耳赤,争过了,吵过了,意见统一了,两人又一起战斗。这样的师生关系你也许没见过吧?共同的愿望,战斗的岁月,使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这几天,叶正青的心情很不平静,斗批改逐步深入到教学领域,班里开设了农基课,可是听了程老师的课,心里觉得很不是个味儿,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这就叫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特别是近来程老师常常喜欢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学校成立革委会了,斗批改在深入进行,各项工作要走上正轨,我们要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大家要好好学习,不能再乱来了。”什么叫“正轨”?什么叫“正常的教学秩序”?什么

叫“乱来”?叶正青决定找程老师谈谈,交换交换思想。

二

叶正青的家就在离学校不远的村上,吃过晚饭,便一溜小跑来到学校,在教师宿舍的走廊里,迎面碰上了程老师。

“啊,叶正青,我正想去找你,你倒来了。”

程老师的宿舍里很简陋,一张桌子,一个书架,一张床。最引人注目的是正面墙上那张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彩色照片。

叶正青自己拉过一张椅子,坐下了问:“程老师,学校搞斗批改,你有什么想法吗?”

“哟,我们的造反派可真会做思想工作。”程老师望着叶正青那严肃的脸呵呵地笑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是不是为那几个问题?我正在进一步查资料。”他指了指摊开在桌上的几本书。

“那几个问题没什么,我相信在实践中会解决的。”叶正青侧着头,带点孩子气的大眼睛直盯着程老师,单刀直入地说:“我觉得你仍然是在走老路。”

好家伙,造反派的脾气又来了,说话火焦火辣。

“那你说说,我是怎样走老路的?”

“你曾经跟我们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现在你又给我们上农基课,想让我们学一点农业知识,我们很欢迎。但是你在黑板上种田,讲了那么多公式、数据、比率,看来是理论联系实际了,其实还是理论脱离实际。”叶正青说得很认真。

程老师觉得受了莫大的委屈。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红卫兵小将一起参加教育革命,批判旧的教学内容。现在,他向领导

提出了新的教学方案，并主动要求承担农基课的教学任务，没有教材，他自己动手编写，缺乏资料，他赶到城里图书馆查阅。这一向他是够辛苦的了。辛苦一点没什么。却不料才上完第一课，叶正青就来泼冷水了。程老师觉得浑身的血液直往头上涌：“叶正青，你是红卫兵负责人，对待新生事物，你应该满腔热情地带头支持才对！”

“什么？我不支持新生事物？我不支持就不来找你了。”

“那你为什么要泼冷水？”程老师突然缓和了语气，冷冷地说，“叶正青，如果我在教学方法上有缺点，你可以批评，可正常的教学秩序也该恢复啦！”

几句话激起了叶正青三丈怒火，她呼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你要恢复什么样的教学秩序？难道你要把被我们亲手打掉了的旧教学秩序重新恢复起来吗？”

“你！”程老师只觉得脑门上“轰”地一声，象炸了一颗炮弹。

三

农村里常有这样一种人，他既不当队长，又不是会计，可说起话来还是灵，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爱听。为什么？他讲得在理。农技员姜大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看姜大伯识字不多，他还爱管管学校里的事呢。他给村上的学生立了一条规定：满了十五岁就得跟他学栽秧。他说：“你们学了文化不要纸上谈兵，来，把书上讲的道理拿到田里来结合结合。”谁要是有一半不乐意，他就说：“三百六十行，种田头一行，你不乐意，想干什么？想做官？下田！”所以村上的学生有的敬他，有的怕他。

叶正青离开了程老师的宿舍，没有回家，却来到了姜大伯住的种子培育室。

“又跟谁顶牛啦？”正在做稻种催芽工

作的姜大伯，头也不抬地说。奇怪，姜大伯能从叶正青的脚步里听出她的心情来，“别把嘴撅得那么高，来，帮帮忙，替我把这堆稻种翻一翻，里面的温度高了。”

叶正青噗哧一声笑，把袖子一捋，干了起来。

姜大伯一把拉住了她的手：“慢点！种子都长小芽嘴了，象你这样冒冒失失拌水泥似的，你还想叫它们活吗？来，你看我，这样，这样……”姜大伯边说边示范。

叶正青在旁看着，敬佩地说：“姜大伯，我们学校里开设农基课了，我们都想学一点种田的知识，你去给我们讲讲好吗？”

姜大伯呵呵地笑了：“看你说的，我算啥？斗大的字不识一担，咱只会种田，上课那一行，不是咱干的。”

“毛主席早就指示我们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了，有些人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偏偏不愿意结合。如今，毛主席号召我们进行斗批改，可怎么个改法？我们校革会研究几次了，虽然也改了一些，但是不行，改来改去，脱离实际，我们还是听不懂。”叶正青讲得很激动，声音象响鞭似地清脆。

姜大伯沉思着，咀嚼着叶正青的每一句话，他装起一袋烟，坐在矮凳上叭哒叭哒抽了好一会儿不吱声。叶正青的话勾起了他一段回忆：

一九五八年，教育战线呼啦一声掀起了一场大革命，就是这个夏陵中学，那时也是搞得热气腾腾，老师带着学生走出校门，扛着锄头赤着脚，跟社员一起治山治水，科学种田。那时姜大伯可来劲啦，他到学校里去讲过课，还在田里给同学们讲过种田的道理。社员们说，这才象咱们自己的学校。可是没过多久，上头来了话，说这是“大呼隆”、“瞎胡闹”，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于是咔嚓一声，校门关了，去提高教学质量了。这校门可关得真紧啊，一关就是多

少年。不过洋相也就出透了，有一年，公社里开了个大水库，姜大伯叫几个中学生去算算土方，那几个中学生又竖标竿又拉绳，在水库边转悠了大半天，公式用了一大套，草稿打了好几本，总算是算出来了，姜大伯一听得数，笑了：“哎呀，你们这些中学生，我们几千个劳动力干了二十多天，就开了个草塘吗？”姜大伯异常沉痛地说，“你们学了文化不要纸上谈兵，要把书上讲的道理常常拿到田里来结合结合！”

每当想起这件事，姜大伯心里就不安。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校门又开了，可怎么个开法？叶正青这孩子来请他去上课了，说实在的，姜大伯早就有这个心愿了。他把烟锅在鞋底上使劲磕了磕，站起来说：“你们校革会再研究一下吧，我同意。”

叶正青心里一甜，眉梢一跳，明朗的大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姜大伯，听说明天早晨公社要到咱们队里来开育秧现场会，是真的吗？”

“嗯。”

“我们程老师正在给我们讲育秧知识，明天我想来看看行吗？”

“怎么不行？欢迎你这个红卫兵。”

说得两人都哈哈地笑了，一个笑得那样清脆，一个笑得那样浑厚。

四

第二天放了学，叶正青和几个红卫兵干部出好黑板报，正准备去跟程老师谈谈请姜大伯上课的事，一转身正巧碰着。没等叶

正青开口，程老师先问：“听说你今天去参加了什么育秧现场会？”

“今天的现场会开得太好了，我觉得收获很大，它解决了我许多课堂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叶正青兴奋地说，“程老师，你要是也能去看看该多好啊！”

“嗨，你一个人迟到还不够，还要叫我也跟你一起去！”程老师语气变了。昨天，他被叶正青“将”了一“军”，又轰了一炮，要在过去，对叶正青的这种态度，他是可以谅解的。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实在有碍于正常教学秩序的恢复。程老师进一步说：“你应该时时想到自己的身份，一个红卫兵负责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在同学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你现在的很多做法都是有碍于恢



复——革命秩序的。”程老师本想说“教学秩序”，他知道叶正青不欢迎这个字眼，就灵机一动，改成了“革命秩序”。

叶正青胸膛里象煮了一锅开水，翻腾得厉害，她想说话，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今天清早，姜大伯领着参观的人们到田边，肥肥胖胖的种子密密麻麻铺满了秧田，姜大伯向大家介绍了他育秧的经验，从选种讲到浸种、催芽、落谷、施肥、灌水，他边讲边比划，有时还做给大家看。谁也没有叶正青听得认真、看得仔细，她两只眼睛跟着姜大伯的手势滴溜溜转，简直是听得入迷了。姜大伯没有讲那么多公式、数据、比率，可是叶正青在课堂上提出的那几个问题却全解决了。她恨不能一下子把姜大伯丰富的经验全学到手。“程老师要是也来看看，一定会得到许多实践知识。”叶正青默默地想。哪知待参观结束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树顶上了。叶正青连忙跑回家，一看闹钟，糟糕，晚了，她早饭没吃，飞起两条腿，就往学校跑，但仍迟到了。

“程老师，我今天迟到了，愿意向你检讨。可是，你还记得你常对大家说，‘红卫兵要做彻底的革命派，不要做改良派’这句话吗？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这场革命现在才开始，斗批改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你就要恢复这个，恢复那个，我觉得你连个改良派也不如了！”叶正青胸口突突地跳着，牙齿紧紧地咬着下嘴唇，激愤得眼眶也红了。

这回，程老师没有反驳，没有发脾气，他一句话也没说。可是从他那腮帮上痉挛地抽动着肌肉，从他那哆嗦着的双手，可以看出他内心是多么的激动。

五

师生关系为什么会闹得这样紧张？两

人却想得一样。叶正青认为，目前这一场争论决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而是怎样对待教育革命的问题，修修补补不会彻底的，要搞好斗批改，必须走毛主席指引的开门办学的道路，向贫下中农学习，因此她建议校革会请姜大伯来上一课。程老师思前想后，也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是因为农基课的几个问题没有解答好，引起了叶正青的反感。这几天，他翻阅了手头所有的资料，可是失望得很，找不到比较满意的答案。而校领导却同意了叶正青的建议，要程老师和叶正青去请姜大伯。程老师心里虽然并不赞同，但还是去走了一趟。

姜大伯来了。出乎程老师意外的是，姜大伯讲的不是农基课，而首先是一堂政治课。姜大伯联系了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学校关门教书的事实，向大家提出了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殷切希望。这一课使程老师受到了深刻的教益。学了几何不会计算土方，学了电学不敢装电灯，理论脱离实际真是害人匪浅啊！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常常是这样，当你认为某种错误的东西是正确的时候，你会把它当成至宝一样捧着，但一旦认清了它的真面目，就会把它当作粪土抛掉。程老师来到姜大伯面前激动地说：“姜大伯，你今天讲的课对我教育太大了，我一定要好好改变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

“你说得对。你们有文化，可是光有文化不会用，这样的文化学了干什么？我们欢迎理论联系实际、同工农结合的知识分子啊！”姜大伯语重心长地说。

几句话说得程老师脸上火辣辣的。他提出要求说：“我前几天讲的那节农基课，没有讲好，请你给我们重讲吧。”

“姜大伯，我们经过讨论，认为那节农基课要到田头去重上。”叶正青带来了同学

们的意见。

姜大伯朴实的脸上露出了笑意：“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咱们就到秧田里去上。不过，”他转了口气，“上这一课的老师不是我，我建议让叶正青来给大家上。”他说得是那样坚定而自信。

叶正青的脸唰地一下红了。要知道，我们的叶正青在几千人的红卫兵大会上讲话还没有这样害羞呢。她想说，“姜大伯，我不行，不能接受这个任务。”但是她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场严峻的考试，在这场考试面前是勇往直前，还是畏难退缩，是一个红卫兵战士对待教育革命的态度问题。

战友们投来了一道道鼓励的目光，送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程老师扶了扶眼镜，两眼直视着叶正青，好象是说：“试试看吧。”

姜大伯的下巴朝叶正青动了动：“上吧！”声音不高，却充满着信任、希望和鼓励。

一种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在促使着叶正青，她拉了拉衣襟，挺起了胸，那形象犹如校园门口那棵挺拔的泡桐，虽然还不老成，却十分坚定。她手一挥：“好，同学们集合！目标，夏庄第三生产队秧田，出发！”

同学们一路歌儿走在前面，队伍后面跟着姜大伯和程老师。姜大伯一路比划着对程老师说着什么，程老师快速地挪动着步子，不住地点头。

三队的秧田就在姜大伯住的房子门前，南面是一块空场。姜大伯精心培育的种子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已经伸出了两片细嫩的青叶，秧苗虽然幼嫩，却生机勃勃，招人喜爱。

课堂就在空场的一角，叶正青讲的内

容还是水稻育秧。课上得很活跃，一会儿她让大家仔细观察秧苗的结构，又一会儿请几个同学跟她一起下田撒“雀口肥”，她从选种讲到浸种、催芽、落谷、施肥、灌水，讲得干净利落、头头是道。

“我才开始学种田，”叶正青有点腼腆地说，“我讲的这些东西是从姜大伯和程老师那里学来的，讲得不好，请姜大伯和程老师补充。”

姜大伯坐在一个土坡上，右腿搁在左腿上，嘴里衔着烟管，眯缝着眼，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

程老师站在一边，连连点头表示赞许：“你讲得很好。”他的语气很诚恳，“你向我提出的那三个问题，我没有解答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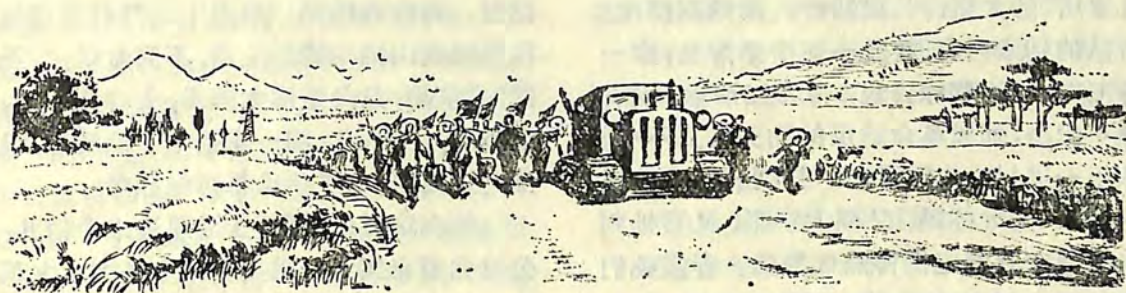
姜大伯鼓励叶正青解答这三个问题，叶正青把辫子往身后一甩，从容地来到场边的一口大缸前：“第一个问题，你们看……”大家围上去，程老师也凑了上去，这是一缸浸种的泥水，水面上露出小半个鸡蛋。“我们三队目前还没有浓度表，这是姜大伯和队里的贫下中农一起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鸡蛋既不会浮在水面，又不沉到水底去，这就是标准的泥水浓度。这个方法容易掌握，谁都会做，而且经济。第二个问题……”叶正青认认真真地解答着她自己提出的三个问题。

程老师默默地听着，思索着，他弄清楚了农业技术上的三个问题，也懂得了更多的问题……

“叶正青，”程老师紧紧地握住叶正青的手，声音有些颤抖，“向你学习！”

“不，程老师，我们都要向贫下中农学习。”

（题图、插图：黄全昌）



填 湾 记

侯 陶 珠

一

双湾屯，是孔老二后代的佃户村。传说还是明朝时候，给孔老二盖大殿，在这里烧金砖琉璃瓦，掘了两个又深又长的坑，被称为“圣潭”。年月一久，冲成一大一小两条碱湾，夏天生野苇，冬天结冰凌，占去大半个坡。大殿建成后，官衙门在这儿开驿路，设驿站，树碑立牌，偏僻的小村，一下子热闹得象个小镇。双湾屯名字响起来，村子也大起来，跟孔家搭上关系的公子哥儿也神气起来。清末有一年，一个小皇上跑到这儿朝拜了一回，可忙坏了大大小小的红缨子官：殿里孔老二的泥巴像也刷了金子水，长亭短廊修了一大溜，……银子象泗河水般地流出去。这些钱打哪儿出呢？还不是全部分摊在佃户地租里。当时倾家荡产的就有半个村子。有个叫赵志福的佃户，性子直，血气刚，咽不下这口窝囊气，领着大伙找到孔家去讲理，却被安上造反的罪名，带上百十斤重的锅拍枷，游遍孔家七

十二个佃户村，最后，推进了大湾。佃农们望着大湾，牙咬得崩崩响，心里滚团子火。

文化大革命前，佃户们曾用绳套子拴住孔老二的脖子，把个泥巴像从殿里拉出来，砸个粉碎，心里真解恨。这下可惊动了县里一个走资派，他亲自跑到双湾屯，指手划脚地说：“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应当尊重。”大伙听了，肺都气炸啦，当场反驳说：“孔老二算什么狗屁教育家，他明明是吸血鬼，是俺贫下中农的死对头！”那个走资派，看着大家火气很大，决定成立一个古迹管理小组。谁来当头呢？他挑来挑去，觉得孔继德最合适：他是个摘帽的富农分子，从小就喝了满肚子孔孟之道的黑墨水，对孔老二挺有“研究”；排排辈儿，跟孔老二也能搭上点关系，建大殿、挖“圣潭”，他家出过膀子力，孔继德就是抱着这棵柱儿发起来的。要他护住老祖宗的遗迹，孔继德真是受宠若惊，立时神气起来。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红卫兵讨孔战斗队就打省城起脚，举着“打倒孔老二，捣毁

孔家店”的大旗，长途跋涉，来到双湾屯。带队的姑娘叫春霞，扎一对牛角辫儿，穿一身旧军衣，挎着绿挎包，带着红袖章，别看她年纪小，那股革命造反的劲头可真不小。队伍一进村，先写了条“打倒孔丘，填平‘圣潭’”的大标语，又糊大字报，又写批判稿，把个双湾屯搞得热气腾腾。春霞她们宣传了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跟大伙挨肩靠膀，汗淌在一起，心贴在一起，把孔老二的大殿改为粮仓，又一阵号儿填平一条小湾，扩大了耕种面积。嘿，孔孟之道被打了个底儿朝天。大队长赵忠干是赵志福的儿子，他心窝子里怀着仇，系着恨，填湾挺积极。孔继德象霜打过的地瓜秧，耷拉了叶，心疼得霍霍的，并不敢当拦路虎。后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小将，春霞他们上北京接受检阅去啦。大伙正要一个劲儿把“圣潭”全填平，孔继德象半夜的耗子，又钻出来了，朝大队长赵忠干灌风：“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留着大湾，有啥不好？拿这么多劳力填湾，咱就不能活动活动心眼，为队里谋点利益？”赵忠干看着他那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没吭声。孔继德眼皮一眯说：“咳，双湾屯搞好搞赖，我摊多大点儿？我这是为你着想，替大家说话。你不想想，要填大湾，就得添十几辆地排车，那咱这点子好木料就全泡进去啦。到末了，费了工，搭了料，耽误了庄稼……社员就不埋怨你吗？”赵忠干为这事儿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对大伙说：“眼下，咱劳力敲不开锣，打不开点儿，可不能脑瓜子发热啦。”填湾的事儿，就这样搁下了。一耽误，大湾又发了七八年臭气。批林批孔以来，又把填湾的事儿翻腾出来，副大队长赵家耕说：“全国批林批孔运动搞得正热火，咱屯还留着个熊‘圣潭’，象话吗？咱抖抖精神虎虎劲，把黄岗掀进大湾，再造它几十亩好地，叫双湾屯变变模样！”双湾屯，两

把号，各吹各的调。赵忠干正打着腾出拖拉机跑西山搞运输的主意，不同意说：“‘圣潭’是该填，只是这活太缠手，大春头子上，活路多，人手缺，咱一手捂不了俩蚂蚱，没法。”为这事，屯里争论得可激烈啦！

就在这时候，打筛子缝里透来个信儿：公社党委充实了一批委员，全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闯将，学大寨的模范。据说有个插队的女委员，要到双湾屯来蹲点。可她赞成不赞成填湾呢？

二

没隔几天，为着填湾的事儿，又争论开了。拖拉机停在十字路口，赵忠干和赵家耕抱住方向盘，一个朝西拧，要跑西山；一个往东扳，要去填湾！正摆在劲儿上。女委员进村的信儿，象春天的燕子，飞进双湾屯，串遍了家家户户。人们看什么新鲜似的，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朝路口拥去。嘿，认得，原来是春霞啊！大伙都知道她待人实打实，心碰心，真好。当年，她领着红卫兵讨孔战斗队进村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那战斗的日子，谁能忘掉呢？真快啊，一晃，七八个春天过去了，原来的小树长成材，春霞这个红卫兵小将，从天安门回校，就带领一批同学，响应毛主席关于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双湾屯插队，成长可快呀，现在已经锻炼成党的农村干部了。今儿，她又来到双湾屯，身份变了人并没变，大伙可高兴啦。老年人端详着姑娘，笑声说：“春霞，你长高了，身膀骨更结实了。瞧这粗手大脚的样子，准是庄稼行里一把手！”妇女们围住春霞说：“这些年俺可想你啦！你那次批判孔老二‘三从四德’的发言，俺还记着呢！”家耕听说春霞来啦，逢人就说：“女委员打准支持填湾，你就等着吧！”赵忠干见了春霞，心里就敲开了小鼓：只怕她填湾的心绪还没断呢，那跑西山的事儿可就砸

锅啦。孔继德缩在人们后头东瞅西望，心里更是象猫抓狗扒！赵家耕兴冲冲地迎上去招呼：“春霞呀，大伙总算把你盼来啦。填湾的事儿，正等你定弦儿呢！”赵忠干硬着头皮搭讪说：“委员同志，你来得正是岔口，这摊子我拨拉不了啦！”春霞冷静地望着他俩，笑着说：“干革命谁也甭等。要定弦儿，就得依靠大伙嘛。”

春霞说的依靠大伙，可不是一句空话。她进了村，一头就扎到群众中去了。对于填湾不填湾，根本就没表态。一天到晚，走东家，串西家，谈不完的心，拉不完的呱。

几天见不着春霞的面，把赵家耕急坏了：春霞到底赞不赞成填湾呢？他决定找她问个明白，打破这个闷葫芦。谁知踩着她的脚印找了好几家，都说春霞刚走，没找到。该吃饭了，赵家耕只好往家走。刚进院，见春霞卷起袖子在那儿擀面条呢。她擀得溜薄，赶刀切得楞细，一边切一边跟娘谈心，拉得可热乎啦，把娘乐得眯起眼，笑得前仰后合。赵家耕走过去，只见娘把脸一沉说：“大队长坏事儿，就坏在孔继德身上。他唆弄忠干揽下跑运输的活，肥了自己。瞧那青砖到顶的四合院，就是拆集体的墙角子盖起来的。孔家折腾咱佃户村的那点子东西，他当宝贝藏起来。他还把队里木料拉进城卖好行市，结果哪，三捣腾两捣腾，不见面啦。”春霞“哦”了一声，掂量着这些话，没吱声。

赵家耕跨进门槛，冲着春霞说：“我满天下找你，腿都跑折啦。填湾的事儿定不下来，俺心里油熬火燎的，你却象个没事人儿，挨家挨户地串，张家李家的拉，哪还有个头？咱今儿干脆开个社员大会，把填湾的事儿砸死！”

赵大娘忙摆手打断家耕的话：“瞧你，多咱才能改了这炮仗脾气！”

春霞笑笑，说：“会要开，心也要谈，不

把情况搞清楚，能开好会吗？”

赵家耕心里真有点捺不住火了：“事儿还不清楚吗？赵忠干就是填湾的一道坝子！”

“他为啥不想填湾呢？”

“怕活缠手呗。他不是说过吗？”

“这是他心里话吗？”

赵家耕愣住了。平素里，大队长反对填湾，满有一套现成的词儿。可他是咋想的，赵家耕并摸不清内里的弯弯儿。

春霞又问：“你说，双湾屯为啥一定要填大湾呢？”

家耕回答说：“这不明摆着吗？填湾造田，扩大耕地面积，多打粮食多增产，奔社会主义呗！”

“我看还不只这些。要是堵不死思想上的窟窿，就把不住关，定不准向。咱使上九牛二虎的劲，填死大湾，造出片地来，也不一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春霞见家耕头摇得象货郎鼓，又说，“双湾屯买拖拉机，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儿吗？当时大伙积攒钱，上级拨贷款……还不是想实现农业机械化？结果呢，成天价跑西山，窜黑市，拖拉机拉钱不拉土坷垃，胶轱轮就是碾不上社会主义的道儿，成了跑资本主义的工具。填湾的事儿，也是这样子啊！”

赵大娘插上来说：“还是春霞看得准，说得对，家耕你可掏不清你忠干叔的思想底啊！他早就透过：等腾出手来，填个湾角角……”

家耕这下可摸不着头脑了：“大队长同意填湾？”

“你听我说嘛！他的小算盘一拨拉，就被我和你忠田大叔给砸回去啦。”赵大娘生气地说，“他说，种瓜是攒钱的罐子，填出片地来，要种冰糖灌、二红皮、牛角蜜……为这事儿，他还跑了好几趟城呢！”

家耕腾地跳起来说：“我咋不知啊？”

春霞说：“要填死孔老二的害人坑，不先填思想上的坑怎么行呢？大队长思想上挽着疙瘩哩！”

家耕发牢骚说：“文化大革命那阵子，忠干叔填湾一个劲，眼下，却倒拉牛，使邪劲，我看哪，他把大爷爷死的事儿，早丢到脑瓜子后头啦！”

老把式赵忠田听说春霞在这儿，也赶来了：“春霞啊，俺找你拉句过心呱呢！”

“大爷，快屋里坐。”春霞迎上去说，“我正想跟你扯扯填湾的事儿哩！”

赵忠田拉了个杌子坐下，慢声拉语地说：“这些年为着填湾的事儿，各人按着各人的小九九拨拉算盘子儿，生出不少杈股枝儿。眼下，村子里接二连三出了点子事，大伙都嘀咕：这跟填大湾连着裆呢。”

赵忠田是个苦大仇深的老佃农，对村里的事儿摸得透，春霞听他拉呱格外入心，点点头说：“佃户村填‘圣潭’，是件新鲜事儿，也是一场革命啊！一张罗填大湾，有人憋不住，暗地里伸爪子瞎搅腾哩！”

赵忠田“嗯”了一声，凑近春霞说：“你一进屯，孔继德慌着哩。他每回走到大湾，总是磨磨蹭蹭。今儿俺小翠妮子又看见他把车停在湾崖上，钻到苇棵子里去……”

家耕摆摆手说：“孔继德是挨过枪的鬼子，就长出天胆，也不敢再生花点子捣蛋啦！”

“刚才我见孔继德往赵忠干袖筒里塞啥东西。”赵忠田摔摔烟包子，冲家耕说，“准又是调唆他运石头哩！”

赵家耕发恨说：“孔继德这家伙，尽使坏！”

春霞接眼问：“孔继德为啥要让拖拉机跑西山呢？”

赵家耕脱口而出：“还不是想手底下宽绰宽绰，多挣几个钱嘛。”

春霞追问：“光是为了挣钱？”

赵家耕又愣住了。

赵忠田说：“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家耕哪，你眼下是干部了，是给大伙拿主心骨的人，可得好好向春霞学学，把事儿揣摸透啊！”

春霞摆摆手说：“大爷，快别这么说。我新来乍到，两眼一抹黑，还不全靠大伙掌眼看辙？”

赵家耕搔了搔头皮，思想开窍了，嚷声说：“春霞问得好，跑买卖不光为赚钱，那是要走资本主义呀！”

“对！”春霞点点头说，“劲儿往哪儿使，拖拉机往哪儿开，不光是填湾不填湾的事儿，是前进还是倒退的大问题，是一场关系到走什么道路的严重斗争！”

赵忠田气愤地说：“眼下，村里又有人煽风哪，说什么‘填湾不填湾，照样能增产’；‘填席大片地，多打斗儿八升的，值几个子儿？还不如胶轱轮一转’……”

“谁这么说？”赵家耕袖子一撻，眉毛拧成了疙瘩，“把他撵到民兵部去！”

赵忠田说：“瞧你，炮仗脾气又上来了。树不动，枝儿不摇，得先刨清根儿啊！”

赵家耕说：“那还用刨？根儿就扎在大队长身上嘛！”

赵大娘说：“你忠干叔是吃黄连长大，打苦坑里扑腾过来的，他是中了别人的圈套啦。”

“大娘说得对！”春霞说，“咱遇事得好生动脑捉摸捉摸，弄清是那块云下的雨，那个方向刮来的风。对反对填湾的人，也得分清谁打骨头里坏，谁是上当受骗，被牵着鼻子跑，可不能一棍打着十八家。”

“在理，在理！”金钥匙投开了大锈锁，赵家耕嚷着，“春霞，你说咋办吧！”

“孔继德想借着填湾做文章，拉人们走回头路。咱们就针锋相对：拿填湾当活教材，开个辩论会，弄清是非，用事实说服大

队长，鼓鼓大伙的劲儿，坚定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忠田大爷和赵家耕连连点头，咧开大嘴笑了。赵大娘七碟八碗，把香喷喷的浇汤面摆到桌上。几个人边吃边谈，一个现场辩论会的计划就这么定下了。

三

就在春霞、家耕他们商量开辩论会的时候，赵忠干正蹲在家里逮住烟叶子煞气。春霞一进屯，他就担心春霞支持填湾。孔继德又溜来啦：“大队长，西山的石头钱，人家都付一半啦，你打算咋办呀？”赵忠干摆摆手说，“隔着春霞这道门槛，不好鼓捣。”孔继德嘻嘻一笑说：“双湾屯塌不塌架，都在你这根柱儿上哩。春霞搞不好能飞，你呢？”赵忠干使劲儿抠着那剩烟末子，没吭声。孔继德压低嗓门儿又说：“甭管怎么说，春霞在双湾屯，是水上的青萍，扎不下根儿。你是多年的老队长了，只要你到哪山砍哪柴，过哪河脱哪鞋，见机行事……嘻嘻，西山照样跑，肉肥汤也肥，九九归一，大伙还是拥护你。”孔继德的小算盘，一子碰一子，把赵忠干给说转心了。孔继德牙一呲，悄悄儿走开，让赵忠干自个儿去捉摸。赵忠干左思右想，前掂量后盘算，觉得孔继德想得挺在理儿，说得满归词儿。又一想，春霞这回和上回大不一样：再不是扎两辫子的红卫兵，眼下，做事一步一个脚印。她来了这几天，打牙缝里也没露出一个同意填湾的字儿，兴许能支持自己的主意哩！填湾先撂撂，把手撒开，扑到生产上，瞅机会再张罗跑西山的事儿……他埋怨这天竟没找春霞去摸摸底儿，透透自己的意思。想到这儿，把烟锅子朝鞋底儿上磕了两下，往腰里一别，决定去找春霞聊聊。

刚好春霞也来找赵忠干，想跟他商议开会的事儿，两个人在门口碰上了。赵忠

干忙把春霞让进屋，把窝在心里的话，一古脑儿抖落出来：“春霞，文化大革命初期，你对我帮助很大，我多咱也忘不了。你当了公社党委委员，我打心眼里高兴。你来双湾屯，我拍手欢迎。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你也得支持我的工作，帮着说说家耕，咱当干部，料理队里的事，总得掂掂分量，不能任着性子闹儿戏啊！”

春霞等他把满肚子话都捅出来，才说：“当干部料理事儿，是得掂分量。不然的话，走错了路，再改辙，就费大劲啦！你说说，眼下咱得掂量啥事儿哪？”

赵忠干摔摔烟包子说：“就说这填湾的事儿呗，咱队满打满算就这么几个人，一辆拖拉机，是撂下地里的活，到湾里凑热闹，还是把劳力拿到生产上，腾出手来搞点副业，给队里垫垫底，替社员转悠几个活便钱呢？要不定定弦儿，再霹雳闪电地硬干，就乱套啦！”

“弦儿还得大伙来定嘛！”春霞把话题一转说，“咱们开个社员大会，听听群众的意见吧！”

“什么？”赵忠干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愣住了，“眼下，事儿都积成堆，压成摞，还开大会？”

“擦锄磨镰，不耽误活。到底啥是正桩事儿，拖拉机该往哪儿开？开个会把大家的思想齐齐踹儿，才能加快前进的步子啊！”春霞说句话砸个坑，句句在理。赵忠干满心里不乐意，脑子里一时磕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说：“让大伙议论议论也好，那你就主持开呗。”

事儿一定下来，春霞当年那种说干就干的果断劲儿又来了。大伙都记得，七八年前，春霞带着“红卫兵”袖章，在湾崖上主持召开过社员大会，她带头抡起大镐，一阵号填死了那条小湾。眼下，那阵势又摆开了。春霞招呼干部们碰了碰头，马上在大

湾召开现场会。开会的通知象扎了翅膀，一下子传遍村，还不到一顿饭的工夫，人就到齐了。还没等宣布开会，大伙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唠叨开了：从建大殿谈到赵志福的死；从填大湾拉到拖拉机跑西山……呱儿越拉越稠，火气越说越大，会场上象泗河水一样翻腾起来啦。赵忠干蹲在湾崖一片草窝里，一声不吭，眯起眼来听，慢慢吐着一个接一个的烟圈子。赵忠田用胳膊肘捣捣大队长说：“忠干哪，你家受了那么多窝囊气，你也该站起来拉拉呀！”

“好啦，好啦。”赵忠干满脸不高兴说，“拉瓜扯秧的事儿多着哪，翻腾起来那还有个头？春霞召开会，是叫谈正桩事儿啊！”

赵家耕插上来说：“今儿咱就辩辩，填湾和跑西山，到底哪是正桩事儿？”

赵忠干烟锅子叭叭往地上一磕，站起来说：“甭争啦，咱犯不着打嘴官司。量力行事，量体裁衣，这是老实理儿。咱队里家底儿薄，小日子就得小盘算：填湾，这不是三筐土的萝卜坑，这是几十亩地的大湾，咱得填到驴年马月，费多大的劲头？就打着能填死，多打三颗粮食，值几个老钱啊？”

赵忠田打断他的话：“春霞说过，咱为革命种庄稼，就得打长谱儿，算大账，把公字搁当央。”

赵忠干恼了：“我说调调架儿，腾出拖拉机跑西山，给队里挣收入，就是为私？”

赵家耕窝头火，嗓门子也高：“你这是弃农经商，钻资本主义死胡同！”

赵忠干脸涨得象块大红布：“说我走偏了道儿，支持孔继德办坏事儿，那得拿出事实来啊？”

“事实一桩一桩摆着哪，你就不往心里搁。”赵忠田激动得眼圈子都红啦，“俺的话，你可以不听；春霞的话，你可得掂量掂量啊！”

“春霞多咱也没说填湾是正桩事儿，跑

西山不是正经道儿啊？”赵忠干脖子一拧说，“春霞早把事儿摸透啦，咱光瞎咋呼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听听她的意见吧。”

“叫春霞砸最后一锤子，好啊！”赵忠田说着回过头，“春霞，春霞……”叫春霞，却不见人啦。大伙都感到奇怪，咳，春霞到哪里去了呢？老些人跟着喊起来：“春霞——”

大伙找不到春霞，赵忠干的小鼓锤子又拨弄起来啦：凑这个会定个章程，让大家死了填湾的心。生米做熟饭，春霞再出来揽挡也白搭。赵忠干想到这里，把大扎腰一煞，他要替春霞主持大会啦。

这时候，大湾里传来了回音：“哎——我在这儿哪！”大伙拥到湾崖一看，见春霞打苇丛里踉出来啦。她抱着块沉重的大木板蹬上湾来，噤地摔在地上：“克己复礼！”大伙都愣住了：大殿上的金字匾，咋跑到湾里去啦？春霞手一挥说：“下面洞里还有东西哩！”几十个棒小伙子“嗷”地一声跳下大湾，七手八脚抬上来十多根木头，还有两块断石碑截子呢！春霞扛上来一套大锅拍枷，哗啦砸在大匾上。大伙望着粗铁链子，认出这就是赵志福戴过的大枷啊！赵忠干瞪着那枷口封条上活鲜的孔家大印，心都揉碎啦。……春霞怎么会在大湾里翻腾出这些东西呢？

原来，春霞进了屯，走东家，串西家，把大伙的话揣在心窝子里。她觉得填湾和批林批孔咬着碴儿，队里少木料跟填湾的事儿扯着连环套哩。孔继德为啥围着个大湾磨磨蹭蹭？为啥一提填湾，他就象热锅上的蚂蚁？难道光是为保住这个“圣潭”吗？里面一定有鬼！春霞决定要扳倒葫芦看看底儿，她趁大会还没开始，跳下大湾，在湾底跟脚苇棵子里发现了个大黑洞，孔继德把乌七八糟的东西全藏在里面哪！

湾崖上，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会场象锅滚开的水，翻腾起来啦。春霞一脚

踩着“圣匾”，一脚蹬住“御碑”，朝大伙说：“老底儿总算揭开啦！孔继德不但偷了咱队里木料，还把咱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撤下的匾，砸碎的碑，搞出来的刑具藏在大湾洞里，大伙说，他这是什么用意哪？”

一句话点着了千团子火，愤怒的吼声在大湾炸开啦：

“孔继德心黑透啦！他抱住孔老二不放，是要瞅空子闹翻天啊！”

“谁想叫咱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子罪，咱砸断他的脊梁骨！”

“走回头路，咱不答应。‘克己复礼’的道儿，咱堵死啦！”

.....

“大伙说得对！孔继德一个劲儿不让填湾，那是为他走资本主义打掩护，打准要走回头路啊！那样的话，赵志福的悲剧还会重演，双湾屯的好日子，还会泡进‘圣

潭’，大伙还要再披孔府的麻包片子！”

人人心里生盆子火，个个肚里憋团子气，会场从来没这么肃静。赵忠干的烟锅子吱吱地响，他沉重地低下头去。春霞接着说：“咱抖起精神虎起劲儿，填死孔老二的害人坑，把孔孟之道打个底儿朝天！只要咱听毛主席的话，一定能驾驶着拖拉机，一直胜利地奔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春霞的话音刚落，立时响起一阵急雨点子般的掌声。赵忠田挤到大队长跟前，捶着他的心窝子说：“你听听，春霞姑娘说得多家！你呀，被一张笑脸蒙住了眼，被两把票子绊住脚，主意打瞎啦！”

赵大娘也凑上去说：“还是春霞这闺女心路宽，想得远啊！跌个跟头长个心眼，忠干队长，领辙先得看清路，甭再往泥窝窝里走啦！”

春霞走到赵忠干跟前说：“大队长，‘孔家门，坎连坎，七十二道鬼门关’。你爹被折磨了六年，末了，推进大湾……你还记得吗？”

这话绞疼了赵忠干的心，他下巴骨颤颤着说：“春霞啊，你甭再翻腾那叫人心碎的事儿行呗？”

“佃户跟孔家的冤仇，应当永远印在心窝子里，多咱也不能忘



啊！”春霞激动地说，“穿上新棉袄，可不能忘了过去在孔家披的麻包片啊！大伙推选咱当干部，领辙闯社会主义，咱就得心明眼亮，说话重锤敲响锣，声声脆；做事儿钢钎打石头，一锤一个印儿。可不能金桥、泥窝不分，好心、烂肺不管，成天价一盆糊涂一盆浆啊！……”

赵忠干望着湾崖上的东西，听着春霞的话，头胀得象耨斗。他想起爹被逼死的悲惨情景，想起文化大革命初，他和春霞并着肩膀头填死小湾的热烈场面，象一口吃了二十五只小老鼠，百爪搔心。他鼻子一酸，两颗泪珠，轱辘到手里，难过地说：“我也想着学大寨，只是没算透账啊！”

春霞扬起嗓子朝大伙说：“咱学大寨，创社会主义大业，胸中就得铺张改天换地的蓝图，把双湾屯好生规划规划：填死大湾，春点杂交棒，秋耩‘千斤绿’……一季赶一季，让它变成双湾屯的粮食囤。副业也要抓，渠旁插上簸箕柳，濠崖种白腊；蜜桃、鸭梨、大苹果，排着班儿架，秋后果子熟，哈，只怕拖拉机还运不迭哪！这样干上几年，咱对国家的贡献可就大啦。同志们，社会主义新双湾，正向咱们招手哪！”

春风卷走了赵忠干脸上的愁云，春霞的话砸疼了他的心。赵忠干哑哑嘴想说什么，又咽住了话头。春霞趁热打铁，冲大队长说：“有些话，凑空儿咱再透透地拉拉。你说这填湾的事儿……”

赵忠干惭愧地眨巴眨巴眼说：“既然大家都同意填，还是你领着干吧。”

“好！说干咱就拉家伙！”

这是大伙一句碰心话啊，大湾里立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热气腾腾的半月过去了，孔老二的害人坑填死啦！朝霞给双湾屯涂上了一层金色，屯里从来没这么热闹，社员们赶年集似的朝大湾拥去。原来的大碱湾，象搭了块

大黄毡，变成一片平坦坦的土地。新车排来回穿梭，拖拉机在松软的新土上轧出一道道深辙，发出快乐的嘎嘎声，飞快地奔跑着。大伙围住春霞，拉起来还没个头呢！

“填死大湾，截了孔继德往回跑的路，”赵忠田摸着胡子说，“他断望啦。”

春霞说：“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嚎叫。他并没死心，正暗地里发狠呢！”

赵家耕说：“填湾的事儿，忠干叔打心里服了。眼下，他对这片地抢茬子，还有顾虑呢。”

春霞点点头说：“孔老二留在大队长脑子里那点子脏东西，还没磕腾净哩。咱得帮他跟上趟儿，把双湾屯搞上去！……”

双湾屯形势是喜人的：孔继德窝藏的那点子东西，已经送到批林批孔展览会；他偷的木料，早做成车排，投入了填湾战斗。眼下，批判会接着批判会，大伙斗争性那么强，那么充满革命朝气！孔继德塌了架，溜了毛，孔老二的阴魂失去了落脚点。变了，批林批孔以来，双湾屯变啦，人也变啦。

初升的太阳，照射着汇集在大湾上的人们，映红了春霞的脸。今儿不是开会啊，人却拥满挤满的。春霞望着这片新造的松软土地，望着被春风吹绿的双湾屯，想起两次紧张的填湾战斗，心里象滚滚滔滔的泗河水，翻起一个接一个的浪头。她站在一块大石头上，高声说：“社员同志们！咱们的填湾战斗胜利啦，孔老二骑咱脖子拉屎的日子一去永不回头啦！大伙可不能松劲，因为这块地还要抢茬子，咱们还要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村里老些事儿刚理开头儿，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哩！”

是啊，双湾屯填湾刚结束，新的战斗又开始啦……

（题图：邹鸿民 插图：何进）



带班的人

陈伯玉

昨天还是橙黄的麦地，转眼间变成了水田，绿油油的秧苗儿在大地上洒开来，农场，永远是生气勃勃的。

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肩挑秧担从田埂上走来，卷着裤腿的泥脚“扑塌扑塌”砸着地皮。她那挽起衣袖的双手捉住沉甸甸的秧篮，脸不红、气不喘，哼着歌曲，迈着大步。

“冬梅——”秧田里有人叫她，她走快了。

“快，我手上秧没啰！”

“我也没得吃喽！”

插秧的人催着冬梅要秧苗。这正是收大麦插早稻的忙季，冬梅紧几步穿过飘散着香味的麦地，跨入镜一般的水田；一个个秧把子从冬梅手上飞出去，在平静的水面上散开了。

突然，冬梅抓秧把子的手在空中停住了，目光直射向那边的麦地。今天午后，副班长冬梅带着大半个班在这儿插秧，水渠对面呢，是班长李海根带着五、六个小伙子

割麦。可是，这会儿麦地里没剩几个人，眼见又有两个人把镰刀挟在胳肢窝里回家去了，远远望去只有一个人还在割麦，那个人割得很仔细，才割下了半垅；冬梅从他那件大红线衫上分辨出是新来农场的朱小虎。

冬梅气愤地想：哼！又在玩包工的把戏了！先割完的先走！海根啊海根，我们一个班，二、三十人，百把亩地，可得注意往哪儿带呀！

昨天晚上，冬梅找李海根商量过工作：“大忙季节里怎样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李海根蹲在地上磨着镰刀，听了冬梅的话，嗨嗨笑起来，他放下镰刀，托起磨刀砖说：“我琢磨了个办法，叫每一个人都把刀在它上面磨得快快的，快快地割麦子。”冬梅也笑起来：“我们约法三章，可不准使歪点子。”

此刻，冬梅想起来，原来，你李海根用包活到人的办法来刺激积极性啊？冬梅意识到：这种歪点子，决不会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的，就算被刺激出点积极性，也决不会是社会主义的！

冬梅搁下秧担，在水田里扑通扑通甩开大步跑，追上了正收工回家的李海根。

“老李——快把人叫回来。”冬梅看见瘦条子张得财正在旁边渠岸上东张西望，就转身说：“张得财，你手里的镰刀呢？”

张得财四十岁光景，过去在新花镇上开过小铺，做过买卖。他拍拍插在屁股后面裤袋里的镰刀，说：“李班长说了，分垅到人，割完算数。”说着看看李海根。

李海根好象很恼火，他问冬梅：“我这个班长说话得算话，你叫住人家，下回谁听我的？你没看见？这办法就是能解决问题，那么一大片麦子都倒了，嘿嘿。”

冬梅没有被唬住，她冷静地说：“干活各归各，各人自扫门前雪，你这样做，都把人引到只顾个人的小圈子里去了。”

“个人小圈子？什么话，我们不是一样为集体割麦子？你问张得财，”李海根叫过张得财问道：“张得财，你今天割的比往日多了还是少了？”

张得财看看冬梅，又看看李海根，鼓着气说：“自然比往日多啦！”

“好，走，回家！”李海根一挥手，自己挑头走了。

冬梅紧闭着嘴唇站在田埂上。这个工人的女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十多岁，哥哥姐姐们商量什么，她喜欢挤在一边听，那些革命造反派、红卫兵的故事，那些斗争中的人物也象过去听过的刘胡兰、黄继光一样深深地印在她心里。她曾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到电车上做宣传，臂上一式佩着红小兵袖章，革命歌曲唱了一个又一个，唱完了又念：“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售票员阿姨逗她：“真有力呀。”她板着脸正经地说：“革命嘛！”有个解放军叔叔问她：“为啥要革命？”她响亮回答“为了不出修正主义！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现在，冬梅长大了，她热情，有朝气。锻炼了一年后，担任了副班长。她串门子找人谈心，干活时编快板给大家鼓劲，她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们这一

代青年呀，要冲破私有观念的束缚，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冬梅凝思了片刻，打定主意。她把一双湿手在衣服上揩了揩，到班里找了把镰刀，向麦田里的朱小虎走去。

脱得只剩一件红线衫的朱小虎，因为割麦还不熟练，被拉在后面了。但他仍旧割得很认真，象一个长跑的人，落后了也要坚持跑到底。他往手心上吐口水，双手一搓挥起镰刀“喀嚓，喀嚓”拚劲干。“嚓——嚓——”朱小虎突然听到有第二个声音，一抬头，见是冬梅从那头迎面割过来，她赤裸的脚踩着参差不齐的麦茬，镰刀熟练地舞动着。朱小虎直起腰：“冬梅，谢谢你。”冬梅也直起腰：“为啥谢我？”

“帮我——”小伙子靦靦地笑笑。

“替你做？你替谁做呢？”

小伙子难开口了。

冬梅心里想：“看！这不成了一种雇佣关系了吗。”她凑近朱小虎说：“我们干社会主义不应该互相协作，互相帮助吗！”

朱小虎抬起头，眼睛一闪一闪。

二

李海根是个勤快人，他一到家也不歇口气，翻出生产进度表来填写。他三十多岁，自小长在农村，农活儿精，算得是个老农，年纪不算大，人们称他老李。文化革命前，他就在农场当生产队长了。文化革命后编制改了，大家称他老班长。他嗓门大，盯得紧，谁不听他的，就刮你一顿“胡子”。不过，现在有人批评他了，冬梅就曾希望他以“同志式”的态度对人。好吧，今天的老李也会做人的工作了，他想：农场实行工资制，“铁饭碗”嘛，生产好坏同个人关系不大，搞点包工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人头好抓，生产进度快，当班长的工作也好做。再

说，谁都不吃亏，也符合“按劳分配”。可冬梅偏偏反对，真叫人想不透。

他填完了表格，又拿起镰刀来要磨，却不见了磨刀砖。他记起来，地里割麦下班时张得财磨过刀，砖一定在他那儿。李海根扔下刀，走出门找张得财去，他想及早磨好镰刀，省得明天误工，可是张得财没在家，走遍整个白墙红瓦的居民点也不见影。就在这时候，汗涔涔的朱小虎跑过来：“老李，冬梅叫我通知你，待会儿晚饭后开班会。”

“生产这么忙，开什么会？”

“讨论包工后出现了什么问题。哼，你自己到田里去看看！”朱小虎气乎乎地说。

李海根想不出出了什么事，他不放心，匆匆跑到早先割过的麦田。精细的李海根一看：麦子地里好象有人来整理过了。李海根看得出，靠机耕路那垅麦子是张得财割的，他急着回家顺手乱摆，麦穗子都搁在路上。现在，一捆捆麦子都已翻倒过来，毛刺刺的黄杆子对着路面，松软的路面上留下了一双双打赤脚脚印。啊！是冬梅来过了。从这脚印里，李海根好象是看到了冬梅留下了张字条：割麦子图快，拾麦穗就费工。李海根觉得，质量问题是要好好抓一抓。他又兴冲冲地往家走，打算在班会上认真地说一说，甚至可以拟几条质量标准，分工再细一点。

晚饭后，人们围着小桌开会了，李海根进屋的时候，冬梅在领着同志们唱歌儿。

“大家听我说，”班会一开始，李海根第一个发言，“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质量问题，我再反复强调一下，大家注意……”

“不对！”朱小虎猛地打断李海根的话头：“最大的问题是你搞包工不对。我们是替谁干活？我们是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朱小虎脖子里都冒出汗来了。

李海根一瞪眼：“去去去！听我说，明

天全班割麦子，还是照今天的样子，分垅到人，割完算数，不过，得注意质量……”

他还没讲完，会场上就哄起来了，你一句我一句闹得厉害，有的直通通地反对，有的挑逗嘲笑。

“出了质量问题，我理亏。你们批评好了。”李海根双手抱着头，干脆不开腔了。

“同志们，让我们仔细想一想，难道仅仅是质量问题吗？”冬梅站起来说。

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看得出，大家都在思索着。

三

班会后，冬梅在工具仓库里爬上爬下，到处找旧镰刀，缺了口的、断了柄的，凡修理一下可用的都堆在一起了。她有个习惯，脑子里思考着问题，手脚也不停，她在给镰刀安柄，一下一下往铁砧上砸着。边砸，边考虑刚才班会上事。张得财今晚没有参加班会，冬梅已叫朱小虎找去了。

原来，今天下午张得财草草地割完了一垅麦子，就把磨刀砖找来，“嚓嚓”地磨起来，谁有他的算盘精呀？今天磨好刀，明天一垅麦完成得还要快。下班前，他问过李海根：“老李，明天还包不包呀？”“包！”张得财听李海根这么爽气，嘿嘿笑了：“领导有方，领导有方！”他眼珠子一转，拾起地上的磨刀砖向麦地走去，他在麦田里转来转去，终于选了一条最窄，最好割的麦垅，把磨刀砖竖起来，半截埋在垅头的泥土里。以后，他一头钻进泥沟里，象猫一样向自由自在的鱼儿扑去，直到晚上才回来。当他高兴地收拾鱼篮子时，正好被朱小虎看见了。

朱小虎赶忙去告诉冬梅：“我看见张得财把一篮子鱼缚在自行车后架上，看样子今天捉了不少，明天一早赶新花镇早市呢！”

不错，现在正是鲫鱼产卵的时节，田里沟里多的是鱼，对那些搞“自发”的人来说也是个大忙季节。李海根那种先割完先收工的做法，正给这种人腾出了时间去捉鱼。冬梅的手按在朱小虎肩上：“明早，你也该去！”

“好！”朱小虎起劲地捏了捏拳头。

冬梅把地上的镰刀扎成一捆，对朱小虎说：“今晚，河滩上来场夜磨镰刀，我们两个分分工，我去兄弟班多借几块磨刀砖，你去招呼大伙。”

很快，两人的身影在夜幕中消失了……

月亮上来了，象挂在树梢上，河滩上人影浮动，“嚓嚓”的磨刀声一阵紧似一阵。

李海根听了脸上绽开了笑容，他满心眼得意，你看！我这一套虽有那么几个人反对，可还是有力量的嘛，这么多人连夜磨刀，还不是因为先割完先走这一点在起作用！李海根自己的刀还没磨，刚才又去找张得财要磨刀砖，张得财推说没见；李海根带上镰刀，打算到河滩上凑热闹。

李海根穿过树林子，月光在涓涓流水中一闪一耀，给河滩上抹了一层银辉。这会，冬梅赤脚蹲在水里，把镰刀搁在一块磨刀砖上磨得嚓嚓有声，刀锋在月下闪着寒光。李海根走近冬梅，悄悄地说了句什么。

“你说什么？”冬梅边磨边问。

“我说，你也来磨刀了？”

冬梅明白李海根为什么而来了，她迅速地把磨好的四、五把镰刀捧起，送到李海根面前，李海根数着，迷惑了。

蹲在一旁的朱小虎故意把镰刀磨得格外响，说：“明天不歇气，非割秃它几把镰刀不可，我们要连续作战，怎么能让磨一把刀，割一垅麦束缚住手脚呢？”

河滩上的人们的心都被磨刀声震动

了，围上来取还没磨完的镰刀，真是你抢我夺。

“给我几把！”

“我也要！”

李海根的脸刷地红了，心里想：这班人脑子里想的，决不是分到的几垅麦子呀！还好，夜色中没人察觉他的神色。他后悔，后悔刚才的得意劲；他尴尬，尴尬讨了个没趣。脑子嗡嗡嗡，站起身要走。

冬梅招呼他：“老李，手里的刀放下，我替你磨。”

“嗨，我自己来。”李海根干脆一挽袖子，闷头磨了起来。

“嚓——嚓！”河滩上磨刀声又响成一片。在磨刀声里，冬梅找李海根谈心。镰刀磨完了，他们还在谈着，直到月亮偏了西。

四

初升的太阳红彤彤的，田野抹红了，道路抹红了，大道上，李海根和冬梅一前一后走着，他俩早上已干了一阵了，这会儿给大伙儿送镰刀去。

李海根边走边想着昨晚冬梅磨刀时和他的谈话。从冬梅的话里他觉得有两个问题不得不深思，一是我李海根究竟把青年们当成了什么，雇佣劳力吗？真不敢想！二是张得财捉了鱼，送到镇上去卖高价，这是走什么路？张得财这个人啊，老毛病总改不掉。可是，话说得回来，他张得财走歪道我李海根又不要他一分钱。你冬梅何必说得如此严重呢？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呀，什么“红旗落地”呀，我才不是这种人呢！他想不通，他是贫农家庭出身，本人又是农业工人，会有什么“复辟危险”？他气乎乎地走着，宽厚的胸膛一起一伏。

冬梅捧着个放镰刀的簸箕，笑盈盈地

目视着前方，一身蓝格子的土布服装洗得白白净净，两条辫子垂在胸脯上。她急匆匆地走着，两根辫子一晃一跃。

突然，李海根抬手往前一指：“看！吵起来了，我早说过，人的思想都象你，事情就好办了。”

冬梅早注意到了，说：“那是张得财在嚷嚷。”

说话间，他们快步走到麦地里。

这儿，最大的声音是“喀嚓喀嚓”的割麦声，遍地麦子遍地人，人们头也不抬地挥舞着镰刀。瘦条子张得财拉着破镢调子在一个小伙子身后骂：“小东西，占了老子的地方，让开让开。”小伙子转过脸来，狠狠瞪了张得财一眼又埋头舞开了镰刀，“喀嚓喀嚓”割个不停。

这会，张得财看见大道上李海根和冬梅来了，马上踉跄几步跑过去：“老李，你咋儿说一人包一垌是吗？”

叫李海根怎么回答呢？他的“命令”早就被同志们的冲天干劲冲掉了，问得他好羞愧。难道要我李海根为你张得财一个儿开绿灯吗？李海根没吱声。

张得财指了指割麦的小伙子：“他占了我先挑好的那垌麦，你给评评理。”

李海根没好气地说：“你另找一垌得了，吵什么。”

“不！我就喜欢割这垌，这垌麦长得挺拔好割，为啥要我吃亏呢？”

李海根扭过脸，不理张得财了。在一旁听着的冬梅心里越来越亮堂啦！她把手中的簸箕放下，跟张得财点点头，说：“我说呀，这垌麦谁割都可以，凭什么说人家抢了你的呢？”

“我先占的嘛！”

“人家都割了小半垌了，怎么是你先占？”

“我昨晚上就占好了，不信？我有凭

证。”张得财真以为冬梅替他抱不平呢，拔脚跳到地里。把那垌麦的垌头上拔起块磨刀砖来交到冬梅手上：“看！我安在这儿的，谁也得认账！”冬梅接过砖转身递给李海根：

“老李，社会主义公有的磨刀砖变成私有制的界碑啦！”

李海根楞住了，这正是他昨晚找来找去找不到的那块磨刀砖啊！愤怒和羞愧交织在一起，李海根瞪大眼睛，眼前却模糊了。

他记得幼年时候，有一天，村里放爆竹，人们喜洋洋，大人孩子一起用扁担扛棒把划地的石碑抬到村口，铺了长长的一条路……人们欢呼说：“合作化了，私有制从此踩在脚下了。”

可是，此刻他手上分明托着块划小圈圈的“界碑”。李海根举起它，几乎想一下摔到地下，但他没有摔，举起的手又慢慢放下了。这毕竟还是块集体的磨刀砖呀！……

冬梅盯着眼睛冒火的李海根，平静地说：“这种地主资产阶级的界碑，打掉了还会长出来。我们在思想上可一刻也不能松劲呀。”

李海根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时候，一辆自行车摇着铃直冲过来，车一停，跳下了穿着红线衫的朱小虎，车上缚了个竹篮子。正在干活的人们歇个手，也围上来了。

“张得财，你捉了鱼，托别人在新花镇卖高价，赖不掉了”。朱小虎一手撑腰，一手指着张得财说。

“没，没。”张得财摇着手。

“还想赖？你那朋友被革命群众抓住了，他把你揭发啦！”

冬梅从朱小虎手里接过竹篮，一转，两个漆黑的字——“张记”，清清楚楚地暴露

(下转第74页)

塔里木青年城

(三首)



高 炯 浩

青 年 城

这里的一切都最年轻，
难怪人们总爱以“青年”命名。
看看四处竖起的标牌吧——
“青年官”、“青年林”、“青年城”……

我们的连队——“青年城”，
只是几排新搭起的帐篷，
班排编制是新城的门牌，
门口的松明子是街道的路灯。

我们的礼堂——“青年官”，
沙地上摆几排红柳板凳，
绳索作墙、蓝天作顶，
多少个作战方案在这里制定。

我们的苗圃——“青年林”，
几畦青杨吐着黑绿的叶柄，
一出土就这样充满生机，
长大定能抗击风沙雷霆！

最年轻要数我们知识青年，
一张张稚气活泼的面孔，
广阔天地——敢打敢拚的闯将，
文化革命——冲锋陷阵的红卫兵。

不用几年你再来这里吧，
脚下将耸起一座美丽的新城。
绿色的林带掩映着雪白的厂房，
笔直的路旁流水淙淙。

再寻不见苦漠单调的瀚海了，
拖拉机在金色的麦海里破浪航行；
访遍所有的军垦战士，
你会发现，他们依然热情又年轻！

帐篷城第一夜

篝火连篝火——烧红夜空，
帐篷接帐篷——十里连营；
啊，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前沿，
又出现一座帐篷城！

别疑心这里是海市蜃楼，
别疑心这里是梦中幻境，
看吧！多么繁忙的沙海黄昏、
多么壮丽的新城夜景！

暮霭里传来骡马的嘶叫，
归来的拖拉机隆隆轰鸣；



炊事兵的铁勺把锅碰得叮咣直响，
土灶上大米饭热气蒸腾。

夜风里飘着烤黄羊的香味，
跳动的篝火给拓荒者涂一抹暗红，
不同年龄，各路乡音，
围在篝火旁话题正浓。

鬓发斑白的老八路，
又摆起当年飞渡乌鞘岭，
几个上海青年听得入迷，
忽闪着一双双明亮的眼睛。

老班长找来块戈壁磨石，
只顾把砍土曼磨得亮铮铮，
他双手又掬起一捧沙土，
用舌头尝尝有没有碱性。

夜深了，弯月钩在胡杨树梢，
何处帐篷里还亮着一盏马灯？
那是营教导员在绘画新的作战地图，
桌上的“毛选”又添了几行硃红。

睡吧，睡吧，指挥员同志，
快抑住战斗打响前的激动，
有延安老将、各路新兵，
胜利，一定攥在我们手中！

进 军

三千里沙浪拍云天，
八百顷沙丘似营盘。
天上不见飞鸟，
地上不见人烟，
远处一根根沙柱，
在半空中滚旋。

天地间浑浑沌沌，
满眼里黄沙一片，
啊，好个广袤深邃的塔克拉玛干！

我们冲上来了——
年轻的垦荒队员！
骆驼背上卸下帐篷，
沙原上绽开几朵牡丹。
第一缕炊烟袅袅升起，
把拓荒者的足迹印上云天……



站在沙丘上纵目眺望，
抑不住胸中激越的情感。
啊！塔克拉玛干，
没有你辽阔的胸膛，
怎能摆开我们闪亮的犁尖？
没有你灼热的沙砾，
怎能烤我们一身大汗？
没有你暴戾的脾性，
怎能炼我们一颗赤胆！
啊！我们的敌人，
不只是几座沙丘，
还有那，
头脑中旧的传统观念！
千里戈壁滩，
一张大试卷，
汗水啊调染火红的青春，
写一篇最新最美的答案！

啊！塔克拉玛干，
砍土曼是鼓槌，
你是巨大的鼓面，
听，咚咚咚咚，
播响了进军的鼓点！

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一八五九年致拉萨尔的信有感

范中柳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论著中，有他们两位在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和五月十八日分别写给拉萨尔的两封信，内容都是批判拉萨尔写的五幕历史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这个剧本，现在已不容易看到了，在广大工农兵作者中，了解四百多年前德国反动贵族骑士济金根这个历史人物的人恐怕也不会太多；但是，革命导师在这两封批判信中所阐发的基本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广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反复学习。

拉萨尔这个剧本，取材于德国十六世纪初以济金根和胡登为首的一次骑士反对皇帝和封建诸侯的暴动。这伙骑士是靠残酷剥削农民和掠夺城市过活的，他们暴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封建统治，而是企图恢复骑士阶层已经失去的权利。但拉萨尔在剧本中却抹煞了济金根的阶级本质及其失败的阶级根源，竟把他美化为“伟大的革命领袖”。

马克思指出：“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

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他“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恩格斯也指出拉萨尔“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即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必然灭亡的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身上，这样才“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

把全部热情倾注在腐朽的、没落的旧事物上面，是一个阶级行将灭亡的标志，也是一切反动阶级利用文艺向革命阶级进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正如毛主席在批判《武训传》时尖锐指出的：“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因此，他们总妄图用为旧事物唱的挽歌和对新事物的咒骂，来淹没无产者战斗的呐喊和雄壮的呼号。拉萨尔炮制的《弗兰茨·冯·济金根》是这样，刘少奇支持的《清宫秘史》和

《武训传》是这样，林彪躲在阴暗角落里所欣赏的毒草也是这样。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前途的一个革命阶级。按照无产阶级的历史观点，新生事物是层出不穷的。社会就是在新事物战胜并代替旧事物的斗争中前进的。特别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的每个社会大变革时期，新事物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革命导师历来把支持、歌颂革命的新生事物做为无产阶级文艺的重要任务，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当文艺领域一直被资产阶级所垄断，劳动人民至多被描写成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呼吁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强调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列宁之所以对鲍狄埃的诗歌和高尔基的《母亲》给予高度评价，是因为它们热情讴歌了冲破资本主义牢笼的革命新生力量——觉悟的无产者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也号召文艺工作者研究并努力反映“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这一系列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教导，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以此来指导和检查我们的工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身边有多少生气勃勃的新生事物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这些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的新生事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大量涌现的；而当它们一经出现，又反过来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它们体现了无产阶级和最大

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闪耀着革命理想的耀眼光辉，从各种不同的领域和角度反映了革命前进的方向和步伐。革命文艺应该能动地反映革命现实生活中的本质方面。既然这种新生事物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已经层出不穷，那么，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也就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这就象毛主席二十年代在论述农民运动这种革命新生事物时说过的那样：“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应该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反映和支持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方面已作了不少努力。但这与新生事物本身产生的数量和成长的速度比，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要勇敢地支持新生事物，并不容易。

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指出，作品要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但是，历史的进程所提供的新的历史内容，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意识”到的，新生事物的幼芽，也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既然是幼芽，它的生命力当然不会一下子就充分地、全部地显现出来，而且，也还往往有它不成熟、欠完善、有待于提高的一面。这就会使我们队伍中一部分目光较为短浅的同志对它们缺乏应有的认识。同时，敌人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质出发，却常常会在一开始就本能地意识到新生事物对他们的严重威胁，因此又会来造谣、中伤、诋毁、破坏，更阴险者，如林彪一类骗子，又会故意把它们引入邪道。这样，既有我们同志认识上的问题，又有敌人的干扰，要支持新事物，就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艰苦的战

斗。

“文学是战斗的！”革命文艺就是应该在这种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态度鲜明地支持新生事物。正因为它幼小，特别需要我们支持；正因为它受到敌人的攻击，特别需要我们支持。列宁说得好：“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我们应该自豪地看到，这是一项最有前途的工作。就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新生事物来说吧，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号召到今天这个并不太长的时间里，它的深远意义正在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金训华、朱克家这样的先进人物队伍正在不断扩大。看到这个新生事物今天在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看到大批革命接班人的茁壮成长，我们相信，几年来曾用笔支持过这个新生事物的专业和业余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必定和通过艰苦战斗支持和参加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一样，越来越体会到自己工作的意义而感受到一种战斗的喜悦。从以往的战斗历程推测将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满怀信心地去做好支持新生事物这项十分艰苦而又有着远大前途的工作、继续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呢！

支持不支持新生事物，说到底，是两种世界观和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说支持新生事物艰苦，某种意义上是因为这场斗争包含着与自己头脑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交锋和搏斗。拉萨尔把全部热情倾注在济金根这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身上是不奇怪的。在对当时德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的想法上，他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

抹煞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向代表容克地主的德国反动政府献媚邀宠；他抬出济金根的亡灵拚命讴歌，正是为了宣扬他以资产阶级世界观为基础的机会主义路线。马克思在信中尖锐地指出：“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拉萨尔当时就是个活着的济金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剧本的批判，是对拉萨尔的反动世界观和他在德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路线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告诉我们：文艺作品歌颂新生事物还是旧事物，归根结蒂是作者在现实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如果自己对新生事物左一个看不惯，右一个不顺眼，对旧事物不痛恨，不批判，竟要在作品中歌颂新生事物，岂非咄咄怪事！有一位业余作者谈过这样的体会：有一次他编写一个反映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故事，素材很生动，但数易其稿仍写不好。原因在哪里？因为他自己也是个知识青年，却不安心在农村，没有扎根的决心。后来，通过批林批孔和党组织的帮助，他提高了觉悟，对故事所要塑造的先进人物的思想境界比较理解了，作品也就有了新的突破。这位作者的体会是有普遍意义的。有些反映新生事物的作品为什么在质量上长期徘徊不前？恐怕还得在世界观上找找原因。有的是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束缚，没有从路线高度认识问题，严重的甚至自觉或不自觉站到新生事物对立面去了。而相反，一些比较鼓舞人心的作品，作者往往是站在斗争第一线的战士，他们首先用实际行动支持了新生事物的成长发展，因此，当他们提起笔来时，胸中燃烧着战斗的豪情，把写作看成是支持新生事物的又一实际行动。我们应该学习这种精神，从思想到行动，都做新生事物的促进派。

除了世界观和立场的问题，当然还有个方法问题。我们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文艺作品支持新生事物不应仅仅表个态了事，而必须支持得有力，真正起到尽可能大的战斗效果。这就要求文艺作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功能。大喊大叫，不等于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也不等于提倡标语口号化的倾向。“标语口号化”与无产阶级文艺的战斗性毫无共同之处，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力地支持新生事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评拉萨尔时都指出：“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批评他“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话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文艺创作不是从抽象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通过能反映事物本质的矛盾冲突的发展，刻划有鲜明性格特点的典型人物，反映一定时代的阶级关系和社会本质。拉萨尔从他的反动立场和他唯心主义的“悲剧观”出发，把人物当成抽象观念的化身，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在人物身上。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充满“论证性的辩论”，而“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如果说，拉萨尔之流在为旧事物唱挽歌时用的方法是那样拙劣和浅薄，那么，我们在为生气勃勃的新生事物唱赞歌的时候，就应该唱得雄壮响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已经听到了不少这种动人的歌声了，特别是从那些每天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新生活、新事物的同志的作品里。我们还有不少作者有歌颂新生事物的愿望，这与拉萨尔的立场有根本的不同；但是，由于对新生事物和产生新生事物的生活土壤不够熟悉、不够理解，不善于对新生事物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尖锐斗争进行概括提炼，因此往往不能典型地表现代表新生事物的英雄人物怎样通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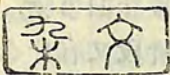
个回合接一个回合的较量战胜旧事物，这些斗争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又有什么特点，结果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马、恩批评过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倾向，缺乏思想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与作品所反映的新生事物还很不适应。看来，这里的关键也决不是艺术技巧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只有在思想上与新生事物共命运的战士，才能认识得深刻，表现得有力。

还存在一些问题并不可怕。既然新生事物本身也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那么，反映新生事物的作品也允许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因为这也是新生事物，只要大家支持、培育，也会发展壮大，日见其灿烂。敌人的攻击、诽谤更不可怕，这只能进一步促进我们的革命文艺与一切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起健康成长。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史上的无数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想到此，我们不禁又记起了《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列宁指出：“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几十，多小的数！但鲍狄埃正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未来，用文艺武器支持了他们。值得我们深深体会的是：列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深刻地把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增长、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国际歌》影响的不断扩大、生命力的逐渐显示这两者紧密联在一起讲的。这正是最精辟地论证了新生事物和支持新生事物的文艺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共同前途，足以鼓舞我们的战斗信心。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歌颂、支持新生事物的文艺作品是不可战胜的！



“还有我”和“不是我”

张 辛 豹

再次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发现里面有两段颇能引人深思的对话。

一段是：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小冬子跟着妈妈到柳溪村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乡亲们，宋大爷对冬子说：“咱们的党最知道群众的心呵，派了你妈妈来……”小冬子说：“还有我哪！”惹得宋大爷笑了。

另一段是：小冬子和宋大爷一起想尽办法，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把盐送给游击队。吴修竹有一天来到山下说：“山上吃了咱小冬子给搞的盐，也得来道谢道谢哪！”小冬子朴实地回答：“不，不是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们搞的。”

在这两段对话中，前一个“还有我”，生动地表现了冬子对参加革命工作的自豪感

和光荣感，同时，也反映了刚开始在革命熔炉里锻炼的冬子幼稚可爱、天真烂漫的神情。后一个“不是我”，则表现了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在革命前辈的教育下，冬子的思想觉悟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明明是他设巧计，过哨卡，冒着生命危险搞来的盐，他却有功劳不往自己账上记，一切都归功于群众。

幼稚是可以成长的。我们且不去评论冬子这个成长中的英雄。单是从“还有我”和“不是我”这两句话中引伸出点议论，倒也有所启益。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我”还是“不是我”这个问题，我们经常会碰到，经常需要回答。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荣誉面前总是抱“不是我”的态度。雷锋同志在公出途中，扫车箱、搀老人、背小孩、让车票……“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别人问他姓名不肯说，回到单位不声响。人们感谢他，他说：“应该感谢党和毛主席。”金训华同志在报纸上读到了一篇有关他的报导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不是我个人的功绩，这是毛主席教育的结果……”。他们为党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却把自己划出去：“不是我”。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本色。而在困难面前，他们又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还有我”。就象《龙江颂》中抢险合龙时那样，“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去”，“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去”，“我们是共青团员，我们去”，一个个跳入水中，用身体筑成人墙挡住激流，堵住合龙口……。

但是，在荣誉、地位和困难、重担面前，

还有另一种人。这种人该忘我的时候偏偏忘不了“我”，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做了一点好事就唯恐别人不知道“还有我”，斤斤计较着职务的高低，享受的多少。甚至同他根本不搭界的光彩事情，也硬要挤进一个“我”去，以便从中捞到一点好处。而同是这些人，在不应该忘记自己义务的时候，却拼命地推卸自己的责任，断然表示：“不是我”。他们是名利愈多愈好，担子愈轻愈好。

两种截然不同的“还有我”和“不是我”的表现，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把成绩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归功于广大群众，自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一个人如果总是绕着“我”字兜圈子，对名利耿耿于怀，讲什么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向党向人民伸手要地位要报酬，这就说明他把自己当作商品，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了。已陷进了资产阶级思想泥坑，其结果一定是落得个可悲可耻的结局。

我们要建设共产主义，就是要提倡和发扬在困难面前的“还有我”，在名利面前的“不是我”的这种精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为做这样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努力吧！



赞“傻”

陈大康

傻，原是一个含有贬意的字眼：傻子、傻瓜、傻大个儿。反正一句话中只要沾上了“傻”字的边儿，奉送给谁都不太乐意。

但是，在生活中却存在着另一种情况，被视作“傻子”的人不仅不傻，相反地，倒是颇值得崇敬的。

在大寨大队，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国家遇到自然灾害期间，谷草紧张。有人到大寨愿意出两角钱一斤的高价购买一、二万斤谷草。大寨的贫下中农却说：“谷草是有的，但两角钱一斤不卖，要卖就三分钱一斤。”在那些自作聪明的“乖人”眼中，送上门来的几千块钱不赚，真是大傻瓜！但大寨的贫下中农回答得好：“我们愿意当‘傻子’，这涉及到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呢还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大寨，这类革命的“傻”事还可以举出不少，在全国，那就更多了。雷锋默默地把自己节省的钱寄给灾区农民；金训华、孔宪风为抢救国家财产或战友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魏尧升复员后不回城市而主动去农村落户；许多知识青年放弃读大学、进工矿的机会坚持在乡村干一辈子革命……这不都是被某些乖巧人称之为傻子的可敬的人们吗？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对于“傻”，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解。以剥削阶级的眼光来看，这批革命同志确实“傻”得很，他们不懂得为个人谋取私利，也不懂得为自己及子孙们经营安乐窝，处处为集体着想，自讨苦吃，自找麻烦，甚至不惜为此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对无产阶级来说，这种革命的“傻”劲好得很，体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在战争年代，我们靠着成千上万这样的革命的“傻子”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今天，同样只有依靠千千万万这样的“傻子”，才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去创造着更美好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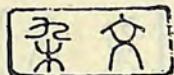
“傻”的对立面是“乖”。“乖人”们信奉的是利己哲学。当年方志敏烈士不幸被捕入狱时，曾有个国民党军官前来劝降。他

说，人生在世，忘了自己，不能算是聪明人吧！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傻子呢？可惜，这种“乖人”的乖话这一回却碰了壁。方志敏坚贞不屈地回答：“革命者要死就死，要我屈膝投降，休想！”字字铿锵，正气凛然！在革命者的崇高气节面前，那个国民党的“乖人”显得何其渺小。

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乖人”们在世间就不会绝迹。除了阶级敌人之外，在我们的队伍中，也往往会有一些人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束缚，把为革命而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行为看作是“傻”，而对那些所谓吃得开、兜得转、门路广、头子活络之类的“乖”，则羡慕得不得了，一心想当上个“乖人”。其实，乖人不乖，在政治上完全是个糊涂人。刘少奇口口声声“吃小亏占大便宜”，林彪鼓吹“诱：以官，禄，德”，这些全是为“乖人”们设下的钓饵。当“乖人”们自以为做了乖事而飘飘然起来的时候，恰恰正是上了修正主义路线的钓钩了。

鲁迅说过：“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这话说得多好啊！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甘当革命的“傻子”在我们的国家里已蔚然成风。这是我们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让我们一起来赞颂和发扬革命的傻子、革命的傻劲吧。“乖人”们的前途是并不美妙的。





说“人情”

陆丽芬

请客送礼，人之常情。但今天这套老规矩却不怎么行时了。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以王国藩同志为首的遵化县县委就作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请客不到，送礼不要，奉承不听，私情不徇”。

这“四个不”字提得好。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无产阶级的新风尚。也许有人会说：这太过分了吧！吃顿饭、拿点礼，提得这么高，难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连六亲都不认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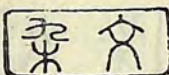
人情是有阶级性的。旧社会有句俗话，叫做“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礼尚往来。然而这种往来之“礼”，其实只存在于那些大大小小的剥削者之间的。他们尔

虞我诈，勾心斗角，面子上你来我往的那一套人情，不过是骨子里你争我夺的一件漂亮外衣。在旧社会，不是经常可以看到劳动人民为了找工作保职业而典衣当物、卖儿卖女地去向地主资产阶级及其狗腿子们送“人情”吗？血泪斑斑，惨绝人寰。剥削阶级的人情，实质无非如此。

无产阶级当然也讲人情。李玉和在“刑场斗争”中唱道：“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谊重于泰山”。李玉和赠留给铁梅的不是什么金银财宝、珍珠首饰，而是一盏革命前辈留下来的几代相传的“红灯”。红灯是革命的象征，是革命者的传家宝。这样珍贵的礼物，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人情的体现。在革命队伍中，一切革命同志都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但目的正是为了共同搞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它与剥削阶级的那一套“人情”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这一点上，王国藩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当年王国藩的“穷棒子”社面临着秋收前的青黄不接，眼看社员们家家都快揭不开锅了。王国藩为了尽先让社员吃饱，自己一家老小曾经两天没尝着一粒粮食味。他说：“只要把社巩固下来，使全体社员往后永远不挨饿，我一家子少吃几顿不算啥！”这是多么炽热的阶级感情！这是多么崇高的共产主义风尚啊！

树立共产主义新风尚，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今天，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社会主义新风尚逐步代替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尚。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



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法权还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就为资产阶级的旧风尚留下了一定的市场。什么请客啊，送礼啊，奉承啊，全都成了资产阶级用以腐蚀革命队伍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林彪鼓吹的什么“人情大于王法”，就是这种进攻形式的典型表现。软刀子割头不觉死，糖衣炮弹的进攻往往比钢铁炮弹更厉害。它能把我们队伍中那些意志薄弱者轻轻巧巧地拖下水，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别人谋取一己私利的工具，甚至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泡在资产阶级的臭水坑里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淹死的哩！

无论是请客送礼，还是阿谀奉承，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要对方“徇私情”。那么，请客照吃，礼物照收，奉承照听，就是“不徇私情”行不行？不行。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耳朵里灌满了奉承话，就会头脑昏昏然，身子飘飘然，被人家牵着鼻子团团转。已经上了钓钩了，再想要把钓钩从喉咙口里吐出来可由不得你了。当年上海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个路星元，他就是被那些宴请、礼物和捧场声搞昏了头，在那灯红酒绿、花花世界面前目眩神迷，最后身不由己地堕落成为一个新资产阶级分子的。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王国藩在西铺村办社时参加的二十三户，“都是这村里最穷的人”，只有“三条驴腿，没有车

辆，也没有农具”。还有谁来给“穷棒子”们请客、送礼、讲奉承话呢？没有。那时候，讽刺者有之，打击者有之，四面八方刮来的是风言风语、冷嘲热讽。可是西铺村的“穷棒子”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凭着一身硬骨头，硬是挺过来了。他们现在家大业大，“果树满坡、松柏满山”，“穷棒子”精神也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别称了。在这种新的环境中，请客、送礼、奉承代替了昔日的冷嘲热讽，这是一种比过去更为严峻的考验。王国藩在糖弹进攻的面前，表现了革命者的政治本色。他虽然已经是遵化县的县委书记，但在机关，“和烧锅炉的同志、管理人员同住一个房，和干部职工在一个食堂吃饭”；下乡去，“和社员一起吃住，一起劳动，一起学习和批判”，还一起“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当“社员书记”。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多么需要这样不搞任何“特殊”的“人民的勤务员”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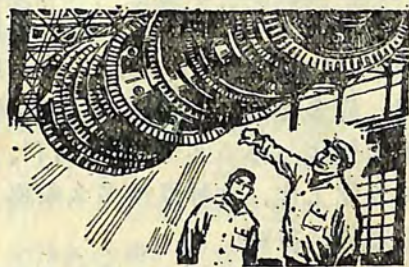
“请客不到，送礼不要，奉承不听，私情不徇”。这个不，那个不，归结到一点，就是不要搞修正主义而要搞马列主义。一定的作风从来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遵化县委提出的“四不”，正是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拒腐蚀、永不沾”的优良传统，保证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着党和群众永远保持血肉般的联系。

在遵化县委的决定面前，“人情大于王法”之类的谬论可以休矣！



砂粒

诸燮昌 钱世梁



战斗在造船厂的人们，把万吨巨轮下水的壮观引为自豪，而我们汽轮机厂的工人，却爱从汽轮机总装试车的战斗中汲取力量和勇气。

说也凑巧，这次我回厂参加工宣队整训学习，正赶上又一台汽轮机在紧张地总装。叶片车间革委会负责人刘雄峰拉着我的手一起登上了试车台。

高空中，隆隆的行车吊来了巨大的汽轮机转子，数以千计的叶片整齐地安装在它的四周，在碘钨灯的照射下，大大小小的叶片耀眼夺目，象孔雀开屏似的引人入胜。

按理，我在叶片抛光机旁度过了四个春秋，又在厂生产组工作了几年，对闪光的叶片和汽轮机的总装应该是习以为常了。但是，此时此刻，和老刘肩并肩地靠在一起，心似潮涌，异常激动，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轻轻地抚摸一下那银光闪闪的叶片，心里浮现起一幕幕往事……

一九六五年初春，我穿着整洁的学生

装，充满着革命的理想来到叶片车间当抛光工。师傅就是今天身旁的老刘。第一次见面，师傅热情的眼神和憨厚的笑容就把我拘束的心情全撵走了。我带着学生腔连声问：“师傅，叶片的用途是什么？抛光工的职责是什么？……”师傅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乐呵呵地拉着我的手，登上了试车台。瞬间，一枚枚整齐耀眼的汽轮机叶片映入眼帘，我握着师傅的手，暗暗下了决心，要当一个象叶片那样闪闪发光的人。可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另一件事冲淡了。

当我跟着师傅回到小组，只见砂轮飞转，火星迸溅，一枚枚叶片，经过砂轮的打磨就变得铮光发亮了。我看得出神，谁知不留心把一个麻袋碰翻了，细小暗淡的砂粒散了一地。我连忙拿起扫帚，打算把这些砂粒扫掉，可是师傅已经蹲下了身子，用手一把一把地捧了起来，轻轻地倒进了麻袋，郑重地对我说：“别看这砂粒细小轻微，把它们制合成砂轮，就能把叶片上的刀

痕锈斑一层层磨去。瞧，这叶片的光彩就是这些微小的砂粒磨出来的呢！”这时，我的心受到一阵震动，究竟是学那闪光的叶片，还是学那粗糙渺小又不显眼的砂粒呢？

以后，我天天都和这两件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系的东西打交道。渐渐地，也摸到了我师傅的性格。每天班前班后，他总是把抛光的叶片堆放得整整齐齐，又总是毫不厌烦地把散落在地面上的砂粒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才抹去脸上的汗水，稳步地离开车间。许多师傅告诉我，十几个寒暑，我师傅天天如此，脚踏实地、不求名利、全心全意为党工作。这种性格多么象那平凡而又普通的砂粒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又给我师傅增添了革命的锐气。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寒冬，厂里的“走资派”起初用生产压革命，后来又煽动大家离开生产岗位，破坏革命。为了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师傅带领广大工人，白天坚守在抛光机旁，身不离砂轮；晚上，写批判稿、贴大字报，常常战斗通宵。我知道师傅的腰在解放前夕的护厂战斗中受过伤，劝他休息，他握着我的手，坚定地说：“眼下，敌人逼到跟前了，我们要做抛光用的砂粒，再硬的钢敢咬，再坚的铁敢磨，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师傅的这番话，象一股强大的暖流，把我的心烤得灼热灼热的，他那种砂粒的性格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这是多么可贵呀！

不久，我和师傅一起被群众推上了领导岗位。他当了车间革委会负责人，我也调到厂生产组去工作。分手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躺在草席上，头枕着装满砂粒的麻袋谈了很久很久，越谈心里越热乎，越谈意志越坚强。突然，我们发现枕着的麻袋上出了一个小孔，无数细小的砂粒散落了出来，师傅一骨碌翻起身来。找来了针线，仔

细地缝补起来。缝完了，他握着一把砂粒，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阿根，我们要永做磨铁啃锈的砂粒！”听着师傅发自肺腑的话，我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就在师傅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这句临别赠言——永做磨铁啃锈的砂粒！底下又写上了“与师傅共勉”几个字。

调到厂生产组以后，我和师傅见面的机会减少了。偶尔，厂生产组召集各车间负责生产的干部开会，我师傅每次总是穿着那身沾满灰沙的工作服，坐在第一排，不时地记下一些要点。会散了以后，他又总是挤到我身边，用那双散发着砂粒气息的大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怎么，连回小组劳动也忘了？”我照例是指着桌上一厚叠纸，无可奈何地说：“你看看，这么多报告要起草，这么多计划要落实，实在没法子，你代我向大伙儿问好。……”听着这些话，我师傅眉心立即皱成了“川”字，不客气地说：“这样下去，你早晚要变‘锈’的，少不了要用砂粒给你磨一下。”我不以为然地笑了，心里暗暗地嘀咕着：反正你是了解我的，九次路线斗争中杀出来的，十次路线斗争也冲在前，水泥地上睡过，抛光机上磨过，要‘生锈’也还早着呢！我总觉得师傅过多地为我担心了，这样，我和师傅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

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我和同志们一起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孔孟之道，又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猛然感到自己已经是在穿着新鞋走老路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师傅对我的帮助是何等的及时，我沉痛地责备自己，决心找我师傅谈谈心，可惜，师傅已经去工人政治学校学习了。

我怀着负疚的心情回到叶片车间，为了夺取大干第三季度的胜利，也为了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白天我战斗在抛光

机旁，夜里，我和青年突击队员一起又在抛光机旁的水泥地上打起了地铺。我头枕着装满砂粒的麻袋时，总要想起和师傅同枕共息的战斗生活，和临别赠言的不眠之夜。想到这些，心里又羞又愧，说不清到底是啥滋味。车间里的小伙子们，常常为了我师傅学习后是否还会回车间议论不休，有的说他学习一结束准回来，有的却说他结业后准会调到局里工作……我心里暗暗地然而很有把握地说：“他一定会回来的！”

果然，过了不久，在一个深夜里，抛光机旁的地铺上又出现了那条打过补丁的旧棉被，朦胧中我又听见了师傅那熟悉的声音。有个小伙子怕他腰病复发，硬要他回家去休息，师傅笑呵呵地说：“嘿！别看这地面又冷又硬，耳朵一贴上它，就能听见祖国前进的脚步声，我睡梦里也会笑醒呢！”听了这番话，我倒是真正惊醒了，师傅那充满激情的话语激起了我脑海里的波澜，脸颊一阵阵地发烫，再也睡不着了。这一夜，我和师傅在铺上谈了很久。第二天，我和师傅肩并肩在两台抛光机上战斗，看着师傅熟悉的动作，健壮的身姿，不由得暗暗赞叹：不容易啊！文化大革命涌现出的新干部，八年不脱产的老工人，比过去更年轻更坚强了。

不久，我被调到工宣队去，离厂那天师傅特地来送我，我们沿着厂区的大道边走边谈，究竟谈了多少时间我已不记得了，师

傅有一段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到了那里，要紧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别让板结的土壤埋没了生气勃勃的锐气……”

从试车台上走下来，我和师傅又一起来到了叶片车间抛光组，第一次进小组的情景又重新在我脑海中浮现。师傅拿起一枚粗糙的叶片，凑近飞转的砂轮“察察察”几下，随着一阵飞溅的火星，叶片顿时变得象镜子一样明亮光洁。我接过叶片一看，几乎能照出人脸来。我又从麻袋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把砂粒，眼前还是两件异常对立的東西：一件是光彩映人的叶片；一件是毫无光泽的砂粒。前者是那么耀眼光滑，后者却是那么微小粗糙。但是，这闪光的叶片就是这渺小的砂粒磨亮的呀！我放下了手里的叶片和砂粒，从工作台上拿起了我师傅的笔记本，翻开扉页，在我写的那句话旁，师傅又新写上了一行刚劲有力的字：“一盘散砂，即使颗颗锋利也无法铲除铁锈；亿万颗砂粒聚集在一起，就威力无比。”看着这段话，再看看车间里团结战斗的动人情景，我的心里翻过了一个热浪头。砂粒虽暗，创造出来的东西却是光彩映人的；砂粒虽小，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却是巨大的；砂粒聚集在一起，才能咬钢啃铁，磨去铁锈，亿万革命人民只有在毛主席统率下，团结一起，步调一致，才能所向无敌，从胜利走向胜利！



爆竹声

俞天白 王锦园



在灯火辉煌的夜晚，在晨曦初露的黎明，当我们看到空中一团银菊黄蕊般的火花，耳里听到“砰——叭”的清脆炸响声，闻着弥漫在空气中的幽微的火药香，就会想到：这是人们又在庆贺一桩喜事了。

是的，爆竹声声，象那喜庆日子里的音乐；爆竹声声，又象喜庆的人们在欢呼。

“砰——叭！”

在一个普通的傍晚，我又看到了空中团团火花，听到了声声爆竹。人们在欢庆什么呢？

这是中学毕业分配发通知的日子。我来到了住在东风里的方树凤同学家。方树凤手拿批准她去农村插队落户的大红通知书，高兴得又蹦又跳，一对短辫子在肩膀上敲鼓般地甩动。见到东家阿婆，说一声：“我被批准啦！”遇到西家叔叔，讲一句：“看吧，我是头一批！”

转眼间，左邻右舍、老老少少，挤满了她的家里，纷纷向她的一家祝贺。方树凤的两个哥哥在外地，按照有些人的想法，毕业分配，她完全可以留在城市。可是，她毅

然要去边疆插队落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看到这样的好后代，人们当然有讲不完的赞扬，道不尽的期望！

忽然，从门口传来几声轻轻的叹息，接着是不胜“关心”的口吻：“唉，这姑娘真憨！好好一个机会，给她丢进黄浦江了……”

我循声一看，说话的是住在隔壁的陈法才。他过去开过小杂货铺，如今在一家烟酒合作商店里站柜台。他的话，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

“一心一意到祖国北大门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怎么能说憨？”

“小方是向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挑战呢！我们都该学她这股憨劲！”

……………

陈法才显得十分尴尬，正想溜走，方树凤走上前一步说：

“老陈，你慢走，听说你儿子上调到工厂，你买了好多糖果，准备送人，这样做对吗？”

陈法才象被戳了一刀，他张张嘴，想辩几句，可是四下看看，实在没有他的市场，

只得把话咽了下去。“哼！”地一声回家去了。

方树凤望着陈法才的背影，气得鼓起了腮帮，她猛地跑进屋，拿出几个红色的爆竹。在家门口，点上引线，爆竹腾地窜向高空，只见红光一闪，发出了“砰——叭！”一声。

啊！这是喜庆的爆竹，是我们小将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宣言！躲在门背后的陈法才，他不会不听到吧！可是，我们知道，在他的心目中，爆竹是和它的旧名称“高升”连在一起的，放爆竹是和升官发财的“喜事”连在一起的；他们欣赏的，是当年小店铺开张经营时那招财进宝的声声爆竹！他怎能理解我们革命小将海一样宽阔的胸襟！

“砰——叭！”

人们欢呼起来，把方树凤团团地围在当中，喜庆的欢乐，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时，我的思绪，被这幽微的火药味，带到了一个遥远的年代！那是一个黄金铺地的北国初秋，在黑龙江畔的一个小屯子里，人们分地分粮，欢庆自己的翻身解放，我和方树凤的爸爸，还有其他一些年青的乡亲，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骑在披红挂绿的骏马上，身上挂着大红花，在喧天的喜庆锣鼓中、欢乐活泼的唢呐声里，被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乡亲们簇拥着，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伟大的辽沈战役。“砰——叭！”“砰——叭！”爆竹一个一个飞上天空，响声联成一片。人们高呼着：

“送子参军，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全中国！”

“彻底消灭反动派，革命到底不回头！”

“……………”

乡亲们这钢铁的誓言，殷切的嘱咐，和爆竹声声一起，镂刻在我们心头。带着它，我们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转战南北；带着

它，我们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今天，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套在我们颈上的锁链已经被砸碎，人民共和国踏着巨人的步伐，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光辉历程。但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无形锁链，却还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无孔不入地毒害青少年。砸碎这无形的锁链，让思想冲破牢笼，这需要几代人的战斗！我不禁从心底里欢呼：方树凤啊！你真是好样的！你继承着父辈的意志，向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勇敢地提出了挑战！你做得对！你就在这爆竹声里，迈开大步朝前闯吧。

“砰——叭！”

爆竹声声啊，使我感情的波浪难以平静。我想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升起时刻，那成片连天的爆竹声，意味着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倒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我想到一九五七年社会主义改造时的城市和乡村，爆竹声此起彼伏绵绵不绝，那是欢庆所有制改造的伟大胜利！我也想到了“一月革命”风暴中，“革命委员会”的大红牌子在密集的爆竹声中挂起，那爆竹，宣告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垮台！……而今天，方树凤放的爆竹，却另有一番新意——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批判林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谬论的战鼓声，也是向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挑战的炮声！

啊，不同时代的声声爆竹，连在一起，就是一卷壮丽的诗篇，它告诉我们：革命在前进，革命在深入！无产阶级决不满足于一点一滴局部的胜利，无产阶级心胸中装的，是无限光明和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

这时，东风里的居民们听到爆竹声，涌到方树凤家门口来了，这里自然成了一个大集会，一张张激动的笑脸，一双双热情的

眼睛，一句句滚烫的语言，给我们的方树凤带来支持和鼓舞，增添信心和力量！……

“砰——叭！”

“砰——叭！”

紧接着，从向阳里，从新风里……又相继传来了声声爆竹。我翘首仰看缀满星星的夜空，只见远处、近处，都绽开了红光闪闪的火花，它们与万朵朝霞一样绚烂！……

转眼之间，我耳畔响起了一片密集的爆竹声，高空，是“砰——叭”、“砰——叭”的巨响，身边，是“五百响”小鞭炮“噼噼啪啪”的声音，还有“咚咚锵锵”的锣鼓！啊，学校、街道的报喜队一道来了！此情此景，又使我想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一个又一个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烈场

景，从学校到里弄，从大街到广场……我的记忆慢慢地凝集到了人潮滚滚、红旗似海的火车站和轮船码头。锣声、鼓声、歌声、笑声、掌声、口号声、汽笛声……它们交织在一起，震撼着大地，激荡着江水，冲破了几千年来“耕读学禄”的旧观念，召唤着新一代的青年，去开辟无限光辉灿烂的未来！

眼望着被簇拥在人丛中的方树凤，我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是的，在今天这个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中，她们手里放出的这声声爆竹，不就是开放的共产主义灿烂之花吗？！

啊，爆竹声声如春雷，扫尽冰和雪，遍地吐新芽！

（上接第57页）

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哄起来。

李海根看着手里的砖，似乎上面也刻有“张记”字样，他牙齿咬得格格响，他恨自己，自己干了些什么呀！

“同志们，”冬梅对大伙说：“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里还能允许私有制的界碑再生长吗？决不能，那里出现，我们就在那里拔掉它。结合张得财的问题，今晚开班会，我们再深入讨论怎样办好农场。”说完她拿把镰刀，一挥，带领大家干了起来。

李海根、朱小虎，同志们都跟上去了。张得财也拖拖沓沓地跟在后面。风吹麦

动，人影起伏得更欢，呼啦啦倒下了一大片麦，人们在向胜利进军。

冬梅割了好一阵，回头对身后的李海根说：“党让我们带班，是要我们带着这一班青年人，冲破思想牢笼，让每个人的青春为社会主义发出最强烈的光和热，去创造我们农场的未来。这才是一个带班的人的责任呀！”

李海根点点头，汗水已经湿透了他的衣裳，他还在冬梅身后追赶着。

冬梅弯着腰，叉开腿，奋力舞着镰刀，两条辫子在腮边晃着。她轻轻哼着《国际歌》，眼前展现出美好的远景……



“高吟肺腑走风雷”

——谈谈龚自珍的诗

石 望 江

龚自珍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继承了古代法家勇于革新的传统，成为近代变法运动的前驱者。

龚自珍，字璦人，号定盦，又名巩祚，浙江仁和（杭州）人，生于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卒于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已逐渐趋于崩溃；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用鸦片伴随武力入侵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期，龚自珍用政论和杂文，“慷慨论天下事”，震动了腐败的清王朝和死气沉沉的思想界；同时，龚自珍也以他那愤激沉郁而又瑰丽多姿的诗歌，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反映了地主阶级革新派要求“更法”、“改图”的强烈愿望。因此他的诗，特别是作于己亥（一八三九）年的《己亥杂诗》，在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就在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秋天，四十九岁的龚自珍重游江南，在一座古寺墙壁上，公然题下这样的诗句：“少年虽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武皇”。可见，从少年到晚年，诗人终其一生，坚持着尊法反儒的进步倾向。

龚自珍虽然生长在一个官僚地主的所谓“书香门第”，但由于他早年接触不少古代法家著作，服膺于他们“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变革主张，因此他十分鄙视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不满于宣扬孔孟之道的古文辞；他着力研究关乎社会、历史、经济等切实致用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主张打破现状，改革国家，弃旧图新。他的诗歌充溢着这种尊法反儒的革新精神。

对历史上的法家人物，龚自珍总是给以热情的歌颂。从商鞅到秦始皇，汉武帝，直至柳宗元，他都表示过自己由衷的赞许；而特别受到他敬佩的则是宋代倡言“三不

足畏”的著名法家代表王安石。龚自珍九次手抄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三十八岁那年参加殿试，又仿效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对策，阐述了自己变法革新的设想。可是，面对昏庸腐朽、保守倒退的清王朝统治，他的满腔热情，旋即化为泡影，他的“风云材略”一点也未能兑现。十年之后，辞官出都的龚自珍怀着壮志未酬的无限感慨，追叙了当年应试时的心情：

霜豪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迎着逼人的寒气，挥毫议论变法革新的大计，然后搁笔竣稿，自赞自许。诗的头两句形象地表达了诗人非凡的政治抱负，这和那些谨小慎微、双眼盯住功名富贵的儒生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后两句表明诗人和王安石等法家人物的渊源关系，抒发了他继承法家勇于革新的传统，体现了诗人要求变革现状的气魄。这首诗不仅想象驰骋，音调铿锵，而且鲜明地刻划了虽然频受压抑，仍然热情奔放，矢志改革的诗人的形象，颇具艺术感染力。

尊法必定反儒。所以龚自珍一直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泥古不化的儒家。在他的诗文中，“愚儒”、“迂儒”等称呼俯拾即是。“愚”在何处？“迂”在何处？照龚自珍看来，要害就在他们反对任何改革，堵死了社会的一切生路。他在诗中描绘过儒生那种高谈程朱理学而不知其它的“坐谈性命，其语喧喧”的丑态；揭露了儒生一心追求功名，毫不顾及“苍生”的真相：“阅历名场万态更，原非感慨为苍生。”在一封信中他猛烈抨击了代圣人立言的科举制度，尖锐地指出：“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结果是“既穷既极”，不能收“真才”，以致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

一次，龚自珍在南归途中，夜宿荒村旅店，听到有人在读儒家经典，他联想到广

渠门（沙涡门）外有一处地方称为“五尚书坟”，虽然昔日五尚书官势显赫，如今却连姓名都湮没无闻，于是，诗人立即握管成吟：“荒村有客抱虫鱼，万一谈经引到渠。终胜秋磷亡姓氏，沙涡门外五尚书。”眼前这个死抱儒家经典不放的“迂儒”，难道真比“五尚书”高明吗？不见得。龚自珍是用诗的语言在讽刺，在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对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然不能从本质上加以认识和把握，但多少是有所觉察的。他的一些诗文里面，常常有意将儒法两家的人物和主张正反对照，从而收泾渭分明、轩轻各异之效。他赞扬商鞅的“垦土令”切实有效：“不同凿空误开边”，决非儒家的空论浮词可比。他否定了被历代儒家誉为贤臣的夔、皋：“许身何必定夔皋，简要清通已足豪。”“简要清通”，注重实效，是法家行文办事的准则，墨守陈规，泥古不化是儒家言行的信条。龚自珍的诗揭示了这两者的分歧。

“兰台序九流”一诗则更加明显地表现了龚自珍对历代儒法斗争的洞察力。诗人劈头就指出，儒家只不过是“九流”中的一家，没什么了不起。“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各家有各家的学说和主张，他们和儒家之间存在着矛盾斗争，这是历史的本来面貌。问题是经过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提倡，“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以致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严重局面。但是否就此固定不变了呢？诗人在结尾大胆地提出了疑问和挑战：“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这首诗简直可以当作儒法斗争的简史来读，它寄托着诗人鲜明的爱憎和理想，在表现形式上，也和诗人某些“文词诡谲连犴”之作不同，明白晓畅，毫无艰涩隐晦之弊。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龚自珍的反儒是不彻底的。他可以在《乙丙之际塾议

第二十》、《葛伯仇餉解》等文中一再把矛头指向“亚圣”孟轲，但还是不敢正面去碰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晚年还参谒孔林，顶礼膜拜在孔老二脚下。最后竟然以“西方大圣书”（佛教经典）为归宿。他在《己亥杂诗》末首写道：“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这正是没有找到新的阶级力量的历史人物必然的悲剧结局。

二

历代法家人物为了实现其变法革新的政治主张，总是着眼于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除了越来越激烈的阶级矛盾之外，民族矛盾也开始尖锐起来。这一客观现实当然引起了尊法反儒的龚自珍的深切关注。

这时，民族矛盾突出地表现在鸦片问题上。英国殖民主义者把鸦片偷偷运进中国，与日俱增，严重地摧残、戕害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财政短绌，从而加剧了反动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中国人民坚决反对鸦片输入。龚自珍，作为一个蓄志改革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看到了鸦片输入给国家民族以及清王朝的统治带来了危机，主张严禁鸦片。但是，鸦片的输入，不仅给英国殖民主义者，而且给清朝腐败的统治者造成大发横财的好机会，所以他们竭力反对禁烟，主张投降。为了欺骗人民，他们表面上也曾三番五次发布禁烟法令，禁止吸食，禁止东南沿海各口输入和贩卖，但“禁”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龚自珍当然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认识，但是，禁烟无效，“食妖大行”，这一点却看得很清楚。他用诗歌，对清朝统治者这种腐败透顶的现象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

津梁条约偏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

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幙护阿芙蓉。

眼前的事实教育了诗人，原来那一次的禁烟法令，之所以到头来皆成了一纸空文，关键在于禁烟法令的执行人，自己就是吸食鸦片的老瘾，就是借鸦片走私而受贿敛财的老手。

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

何不专城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

鸦片烟灯象萤火那样密布在各个角落，昏黄的灯光映照出大小官吏们烟瘾发作时的汪汪泪眼。这些家伙恨不得都到鸦片走私进口的花县去当知县，因为在那儿可以成天躺在烟榻上，沉溺于烟瘾之中。

鸦片越“禁”越多的秘密，官吏们烟瘾发作时的丑相，被龚自珍刻划得栩栩如生，犹如一幅绝妙的讽刺画。这和他那些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慷慨激昂的诗歌相比，则又“别拘一格”。

龚自珍不仅对鸦片输入造成的种种恶果极为不满，而且对如何严禁鸦片，如何挽救民族危机，有着一套深谋远虑的计划。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当林则徐“衔命下海滨”，赴广东查禁鸦片的前夕，龚自珍写了一篇著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慷慨陈词，系统阐明了自己的禁烟观点。他明确指出，鸦片输入的恶果是白银“漏于海”，“其人病魂魄，逆昼夜”。在主张严厉惩罚偷运者、吸食者的同时，龚自珍还就发展民族经济和对外贸易，提出积极的建议，狠批了各种妥协投降的卖国论调。特别重要的是，龚自珍深知禁烟必将遭到偷运鸦片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和投降派的反对。所以，

他提醒林则徐，对英国侵略者，一定要提高警惕，“宜以重兵自随”，“火器宜讲求”，随时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对投降派的破坏活动，一定要狠狠打击，“杀一儆百”，决不能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用“忧心悄悄，仆夫况瘁”一句古诗，再次提醒林则徐，要处处小心，谨防投降派的阻挠和破坏。

林则徐在离京赴任途中，读到龚自珍这篇送行的“序”，深为龚自珍的禁烟决心和爱国热忱所感动。他在复信中说：“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林则徐也和龚自珍一样，预感到禁烟运动决不会一帆风顺，但他仍然抱着“如履如临，曷能已已”的心情准备大干一番。

果然不出这两位主张严禁鸦片的爱国者所料，一八三九年春天，正当林则徐在广东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开展禁烟运动的时候，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帝却在投降派的包围下，进一步暴露了他在鸦片问题上妥协投降的真面目。龚自珍这时正在南归途中，他怀着对远方友人的无限思念和对禁烟运动前途的深深担忧的心情，写下一首诗：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蕝^①勋。
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老朋友林则徐刚刚走马上任，禁烟大业远未完成，但是投降派已逐步把持了朝廷。自己胸中还有多少关于禁烟和反侵略的雄谋大略，在这样的情势下，却无法贡献出来。“蜡丸难寄”，透露出诗人对时局的无比忧愤！

在鸦片战争的前夕，龚自珍以自己的诗歌，鲜明地表达了严禁鸦片的坚决态度和抵抗英国殖民主义侵略的爱国立场，为中国人民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作了舆论上的准备。这是十分难能可贵

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

龚自珍说过，他写诗“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是有所见，有所感而发的。这所见，所感，不仅包括诗人“阅历”到的法家的勇于革新，儒家的因循守旧，鸦片输入给中国带来的危机等等，而且包括诗人在坎坷不平的个人遭遇中所接触到的黑暗现实。

由于龚自珍的进步的政治主张同反动统治阶级的路线、政策是对立的，因此他在科场上长期不得意，在官场中也总是受到冷遇和排斥。然而，这种遭遇又促使他进一步看清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黑暗和腐败。他曾以政论的形式直截了当指出，在统治集团内，“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阉无才将”，他还以寓言的形式，讽谕清王朝把鬼蜮、熊罴、鸱鸺、豺狼、狗蝇、蚊虻聚在一起。龚自珍的诗歌则是形象地勾勒出统治阶级“委蛇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的虚伪面目，揭露了他们“内有饕餮之馋腹，外假浑沌自晦逃天刑”的贪婪本质。在《咏史》一诗中，有这样四句：“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诗人以古讽今，告诉人们，原来在统治集团内，操纵大权、占据高位的尽是那些盐官手下的帮闲或手拿团扇的纨绔子弟。士大夫被文字狱吓破了胆，只想在名渊利藪中消磨一生。诗人认为，象这样的人，充斥朝廷官场，犹如大量的“伪鼎”登于“华堂”。

官场长期不得志的遭遇还促使龚自珍把视野扩大到下层人民。在他一生中就出现过“朝从屠沽游，夕拉驴卒饮”的生活情

① 蕝(chǎn)，完成的意思。

景。对照一下统治阶级的贪婪腐朽，龚自珍看到了“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的不平现象，并且用诗歌作了如实的反映。

当龚自珍在船上看到纤夫搬运粮食的辛苦时，想到的是，“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然而，劳动人民的血汗浇灌再多的粮食，也难填统治者的无穷欲壑。在大雨滂沱，千里水灾的时候，诗人悲叹道：“三更忽轸哀鸿思，九月无襦淮水湄”，这是九月深秋，洪水泛滥，哀鸿遍野，千百万人民无衣无食的一幅悲惨情景。龚自珍认为，这种灾难的出现，完全是反动统治者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结果。诗人写道：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不搞生产，不修水利，统治者完全置人民死活于不顾。民脂民膏已被他们盘剥殆尽。耕牛一向是农民的命根子，现在也要杀掉卖钱，可见广大农民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看，这是多么悲愤的控诉，多么无情的鞭挞！

官场的腐败，人民的灾难，终于使龚自珍对清王朝的统治丧失了信心。他毫不犹豫地指出，当前的社会已经处于一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将萎之华，惨于槁木”的“衰世”。

为了挽救“衰世”，龚自珍在诅咒它的同时，大声疾呼，要将这暗夜沉沉的社会来一番革新，来一番改造。在《上大学士书》中，他勇敢地宣称：“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他热切地期待出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来担负变革现实的重任。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龚自珍作诗，树立了“高吟肺腑走风雷”的明确目的。诗人要把郁结于肺腑深处的种种不平和愤懑，化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呼唤着打破这黑

暗现实的“风雷”尽快地到来。于是，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这样一首名篇：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这里有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有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批判，有瑰丽的构思，有雄劲的语言，浮想联翩，气势磅礴，集中体现了龚自珍诗歌积极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这首诗不仅直接抒发了诗人强烈要求“更法”、“改图”的豪情壮志，而且客观上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革命要求。当然，龚自珍对即将到来的“风雷”究竟该是什么样子，还是非常朦胧的，至多不过表达了他的一种擢拔人材、改革现状的愿望。

然而，历史很快就告诉人们，即将到来的“风雷”是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亿万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这首诗也可以说是预告了未来革命的开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龚自珍这些充满尊法反儒战斗精神的诗篇，同他的许多政论、杂文一样，确实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起了开一代风气的积极作用。

附：

自春徂秋^①，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②。（选一首）

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③。
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④。
后代儒益尊^⑤，儒者颜益厚。
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⑥。
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⑦？
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① 徂(cú)，往，到。

② 詮(guān)次，整理和编次。

③ “兰台”二句，兰台原为汉代宫内藏图书

处。东汉明帝时班固为兰台令史，受诏撰史。序，记述。九流，据《汉书·艺文志》载，先秦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个流派，后人所称“九流”即由此而来。这两句是说，班固在兰台写《汉书·艺文志》，记述了古代九个流派，儒家只是其中之一。

④ “诸师”二句，诸师，指儒家以外的法家等学派的创始人。这两句是说，法家、名家等流派的创始人有各自的主张，不肯依附儒家。

⑤ “后代”句的意思是，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儒家的吹捧美化，特别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主张，到汉元帝以后，儒家才被捧上正统独尊地位。

⑥ “洋洋”二句，洋洋，广大的意思。野，民间。这两句是说，在朝廷和民间，学术流派其实并不止九家。

⑦ “不知”二句，孰，谁，哪个。多，胜的意思。这两句是说，不知道古代的九派，今天到底是哪派优胜？作者采取的是设问的形式，但联系全诗最后两句，其尊法反儒的倾向即明显可见。

己亥杂诗（选三首）

一

津梁条约徧南东①，谁遣藏春深坞逢②？
不枉人呼莲幕客③，碧纱幪护阿芙蓉④。

① 津，渡口。梁，桥梁。津梁，泛指东南沿海港口。津梁条约，即指清王朝发布的一系列禁止沿海港口输入鸦片，禁止吸食、贩卖鸦片的法令。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曾先后颁布过十几道禁烟法令。

② 遣，使；藏春深坞，此处是借用北宋人刁约所建的游憩之所藏春坞比喻吸食鸦片的地方。

③ 莲幕客，幕僚。典出《南史·庾杲之传》，杲为尚书令王俭长史，“汎淥水，依芙蓉，何其丽也！”后人即称当幕僚为“莲幕”。又：莲花，一名水芙蓉；鸦片，一名阿芙蓉。此处以莲花喻鸦片。

④ 碧纱幪：一种名贵的帷幕。顶及四周均蒙上绿纱，夏天可以用来避蚊。此处比喻吸鸦片的床帐。以上二句的意思是：躲在碧纱幪（幕）内大吸阿芙蓉（莲）的幕僚们真是名符其实，不枉那个“莲幕”的美称了。诗人在这里，对一面发布禁烟令，一面大吸鸦片的清王朝统治阶级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二

不论盐铁不筹河①，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②，屠牛那不胜栽禾③？

① 盐铁，指盐铁生产。筹河，指兴修水利，预防水患。这一句指清王朝只知掠夺，不顾人民死活、生计。

② 这句意为“三升”的税收，经过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层层剥削，人民实际要负担一斗。

③ 这句意为宰了耕牛卖，还比种田强，表明农民已经走到无法生存的绝境。

三

九州生气恃风雷①，万马齐瘖究可哀②！
我劝天公重抖擞③，不拘一格降人材④。

① 九州，中国的代称。这句意为中国要打破死气沉沉的局面成为有生气有活力的国家，靠的是“风暴”和“雷霆”的激荡。

② 瘖，哑。这句意为全国象死一样的沉寂终究是可悲的。

③ 抖擞，振奋精神。

④ 这句意为打破陈腐的传统标准，培养和选拔各种人材。



党 课

吴 健 作



朝霞

1975/7

ZHAO X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出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日出
代号: 4-195 定价: 0.25